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拾注卷一百六十九

明 李清 撰

北史八十三

列傳第七十一  
魏壽陽公主

周楊氏

周千金公主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齊斛律妃

隋襄城王恪妃

莘陽王楷妃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濟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倪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宋婦李氏

譙國夫人沈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觀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單氏

元務光母盧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題烈后主妃

或曰子列魏宇文后周楊后為烈后先之烈女傳何也  
前史有此例否予曰無有然皇后位尊而烈女名馨是  
天子恨不為學士之說也若謝所貴以就所馨則下者  
愈知所趨矣且皇后前夫見於漢代一而皇后後夫見  
於魏齊周三代七魏孝莊后也而嫁節閔后也而嫁孝  
武孝靜后也而嫁齊後主兩后與周靜后也而亦嫁與

同傳則羞故予析而分之另題為烈后以此若壽陽主見蕭贊傳千金主見突厥傳蘭陵南陽兩主與襄城華陽兩妃見本史烈女傳皆改附二后後以志同德云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女也后初產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烈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弒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愚按人知漢孝平王后孝獻曹后周宣楊后而獨不知后何也本傳內未一言定矣既無太原樂平二公主名又無山陽公夫人名而獨以后名正終幸夫

周宣帝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長女帝在東宮武帝納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后及三皇后並加大馬冊授后為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為

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五皇后及嬪御等咸受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闕陳謝叩頭流血乃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忍權在他族不利于已聞昉譯已行此詔甚悅後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悅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四

甚隋文內甚愧之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崩于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于周定陵

魏壽陽公主元氏字苜犁彭城王勰女孝莊妹也永安中下嫁丹陽王蕭贊主色美贊甚敬之與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爾朱兆陷京師贊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主客至洛陽自逼之主罵曰逆賊敢辱天女王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賊所汙世隆怒繼

殺之

周千金公主宇文氏文帝子趙王招女大象元年突厥  
 他鉢可汗請和親宣帝以主嫁之隋文專政以主適突  
 厥為辭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尋皆害之他鉢卒  
 沙鉢略可汗立及隋文篡位族宇文氏無遺類主傷宗  
 祀覆滅日夜言于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讐沙鉢略謂其  
 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  
 賀敦乎與隋戰屢敗兼有內難不得已請和主亦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請為一子之例隋文遣虞慶則使於沙鉢略沙鉢略稱  
 病不拜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鬻人已  
 而竟拜隋文乃賜主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然主未嘗一日忘周也沙鉢略卒都藍可汗立會隋文  
 平陳以陳叔寶屏風賜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  
 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  
 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  
 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鹵庭一朝觀成敗

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

傷遠嫁情隋文聞而惡之禮賜益薄主復與西突厥泥  
 利可汗連結隋文恐其為廢將圖之會言主與所從胡  
 安遂迦私通因發其事見長孫晟傳隋文下詔廢主  
 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啗之時沙鉢  
 略子曰染干疏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隋文令裴  
 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  
 之都藍都藍發怒遂殺主于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六

予論曰吾於周千金公主獨憐且敬也今讀所題屏  
 風詩雖寓言陳亡實愴懷周滅嗟乎周燼隋熾矣其  
 一二故臣盡從風靡矣斯時也悲歌憤惋矢雪黍離  
 恨僅一漂流鹵地之公主所當率責國諸臣羅拜屏  
 風下而以巾幗發鬚眉之氣者乃反加之誣云私于  
 胡人安遂迦慈按所謂遂迦止因隋人楊欽亡入突  
 厥故主以遂迦往而合策圖隋耳若果私者真也猶  
 當錄義舉掩隱過顧可以長孫晟之陰謀突利之簧

口而既殞其身又污其名乎彼以十三鏤金帶媚隋  
文者獨非私于權逆而甘以其身作淫奔之醜婦者  
哉史臣不罪李穆私獨罪公主私何也故予為白其  
心而表其事若此

隋蘭陵公主楊氏字阿五文帝第五女美姿容性婉順  
帝于諸女中特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

柳述

愚按奉孝之亡主不能自誓靡他而為後夫死是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七

之雌豫子也吾節取之仍隋書烈女

時年十八矣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  
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遂漸寵遇初晉  
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帝將許之後適述王不悅  
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  
絕將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  
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  
帝以妾適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

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

隋書載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媯不言傳芳  
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于  
柳氏

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于洪濟川資送其薄朝野傷  
之

舊唐書載李密數煬帝罪曰蘭陵公主逼幸告終同  
齊襄之耻誣乎實乎并錄以備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八

南陽公主楊氏煬帝長女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許國  
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  
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弒逆

革命記曰煬帝知歷窮欲南渡江朝士咸言不可帝  
知其意乃將毒藥醞酒三十石擬于三月十六日宴  
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陰告之由是事洩羣  
逆遂害帝免禍

又通鑑考異曰此處通等耻有弒逆名故推過人生

云耳南陽無是

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惟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亂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動容隕涕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于士證謂主曰守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九

虎賁既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薙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興士及過于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恨不手兩君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呵令速去士及固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及士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不意梟獍生此烏鳥但恨其不為男子

齊斛律妃見太子百年傳不忍離之也噫玦猶在手

隋襄城王恪妃循州刺史柳旦女妃姿容端麗年十餘

以良家子合法相聘為妃未幾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令使者殺之于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後幸不別瘞君之惠也遂撫櫬號慟自經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黃門侍郎龍涸公河南元巖女

隋有兩元巖一封平昌郡公為蜀王秀長史以剛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

著者是另有傳非此元巖也

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憂懼輒陳義理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過害

據太子勇傳除長子儼為煬帝所配外餘子皆分徙

嶺表殺之中道非以江都之變也恐誤

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別舍

後因醉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殫厲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不能早死將見侵辱我之罪也不食卒

舊題烈女

蓋婦人之德雖在溫柔立節垂名咸資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仁非貞烈無以顯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一

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妻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會真或蹈忠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佳名彰于既沒徽音傳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淫僻雖衣文衣食珍膳坐華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耻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無此篇今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

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氏妻封氏渤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

魏書愷作禮

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二

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利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棄黃泉其一一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形隔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遂止一暮其三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欣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

遇嶮途橫罹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

影響良嬪洞感發于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

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

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于義所重則輕結憤鍾

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芒芒中野翳翳孤

丘葛藟寔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

曠世靡儔

鉅鹿魏溥妻房氏常山人後燕慕容垂責鄉太守房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三

女幼有烈操年十六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

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黃墟耳房垂泣曰韋承

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

堂弱于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溥卒

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

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謂曰新婦

何至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

覲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

後房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乃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以啟母

房命駕給云他行遂歸行數十里家方覺兄弟來追房

哀歎不反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交遊名勝則身具

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食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

訓皆此類年六十五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

碑訟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

風凋伉儷東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哲教久要溥未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四

卒故云處士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不知何許人事姑王氏甚謹太

安中京師樂酒張以姑老且患私醞之為有司所糾王

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

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

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名男玉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

追執警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子出適

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同郡崔元孫女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之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悲傷入白母母曰山民未見禮教何足遽責但呼而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五

置汝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及至崔氏處之於榻與共食觀景伯溫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子叩首流血母涕泣乞還方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貞女兒氏

魏書兒作兒先凡兩見

涇州人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

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

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凌辱若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主身何罪與君相遇君所以執節自固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殺魂而有知自當相報言終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叔曰若殺汝婦天不祐汝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詔曰老生強暴侵凌貞女便可殺之而女守禮履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六

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貞女

姚氏婦楊氏閨人符承祖姨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衣服皆不肯受強與之謂我夫家世貧見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婢謂我家無食不能供終不肯受常著破衣白執勞苦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後服承祖



見其寒悴乃啟母曰今承祖一身何乏而使姨如是母具語之乃遣人乘車往迎則厲志不起遣人強攀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庭致法以姚氏婦衣弊之持免罪其先識如此

張洪祁妻劉氏滎陽京縣人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終其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七

董景起妻張氏陳留人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翰孝文教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史映周妻耿氏同郡滎陽人年十七適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妻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母澄為揚州日卒眾出討賊帥姜慶真陰結青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續倉卒失圖孟勒兵登陴激屬文武喻之逆順咸有奮志

魏書曰親自巡守不避天石

賊不能克卒全城救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之會金龍疾不堪部分劉因厲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六

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劉斬景及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為敵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命出公長幼喻之忠節遂相率訴天俱時號叫俄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具狀奏宣武嘉之正光中封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肖女適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卒慟幾絕數四頰母崔氏慰免得全三年中形骸銷瘠非扶不起及返夫家念與母分隔便損飲食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乃復故如此者八九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孝謹母終於洛陽凶問初至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六日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殆危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九

孝女宗

魏書載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志厲義遠不加旌異曷挽澆

浮

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悖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至性人言其父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卒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數日不勝哀亦

卒太守崔遊申請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六六里大道北至今名孝女塚

刁思遵妻魯氏滎陽人嫁未踰月思遵亡父母於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其志遂經郡訢稱刁氏怯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陳情狀有司聞奏節閔詔依式標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

之無援趙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完大統六年贈其夫岐州刺史贈趙安乎縣君

孫神妻陳氏河北郡人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妻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樞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卒文帝詔表其閭

裨史曰顏氏北齊時揚州獄吏妻有絕色太守聞而奪之遂自刎今傳顏氏小娘子塚是

宋婦李氏見父諡傳

燕國夫人洗氏高涼人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屢服諸越每勸宗族為善由是信義結于本鄉越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弟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蹄附者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之融本北燕苗裔初燕主馮弘投高麗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劉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黃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任據大鼻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之

隋書載夫人曰刺史據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呼君今若往必留君質追君兵眾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觀其勢

數日遷任果反遣主帥杜平鹵率兵入潁石寶以告夫人曰平鹵入潁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遷遷任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叅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贖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任果大喜覘夫人眾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潁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眾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于僕年九歲以陳永定二年遣師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訖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訖徒潰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賚繡總油絡馬安車

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儀至德中僕卒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因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璈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乃遣其孫瑰帥眾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現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倉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仍以夫人誠效持赦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燕國公冊夫人為燕

國夫人開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又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于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帝遣使推訥得贓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四

親戴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諡誠敬夫人  
別史曰夫人身長七尺兩乳長二尺餘或冒暑遠行必搭乳肩上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攻尉遲迥力戰死于軍母年二十寡父彥睦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醮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

兒棄兒不慈背亡夫無禮違禮滅慈非敢開命後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開皇初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刺史尋為魯郡太守崔賢明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輒坐胡床于郵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于床前不敢起崔方起謂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愚按誠亦周臣也當以尉遲迴忠于周室為殉國耳不得以此語目誠

吾亦望汝副父此心汝既少孤吾霜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汝自童子繫茅王今位至方岳豈汝身所致邪不曉夜思此而妄加嗔怒以驕樂墮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死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于地下乎崔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杖俸享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

汝年已長吾謂知理今聞此言猶未也汝之秩俸乃天子酬汝先人當散贍六姻為先人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象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皆然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可自貶名乎初崔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酒肉不妄陳于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及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於署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賜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改為天下最嚴授光祿卿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情平允不及疇昔矣

昔女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七歲次妹粲五歲又次妹璠三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陰欲復讐長忻殊不為備及二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

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父讐不雪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之

韓覲妻于氏河南人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覲雖生長膏腴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

十八覲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皆手自捧持及免喪父憐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孀于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後世歲時或歸寧至親族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視者送迎皆不出戶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號節婦門終于家

愚按于氏父子兄弟或黨宇文泰或附楊堅隨時俯仰幾不識君父何人名節何事當以此一女愧之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孀子也開皇末為播州刺史賦貸狼藉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

隋書載馮氏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而賦貸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皆誣汝若云至尊不憐汝河故治書覆爾忠臣孝子固如是乎不忠不孝何以為人

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甚切帝愍然改容獻后甚奇其意請于帝治書侍御史柳或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戮讓何以為勸于是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孀母慈愛義感人神特宜務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劉昶女河南人長孫氏婦也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逆

法度帝以昶故屢原之居士轉恣恒大言曰男兒要當  
辨頭反縛遂蔭上作獠舞耳每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  
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若殞死不屈便稱為壯  
士釋與交黨與凡三百人趨投者號餓鴉隊武力者號  
蓬轉隊韞鷹繼大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  
市里無貴賤皆辟易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昶女每垂  
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女時寡  
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肥鮮後有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九

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  
列隊意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  
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事  
當何如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至尊帝  
大怒下昶獄捕居示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女知  
昶必不免不食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  
父見獄卒跪以進之獻款鳴咽居士竟坐斬昶賜死于  
家詔百寮臨視時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女

言父無罪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  
蔬食終身帝聞歎曰吾聞袁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  
也

鍾士雄母蔣士臨賀人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  
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士都下及晉王廣平江  
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  
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  
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于汝前雄遂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九

蔣氏謂曰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  
所敗帝聞蔣氏言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  
氏不知何許人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亦諷  
諭宗黨守節無從叛逆封密陵郡君  
孝婦單氏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夫亡時年十  
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單氏家  
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葬八喪為州里所  
敬文帝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最以義方漢王諒起兵遣將蔡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以死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河東人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三

人皆有色柳氏謂之曰汝父已死我自誓不生矣然家風有素義不受辱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惟母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下皆死井中趙元楷妻崔氏清河崔儼女家有禮度

隋書曰元楷父為僕射重崔氏門望遂聘為元楷妻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

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澄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

女為僕射子妻今日自可即死終不為爾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于牀箠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惟命賊遂釋之崔因著衣突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甞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

論曰婦人職主中饋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而未臻其極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惟義所高致之圖史亦何代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三

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于政集之於前元凱綿之於後比其美節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乃稟其性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 馮子結  
石曜 靈禪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徽

李業興 子崇祖  
魏書無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權會

張思伯

張彫虎

郭遵

題儒林

儒之為教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行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不可馬上治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元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人多尚砥儒術轉與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  
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  
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  
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  
以經書進崔光邢巖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閱  
集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  
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鬻字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境  
內承平學業太盛故燕趙齊魏間橫經著作不可勝數  
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  
庭每年逾眾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三品以上及五品清  
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  
奠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後海內清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  
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

殘酷文章咸濫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  
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焯  
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  
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  
庠序之制未違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孝靜遷都於  
鄴好文學國子置士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間儒業復  
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仲禮起兵大郡齊神武  
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平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  
云亡復徵中山張彫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連  
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三朝亦引進名儒授皇  
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餘多驕恣傲狠迄用無  
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  
邪僻之路競開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徒有師傅之  
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

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凝丞昏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明惟國子一學  
 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崔子發廣平  
 宋游卿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濶政網疎濶故橫經  
 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  
 之內乞食為資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俗此衆尤  
 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  
 負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負既非所好墳籍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不闕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  
 由上非所好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  
 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  
 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  
 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舊章往聖遺訓掃地盡矣於  
 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然魏晉制度復姬旦  
 茂典虛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  
 聞正六樂之壞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慕歷敦尚學

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鈇重席解頤  
 之士間出於朝廷負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  
 邑濟濟焉足踰向時矣洎武皇保定三年乃詔尊太保  
 燕公為三老帝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  
 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酌之斯固一世盛事也其  
 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  
 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  
 衣儒者之服披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六

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  
 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  
 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蕃曆  
 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廉  
 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非畢集天子乃整  
 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  
 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羣疑演  
 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

警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隋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摛紳咸師宗之說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防君子刑罰不足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湮沒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糠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

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並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昶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時劉晝熊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生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

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  
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  
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  
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虎劉畫鮑  
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銜觀陳遠潘叔度  
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素秦道靜初亦  
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  
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懷論語孝經學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九

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  
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  
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  
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易  
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  
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  
其立身成命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起已下傳授講議者  
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  
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  
以師傳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  
光祿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太武監國醜以博  
學入授經後以師傳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  
常侍卒于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

魏書曰小名翠螭

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  
訥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  
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  
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中  
書侍郎本國大中正出為營州刺史

魏書曰偉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  
宰守不敢為非

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桓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斯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名曰國統果何所統惜不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七

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父儒仕慕容為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歷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瑕河東裴

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郎允每稱通經籍

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聘任意不免濁碎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有珍美時呼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太和十年以恒為秘書令固請為郡未受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陳奇字修奇河北人少孤貧奉母至孝齒亂聰識有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三

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名赴京時秘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

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何人奇曰祖燕東郡侯釐雅質  
奇曰侯釐何官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  
言世草則官異時異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  
遂不復叙用奇冗散數年高允每稱其遠致通識非凡  
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  
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足推薪何乃燃奇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三

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  
失雅製昭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論前魏甄后奇  
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乃郭后也雅屈焉  
有人為誇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  
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誇書  
者皆及孛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  
惜其才學故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  
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孛破而嘆

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受害如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  
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甥常矯之仕歷郡  
守

魏書曰神龜中矯之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正

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  
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四

程玄後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所親曰觀屈原  
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  
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惟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  
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  
針股躡屨從師於立身之道何益孔門之徒初亦未悟  
見臯魚之嘆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

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故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遍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章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其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有識者以此辯其優劣魏承喪亂後五經大義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一

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注涅槃經未就卒

張吾貴字吳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鄉誼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為開發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未之信吾貴乃詣劉蘭請一說左氏蘭遂為講傳三旬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蓋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兄疑而聽之為立醫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注者之意叅以經候及先儒舊事其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二



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與蘭坐謂曰吾是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無禮見陵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而病卒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

魏書曰小字陲羅

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一

和初郡舉孝廉對策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稱其英辭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前閭命惠蔚與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彛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卒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滯滄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巖以為太廟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竊思獲助於碩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一

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巖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巖而巖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後仍在左右數訓經典

魏書禮志載惠蔚表曰臣聞國之大祀莫過禘祫所以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制是以三王創制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惟

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載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莫具今之取證惟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自餘經傳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伏惟孝文皇帝禮括殷周樂宣韶箎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陛下繼文垂則而禘祫二殷蒸嘗合享皆國大事為先皇所留心敢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植初禘祫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九

禘祫鄭玄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為常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再殷祭何休曰陳者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餘孫從王父父昭子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異於

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祭紀傳之文何鄭禘祫之義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太常孔某等謂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二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等謂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禮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大人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陛下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二十

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缺之惟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昭令問而垂後昆請付禮官集定儀注疏上命付八坐五省等參議皆言惠蔚所陳宜從獨時莫難省請移仲月擇吉則可

自穴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  
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  
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  
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承廬  
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  
為定本次第均屬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  
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  
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為黃  
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  
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秦  
強縣男孝明時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  
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  
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卒於官贈瀛州刺史謚曰  
戴子伯禮襲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曾孫靈暉  
少明敏有器度

此齊書曰惠蔚一子早亡其家書籍多在靈暉年七  
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

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不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  
宗旨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  
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任齊累至國子博士授  
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  
為猖獗靈暉惟憂頓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  
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所不合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  
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  
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齋亡卒 子萬  
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  
笑在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受禪滕穆王  
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  
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  
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隋書載萬壽詩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易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歲晚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羣郝起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裏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辦喻蜀幾飛文魯連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惟愛士英辨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昭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袂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鳥啼夜睢麥雉飛朝細塵梁

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時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鸚鳴斷絕心難續恫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鄰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暕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於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生官屬多被夷滅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有集十卷行世 馬子結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子結及兄子康子尚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兗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搃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皆白眉者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語

議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宜清儉  
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光世子斛律武都  
刺史兗州性貪暴

愚按斛律武都既貪暴豈可出為刺史光以功臣取  
禍或亦由此讀史者須從冷處着眼可也

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令左右  
諷動曜及縣官曜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  
以奉贈此外須出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其淺俗  
位終譙州刺史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  
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聽受毛詩尚書  
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  
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  
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  
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  
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在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  
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  
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  
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  
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至先持經執  
疏然後敷講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  
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徒教授縣納絲粟留衣物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風遵  
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家因曲為  
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  
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北海王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  
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  
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  
魏書載業興表曰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處靜無  
問居約不憂錯經緯微言研聖賢妙旨莫不入其門

戶踐其堂與是故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  
風每精廬暫闢杖屨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  
萬人既以碩德童望首蒙禮命方申薦奉之恩遽懷  
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顥入洛率  
土風靡遵明守志忠潔與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  
受覽凶險至誠高節湮滅無聞朝夜人士相與嗟悼  
雖逝者長辭無論榮價而文明叙物孰厲斯在臣親  
承顧盼越分陳愚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卒無贈諡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  
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周易就河內高  
望崇受周官後遍受諸經於博陵劉獻之數年中大義  
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  
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

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  
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  
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  
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  
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祖蚪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  
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  
勤苦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間時有漁陽鮮於靈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  
馥齎舍類受業者靈馥謂曰孺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  
也業興默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  
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徑遂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  
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  
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橫貴不為屈後  
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即氣

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時屯騎校

尉張洪盜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令

共為一歷洪等後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

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

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

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勳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登

極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

年二月孝武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賈瑗為摘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九

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

百度初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遵儒博聞

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書記考定是

非叅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

匠高隆之被詔繕脩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歲之屬乃奏

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異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

山是南郊邪圖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圖丘非南郊异曰

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

京郊丘處專用鄭解異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

義否業興曰此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問用王義除禪

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異不答

業興曰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願惟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異

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

處甚明卿自不見然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豈非自相矛盾異曰若然圖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

經援神契異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

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否異不答

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名南仁賢之

風繫之召公何名而繫業興曰鄭注禮儀云昔大王王

季居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

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鄴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

既登九五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

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曰何以得知業興曰索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廣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深無以辨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乃與壤友業興曰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小節廢不孝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若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曰此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中動有百數人問易有

太極極是有無業興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遷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曰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可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耳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之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印山之役有風從西人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既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歷以五百為章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遠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量度盈縮不異也

魏書天象志曰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曉通歷數駁業興數事業興言天道深遠則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歷使可



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歷數之道幾廢矣夫造歷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中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歷陰歷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歷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踏駁參錯不等今歷發元甲子七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但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間遷正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歷者皆然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歷經業興潛構積算雖有少差較壬子元歷近天者久而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歷二星行天其差為密而詔付外施行文襄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克克後凶文襄既尅欲以業

興當凶而殺之

魏書為文襄諱云死於禁所此魏收曲筆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怠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論難之際無儒者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時莫及業興二子崇祖傳父業崇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愁悶文襄色其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遵祖難宗景曆其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

武成疑誤

或告之兄弟伏法

太平廣記載李敏以興業與同姓又同使梁故附見

廣記曰魏興和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聘於梁敏字長

謙清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時第一與太原王延業

齊名加以天文曆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梁武帝選

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晉公進曰敏

學問疎淺賢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

沙門論以條疎微曩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淨論借

機破義敏聰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惟有釋氏

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晉

公嘗以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

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晉公與敏談論至苦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

液藥性針道六惟五益陰陽曆數駘畧機權飛伏孤

虎兔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

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見者莫不志歸然  
敏詞氣阻於晉不自得與疾北歸未達卒

李鉉字寶鼎渤海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

通家責貧嘗春秋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

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

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遂

與周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

業居遵明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儀疏及三傳異同周

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疏每睡

假寐而已

三國典略曰經義之多發自於鉉及嬰疾在牀夜夢

孔子恣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後其疏例焚尋

病瘳

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

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

未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齋神武令文

襄在京妙簡碩學教諸子乃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

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

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

多乖謬乃於講授之暇遍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

中謬字名字辯天保初詔鉉與邢邵魏收等參議禮律

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宋景業恭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鉉

與房延祐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一十七

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時贈廷尉少卿及還葬

故郡太子致祭奠禮命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

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

然少從李寶昂學寶昂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

所通解尤明理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

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劼出鎮

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

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整冠

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

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因辭不就歲餘請還

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惟受

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

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葷

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或推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任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

郡程師則故其鄉由多為詩者軌思任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

昂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任齊卒於太學博士

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

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

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時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褥繡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戶讀書署月惟著犢鼻禪與儒者李寶昂同鄉甚相親愛寶昂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九

恨下里少墳籍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子博士

此語疑誤此齊書作乃造為世良納之為是

恣意披覽晝夜不怠還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晝不平又以示邢邵邵曰若此賦正似疥駱駝

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

冀州刺史鄧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興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名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密親使權坐齋內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詔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采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暗機政之不良晝夜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十一

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文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以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令得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傳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舒緩舉動不倫故竟無任進卒於家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燕趙間生徒隨者甚多乃詣州將求舉秀才州將

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惟得中第詣試經業問十條並通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趨聚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讀甚踈時以春秋入授猶用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後侍書張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仁封王趙彥所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侍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司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

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甚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帝卒於秦王文學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意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

武定初

北史魏武定作仕齊誤今從北齊書改正

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重之命世子達罕盡師傅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生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雖酬報知響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承問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在私室則不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一子亦不授此術其謹密如此會遣家人遠行久不及及垂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矣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

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一人牽首一人隨後如相助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迷問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違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淫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至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虎

北齊書正作張彫通鑑因之讀北史方知其避諱除一字如韓擒虎為韓擒之類

中山北平人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虎少美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

史糾曰彫虎死生之際偉然可觀曲舉斷袖之歡以蟣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名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賄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虎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義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虎常為指南與景仁號二張博士

史糾曰均一彫虎始屈志瑣姻後抗顏萬乘恐無是

理舉大節而沒小疵可也

時穆挺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幃幄知彫虎為洪珍謀  
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  
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彫虎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躬有匪躬之節  
議論無所迴避

北齊書曰官掖不急之務大存減省

左右綴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議切寵要獻替惟辰帝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虎便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

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

若作數行兵帳彫虎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

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

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遇害臨刑帝使設孝言詰

之彫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

意善形惡無所逃死願陛下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政道

令聽覽間無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獻赦流涕

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

王思好反德冲及第德揭俱從戮德冲聰敏好學以帝  
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  
廷就執日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乃蘇

郭遵鉅鹿人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  
蓋豐洛者與知家務號蓋將遵因其處分抗拒之為高  
德正所貴齊受禪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未謂  
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以啟帝鞭三百付京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  
為刺史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遇害遵出自賤微  
官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  
牽韓長鸞謂曰王居得言地主上放縱如此曾不規諫  
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去由是不加援故及  
禍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儒林下

沈重

懋深

熊安生

樂遜

黎景熙

冀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

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

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

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孝元帝在

藩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

陵重乃留事後梁宣帝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梁宣

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

宣納上士柳表致書禮聘

周書載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操士則卞寶復潤於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陰隋照更明於漢浦是用致束帛之聘命翹車之招

所望鳳舉鴻軒俄而萃止上庠弗墜于微言中經周

闕於逸義可不感興昔申培駘背方辭東國公孫黃

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泰治本今者一徵量

兼其二若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又勅襄州提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

保定末至京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

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



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後梁帝優詔不許

周書載詔曰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中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蓋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

重固請乃許遣小司門上士揚江送之梁梁孝明拜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

八十四隋文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

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陰

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

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

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

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

從師於西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

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議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

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殺深父保周叔父歡周

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葷餅

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鹵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

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汾晉間習

天文及算歷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

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更得逃隱周文平河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

成墳尋於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

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

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

曉晤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

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

驚墮損支體終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

和二年

本史天和作天平此魏孝靜年號今取周書正之

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乞骸許之

朝廷有疑議常召問後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

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瞻詢於辭辯故不為當時

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

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

李寶昂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

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

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磳滯者數十條皆莫能

詳辯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周遣兵部尹公正往使與齊

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

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驟問之安生

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奧寧可汨其先後

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乃具問所疑安生一一

演說咸究其本公正嗟服還其言於武帝帝大欽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

尊儒必將見我俄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同坐

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况陛下冀行天罰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

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於

民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

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六

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聖略為優

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

錄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

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業佛寺參議五禮

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

於家安生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檀名於後者有馬榮

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

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

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  
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玉塔觀之道  
暉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履去冀  
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壯謂  
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  
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  
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君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七

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  
謹判之曰七十二世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  
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  
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  
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  
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  
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聚相  
繼舉遜有救民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  
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考經論語毛  
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考閱踐阼以遜有理務  
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  
束脩行弟子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  
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八

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  
崇治方

周書載其詳曰竊惟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  
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酷急民非赤子當以赤子  
遇之宜在舒疾得表不使勞擾頃承魏衰政人習通  
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則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  
用過為迫切况關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  
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

就樂土

其二省造作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朝貴罷服浸華百姓造作務盡  
奇巧昔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雕  
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二者  
為饑寒之本矣臣謂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  
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若廣勸農桑專務  
衣食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其三明選舉

周書所載明選舉言無可採故不錄

其四重戰伐

周書載其詳曰今高洋稱僭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警  
猶恭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  
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  
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  
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庇民非恃強也彼行暴

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入思  
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富室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  
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論其輸力公家未  
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孰與務  
恤軍士之為善乎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以取  
人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保定二年以訓導有力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  
詔魯公贊畢公賢等俱以束脩禮同受業焉天和五年  
避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賜以粟帛及錢等  
授湖州刺史湖州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  
以課試數年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  
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  
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  
二年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以老固辭許

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賜本官加蒲陝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為人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字行

本史以字行作以孝行聞於世誤觀後皆以字行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見今從周書正之

父瓊龔父祖爵容城縣男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寓居伊洛侯

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使召季明留於內館月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惟季明獨以貧素居之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陛下觀禮百神尚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常邀斯早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者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曰方或恐傷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薦饑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李明又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民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澍雨應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衽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未周故也昔漢文帝集上上書之叢以作帷幄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今承魏氏衰亂後貞信未興宜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小藝焚雉頭吳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

則民知德矣臣又聞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後東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官量能以任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武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未有定所李明又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奉旨修營荏苒一周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四

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技咸見引納若冀偽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  
冀偽字僧偽太原陽邑人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偽偽為魏孝武敕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偽尋舊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勅不疑遂道兵受周文節度

大統中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公震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行束脩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至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苑人父遐以醫術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朝後立義歸國徐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冀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純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後王褒入闕貴遊等並學褒書文深書被棄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至於碑榜餘人猶莫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

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後梁宣帝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九年露寢寺初成文深以題榜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追之後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罷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備定儀注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孝閔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六

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進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父細脚胡

隋書無脚字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抑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繹後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偶才任青楊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為語曰世有兩偶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

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帝嘗四妃舜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常言於帝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威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親重之妥因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量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今之舉人異此無論謚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即署之官人不心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



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以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敷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諂諛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今官負極多用心甚少一人乃兼數職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

之則為將甲之則為函信矣今當官之人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總領不多顛沛致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如范威刻漏十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廼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

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輔轡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必加重罰令有所畏忌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蓋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帝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定考文學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後帝令安考定鐘律安又奏上表臣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七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樂有二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逆氣應之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趙宋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

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偽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欲使在宗廟內君臣同聽則莫不和敬在鄉里內長幼同聽則莫不知順在閭門內父子同聽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不知樂庶衆是也黃鍾大呂弦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大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薄德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殿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惟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誦故自聖賢已下多習

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蕭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後故舜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改名文始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以是大備江東宋齊至梁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雅四始實稱

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可用心於宗廟朝廷也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別其有聲曲汎流宕不可陳於殿庭者亦悉附於後書奏別敕大常取妥節度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鞀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千年惟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帝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又為刺史歲勅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帝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妥

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時學士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安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不能就帝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六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塋立碣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名為博士周武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隋文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國子監博士會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本將擢用之既策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各士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論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謂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

暉遠曰臣聞窈窕淑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賜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識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隋書作黑奴

劉祖仁壽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號六儒然皆鄙野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儀範朝廷自不之貴也仕榮尋卒仲業未幾告歸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謫去惟光獨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門已而諸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帝嘉勞之山東三禮學生自熊安生後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

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卒於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犀角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  
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門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  
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又門禮於阜城熊安生皆  
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  
就之讀書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  
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翼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  
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二十七

省以待顧問俄除負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  
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  
蕭該何妥人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暉等  
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  
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  
至京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考定後國子釋  
奠與炫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

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

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  
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  
秘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  
聰明博學名並於焯故時稱二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  
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  
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  
行束脩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太子勇聞而名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二十七

并名炫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秀非其好也久不至王  
大怒遣人枷送蜀配之軍防後與校書藉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  
俄以品界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  
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駁不用卒劉炫為請謚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以聰明見稱與信都對焯  
閉戶讀書千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  
莫與為儔左畫圖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聰五事同舉無

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名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署作郎王幼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諸吏部尚書韋世康問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九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象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千餘人皆明炫所疎不謬乃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講天下遺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詠之者經赦免死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為務後與劉焯同不赴蜀王秀為所枷配見焯傳已使執仗為門衛俄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葦塗以寄及秀廢與諸儒

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替月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官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故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

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子殷盛皆以遼東為患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乃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曰素周禮士多而府

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素不重校文不繫悉府  
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銀鍊若其不  
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若此相懸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時令史從  
容而已今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  
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  
其繁二也往者州惟置綱紀郡惟置守丞縣惟令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  
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  
得乎弘善其言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  
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界去任還至長平奉勅  
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遂罷之歸河間時盜賊蜂起  
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妻子相去百里聲聞  
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

馬李長鄭康成等皆自叙薇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  
先進徒以日迫桑榆故友飄零門徒雨散若溘死朝露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使  
將來後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孫  
為慈親所怒捶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複楚弗之  
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結等夷童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  
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諱  
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一

三

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  
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  
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  
徒勞之職久朝月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慙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界賤每升天府齊鑲駢駮比  
翼鷓鴻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詣  
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畫漏方盡大耋已

嗟退及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  
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待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  
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臨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  
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  
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脩於當時業不  
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  
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炷窮乏詣城下索炷郡守  
乃出炷與之炷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破炷饑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炷與賊相知恐為後  
變閉門不納時夜寒以凍餒死門人謚宣德先生炷性  
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富世為執政所醜由  
是宦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  
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  
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  
著文集並行於世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  
冲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  
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辯博無能屈擢為  
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  
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  
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  
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  
諒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遍治五經頗有文翰  
與河間劉炷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國  
史劼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  
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  
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况懷抱



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錯舌絨唇吞聲飲氣哉伏惟明尚書公咳唾足活涸鱗吹噓可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猶恐極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賣為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兒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寒暑連闕齧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期夕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免發梅福之狂非仙能避營魂且散恐筮于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楷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寔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以不世出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夫官不稱能士未申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倘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間屬離憂之詞託

志於前脩道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竟不能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曰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遠祖蚪齋高帝將受宋禪害表髮蚪由是奔魏魏孝文甚重之累官并州刺史始家河汾間三世孫隆字伯高即通父也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發號施令不盡稽古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問曰先生朕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不甚達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闕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業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

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  
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  
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  
曲有先人傲廬足庇風雨薄田足以饗粥願明公正身  
以治天下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  
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  
侯大將軍賀若弼帝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弼不悅去通謂門人  
曰夫子矜而懷難乎免矣納言蘇威好畜古罷通曰肯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先者  
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  
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  
見劉孝標絕交論曰任公不可謂知人見辯命論曰人  
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

漢文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綿傷於禮  
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棄義若何通曰捨所  
爭取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  
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諂通曰無辯問止  
怨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又  
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  
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  
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  
類如也通曰封禪非古其秦漢侈心乎又曰周公之志  
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又曰易樂  
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利必平重  
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庶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  
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此山黃公

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謂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終於家門人謚文中子 杜淹王通傳曰通始生父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傑傑曰素王之卦也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通獻太平策於隋文帝帝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達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而飛大業元年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家於河汾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遺風先君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

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大山姚義京北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受業者蓋千餘人通之教興於河濱雍雍如也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寢疾七日終 柯維騏通傳曰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四

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耕蓁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逸己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通之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文中子 愚按隋書北史皆無通傳竊疑唐初作隋書者乃魏徵陳叔達等皆云遊通門墻何故不為立傳惟宋祁作唐書於通弟王績通孫王勃通五世孫王質傳內為闡揚不絕或謂唐初撰隋書者忌通才故抑之或

謂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疑故抑之當時畏無忌故不敢傳通皆莫可考善乎司馬溫公之言曰通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人莫敢信子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宋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今更簡得杜淹柯維騏所作通傳內為溫公所遺者亦摘錄於後補二史闕云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其肩者其惟學乎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斯言也梁起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皆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道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於往昔在用與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或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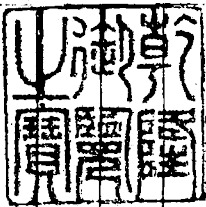
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鈎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炫學寔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焯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清整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任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知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王通遺於前而補於今死而遇合亦有時乎則生前之學業可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三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七

路邕

明亮

蘇淑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張華原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趙軌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綸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題循吏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姦禮教以防欲雖為政以德理實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奸巧多緒居官蒞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房豹恭懿各附其家傳餘皆

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民心

路邕陽平人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詔褒美之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為秦州數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困民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眾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下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所輕軀命微臣所重陛下

方收所重何惜所輕

魏書載宣武笑曰卿欲拓定江表非武莫可定所授是副卿言亮曰臣欲運籌而定何暇武勇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依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云不復假勇亮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遠不得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遠近卒二郡吏民迄今追思之

寶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其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爾朱榮官榮留為比道大行臺左丞封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

世隆等初立長廣王粦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夫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竟舜事粦遂禪節閔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擿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有清白稱廣宗民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民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公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是知母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

豈容頌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  
以母道不告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  
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設者諠譁以明明大  
朝有尊世卑父之論實所不取

魏書又曰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

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

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  
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欲何之

魏書又曰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  
虔註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父而不反父殺母出隱  
痛深諱暮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于母故經書三月  
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  
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使知而避之若臨事  
議刑則陷罪者多

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  
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  
之義既不告母便與殺父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  
獨得有所之乎

魏書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駁之瑗言據  
局判所援文姜莊公事以為隱痛深諱者謂父為齊  
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言即位非為  
諱母與殺也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註曰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故曰禮以  
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仇疾告列之理  
事竟寢除太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  
推正甚見儼疾官雖通顯而清高之操為時所重領本  
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兄壽興坐事為閹後拜河間太守  
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熙平中襲其爵  
愚按淑以兄為父遂冒其爵此無行之尤節取可也



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後謝病乞解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時稱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累遷齊神武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

北齊書載華原言曰以明公蕞爾關右欲與渤海王抗衡故啻命喻公乃不即改圖轉禍為福反欲賜脅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遺之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深歎惜及聞其至喜見於色除相府右長史爵新安公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畧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威禁境內大賊及

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人懷感附冠盜寢息州徵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百約期盡速還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為政州東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駮食虎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尚書左僕射子宰均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元韶齊神武塔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勳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一馬瘦死韶以業

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  
韶戲業曰卿欲邀名耶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  
欲相賄賂止患無路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  
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  
馬死買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請讓  
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及韶代還業隨之贈送一無所  
受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  
州有何美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曰惟知自修耳  
韶為并州刺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  
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短小及謁見岳鄙之笑  
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有過軀貌補  
河間王孝琬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  
中裴炎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否昨見其國司文  
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

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若如公言比來便大屈除中書  
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平緩又質  
性敦朴無升降之容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  
五穀帝命推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  
馬鞭擊業首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  
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  
出使得麥一莖五穗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  
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赦民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  
吾既為民父母豈可坐視今宜權出庫錢貸民取辦有  
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日郡人迭相吊慰泣  
送業度闕者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訣攀援號泣  
悲動行路詰闕訴寃者甚衆赦放還郡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吏民拜謁  
路旁自稱養土臣孟業謹上微禮便與吏民俱唱萬歲

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  
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尋卒業志守質素不  
尚浮華後為子結婚當朝肺腑叱羅氏其子以蔭得為  
平原王段韶相府行參軍綺襦紈袴出入叱羅家又恃  
姻媼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頽敗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  
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直良佐也後歷瀛  
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驛足瀛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已著康歌督府務摠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  
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  
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  
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  
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  
為之不忍見血示取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太守政何  
以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  
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

對曰長吏憚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  
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除  
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  
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  
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  
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  
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為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  
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  
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  
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  
嘗有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  
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訊乃別推得元  
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  
爾輩若不遇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靡不擒送零陵縣人魏雙成所居於畿內武城交錯及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便釋之雙成云府君捨賊民牛何處可得瓊如不聞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但云付府君鄰郡富家財物不約而同多寄界內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四

累者鄰邑伏其德績郡中舊賊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托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設問玄理研雖為通屢至無由啟口其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穎恃年高苦請遂留之置聽事梁

上竟不剖人聞受穎餉瓜欲貢新果及至門問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諭之曰兄弟難得田地易求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哀叩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每年春搃集大儒衛觀隆田元鳳等講于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指吏曹為學生屋禁齋淫祠婚喪葬皆令儉而表禮又蠶月預下綿緝度樣於部內兵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五

次第並立明式遇調役事必先辦置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皆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災民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欲復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俱免民戶保安皆撫其子曰府君生汝在郡六年民庶懷之遂無一訟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

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曰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獻伯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於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七

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耳不縱反逆昂大慙京師為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疑引道俗歎伏

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渡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糧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糧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往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任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風神踈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開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七

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網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廝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來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獨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迴事

予簡北齊書傳內獨無此一語疑贅然以尉遲迴事美名也姑仍之

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遇疾醫謂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乃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人以為至孝所感魏太統末入太學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揭秘書即周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視事帝見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八

毀甚嗟歎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帝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勵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民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帝

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持罪相州民呼為戴冠餽臣自分永黜不謂復重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帝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訐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九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禮又於郊外祖道并資以財物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悲愧若以無所容彥光訓喻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吏吏民感悅略無爭訟卒官贈冀定

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宏雅有父風歷上饒  
二州刺史遷都陽太守稱為天下最微拜戶部侍郎遼  
東之役領虎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元感作亂其  
弟虎賁郎將元縱先隸文謙元感反問至而元縱逃文  
謙不覺坐配防桂林卒少子文陽初封陽城縣公後為  
鷹揚郎將從衛元擊楊元感於東都力戰死贈通議大  
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二

樊叔畧陳留人父歡仕魏為西兗州刺史屬高氏專權  
將謀興復為高氏所害叔畧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  
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  
左右授都督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  
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  
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叔畧部率精兵身先士卒  
以功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  
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官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

遲迴起兵令鎮大梁

隋書曰迴將宇文威末寇叔畧擊走之  
以軍功拜大將軍復刺史汴州隋文受禪進爵安定郡  
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以鄴都俗薄難化特遷相州刺  
史政為當時第一降璽書褒美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  
姓為語曰智無窮清卿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  
吏民莫不流涕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  
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輒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評理雖無學術然闇與理合甚為帝親委高頴楊素禮  
遇之叔畧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  
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帝令錄囚徒將  
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帝嗟悼久之贈臺州刺史謚  
曰襄

趙軌河南洛陽人父肅見別傳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  
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  
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

吾非以求名謂非以機杆物不願侵人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梁子恭上狀隋文帝賜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民交故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執受飲之至京詔與牛宏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召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誤暴人禾執駢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吏民間之莫不改操後檢校碭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吏芍陂舊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民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憂去職開皇初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

千數帝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帝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悅下詔褒美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民家逐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俟於都會時褒揚如有過惡隨加訓導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後請致仕帝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舉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日諸州吏民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武帝時召入露門學每月集御前



與大儒講論帝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  
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作相授內史上  
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累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  
所獲十餘萬匹帝喜曰惟我公義為能奉國馨心從軍  
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  
父子夫妻不相視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  
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皆以牀舉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  
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四

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  
病者悉差方召其親戚喻曰死生由命前汝棄之所以  
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側若言相染何得不死且病  
兒復瘡汝等勿復信之諸病者子孫慙謝而去後有人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  
遂革合境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坐  
牢側親自檢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  
訟皆不立文案還當直佐察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  
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導人致民係囹圄  
豈有禁人有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  
欲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  
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苦水災  
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以獻詔水部郎要前  
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絳竹之響仁壽元年追  
充揚州道黜涉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察犯法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五

入州境預囑之公義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  
捨暕銜之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宏入為黃門郎因言  
公義短竟去官吏民守關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  
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  
卒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度立行  
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  
士畿伯大夫隋文受禪兩遷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郡

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皆廷決遣之不為文書約束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得罪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場帝嗣位徵之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牧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宏化太守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十一

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頴川贊務敬肅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民夷卒無離判竟以保全及唐兵至長安尊立西恭帝儉與留守李繁編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長安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有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歷數州司馬長吏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

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民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吏民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頴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十二

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頴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放縱者繩以法無貸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民有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

引咎去所得俸祿賤施窮乏民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頴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頴言狀帝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多矣卿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頴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後被州使送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九

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諸京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謂曰爾輩犯國刑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枷鎖亦大苦辛吾欲為汝脫去至京摠集能不連期否皆拜謝曰不敢乃悉脫其枷俾授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如致前却吾當為汝等受死舍而去流人感悅依期盡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與語稱善久之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

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民皆遷善往者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無慈愛民懷奸詐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以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雍令政有能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九

魏德深本鉅鹿人家子宏農父毗鬱林令德深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令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兼以王綱弛紊吏多賕賄所在徵斂民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所求皆給而民不擾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捕盜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民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隣城營造皆聚廳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

驚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民勞苦  
 而在下各謁心常為諸縣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間  
 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聲  
 不絕既至館陶閭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  
 郎趙君實與寶藏交結前後令長皆受其指麾自德深  
 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敢出門逃竄之徒來歸如市  
 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詔許之館陶父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  
 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請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民  
 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從而居者數  
 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東恭帝以越王徵兵於郡寶藏  
 令德深率千兵赴東都俄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  
 領皆武陽人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或謂  
 之曰李密兵馬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耳汝必欲歸誰  
 能相禁何自苦如此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

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民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  
 陣貴鄉館陶民庶至今懷之

隋書曰時有櫟陽令渤海高士衡蕭令彭城劉高城  
 阜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末吏民多賦惟三人  
 清節愈厲風教大洽獄無係囚為吏民所稱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然欲  
 存簡久必藉寬平大致鼓腹之歡小有息肩之惠張膺  
 等心皆寬仁以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民心故得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然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隱逸

睦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房豹

鄭子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徐則

張文詡

題隱逸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于周武華商不容于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洪崔肇其始而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白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

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

而織落毛飲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

中然皆欣欣獨善鮮汲汲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而

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幣交馳蒲輪結轅奔走若

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

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

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

不為也自叔世澆淳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

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素魏

書列睦夸馮亮李謚鄭修為逸士傳隋書立李士謙崔

廓廓子曠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謚士謙附其

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遠後燕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度大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

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髮致白每一悲哭聞者

為流涕高尚不仕同郡李順願與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敬憚如此浩後投詔書于夸懷亦不啟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策騎乃以夸騾內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三

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吊唁經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婦父鉅鹿魏塞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禮情同朋好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任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釋之年七十五卒

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伽藍記載楊元慎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元慎少有高操任心自放好遊山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不亂每嘆不得與阮籍同時不願仕官為中散常辭疾退閒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于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四

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眾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衾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魏書元順傳以為順夢占亦順自占未知孰是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爾朱榮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起

為人所重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  
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  
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  
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棄官  
與華陽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不知所終初梁陳慶  
之在洛陽與元慎辨折為所屈及歸特重北人朱弁  
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謂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及  
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安可不重也其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北平將軍蔡道恭之甥少博覽  
諸書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  
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  
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哀宣武嘗召為羽林監  
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  
贖入見苦求以幅中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  
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道人王敬事發連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中沙門亮亦被執赴尚書者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  
還山寓居景明寺教給衣食及其從者數十後思其舊  
居復還山室亮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栖  
遊之適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  
等同視嵩山形勝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入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  
疾宣武敕以馬輿送還山中高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  
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幅左手持板

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  
乃焚于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  
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視  
其屍拂去塵霰會獸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  
如本唯風吹帽中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  
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聞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為蟲鳥  
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焚燎日有素霧蒼鬱回繞其  
旁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

異馬

鄭脩北海人少隱于歧南凡谷中依岩結宇不交世俗  
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  
蘭根頻遣致命修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  
申表荐脩孝明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  
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以孤  
貧母賤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逃入山中遂博覽羣書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  
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  
謙卒廓哭之慟為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每家  
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義甚精文  
多不載隋大業中卒於家字子贖別見

房豹字仲幹清河東武城人父翼豹體貌魁岸美音儀  
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往攻之  
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

於戰艦中浴并自投于水冀當之豹白紹宗曰命也在

天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去若其實無何禳之有  
今三軍之事在于明公惟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何乃  
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  
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  
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甚有能名又遷樂  
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  
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  
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于家無  
子以兄熊子彥詡詞彥詡明辨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  
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

鄭子翻字靈雀滎陽開封人父紹元子翻少有器識學  
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  
隋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乘  
驢衣鶻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



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榮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徐則東海邦人幼沉重寡嗜欲受業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詔來憇于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松水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九

隆冬泛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中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溼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頌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食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藏名台嶽猶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

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嵩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貴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年今八十一而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十

則至此當知場帝定非王者徐君之言非也脫此牢籠蛻化而去所云時日不便托辭耳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中冲玄成德齋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養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莫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弱顏色不

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  
在雖忘但化猶愴于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  
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墳壘但杖鳥猶存示同俗法  
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謂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  
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於此然後跨石梁而  
去不知所之須臾樞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  
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為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隋書載其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  
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貽神玉清石髓  
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遠屬爰感  
美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  
靈迹曷用攄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  
穀

張文詡河東人父瑁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

博覽羣書特精三禮

隋書曰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

隋文帝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翊時遊太學博士房  
暉遠等皆推伏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  
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之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  
人而自致也右僕射蘇威名與語大悅勸令從官固辭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頗舉皆不  
應事毋以孝聞每以德導人鄉黨皆化之嘗有人夜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其來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翊慰諭盜誓不  
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  
鄰家築墻心有不直詡因毀舊墻應之常患腰疾會醫  
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頓伏牀枕醫  
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  
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數州縣以為貪素將加賑  
恤輒辭不受嘗間居無事從容而歎曰老冉冉而將至  
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

閔子騫原憲終于家鄉人為立碑頌號張先生

論曰古所謂隱逸非伏其身不見閉其言不出藏其智不發益恬淡為心不敵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而已睦夸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文謂見傷無愠徐則在沈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濟文籍之美克隆堂構雖父子動靜殊方其成名一也美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藝術上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李興順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許遵 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恭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元

題藝術

夫陰陽以正時日順氣序卜筮以決嫌疑定猶豫醫巫以禦祲邪養性命音律以和人神節哀樂相術以辨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賤明分理技巧以利器用濟艱難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滯邪自三五哲王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員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馮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宏道濟時或隱身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斯術者多

肆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

榮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說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

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

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

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

年移四代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淵殷

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式周澹李修徐謩王顯崔或蔣

少遊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慕母懷文

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坦

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

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元許智藏萬寶常為

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列別

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

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

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

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技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善天文術數為後燕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愛其伎術優待之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選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有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百頭亦同日斃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辨才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自云嘗事秦符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後秦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夏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辨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淵辨俱見獲以淵為太史令神麴二年將討柔然淵辨

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不能鈎深蹟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今錄魏書所載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極雖殊妙本同一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見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然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闔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曛以推頹游氣涉其高寒辰宿煥馬華布觀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感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迷彷徨於窮谷之中杖策涉神岩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覺至理拔自近情遂援筆為賦云

又明元時有客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往候俄赦至又孫僧化東莞

人識星分察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兆  
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召僧化與中  
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  
卒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少聰明達于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博  
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曰臣於姚  
氏時行學伊川遇遊道太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  
字廣明自云膠東人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六

翟九崖岩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居依止影  
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  
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  
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  
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  
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  
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星交會相生為表裏  
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

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  
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  
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  
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  
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  
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  
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  
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七

王早勃海南皮人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  
以喪亂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  
各無咎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尅明  
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于早早為占候并  
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  
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  
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  
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

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故故  
和解二家趙氏竟免早與容清晨立門內遇有卒風振  
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逼我行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  
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  
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  
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荐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  
何時當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克帝從之如期而尅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  
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  
少時至申雲四合果大雨早苦以辭疾乞歸鄉里詔許  
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謫令歸  
也  
取元鉅鹿宋子人善卜占有客叩門元在室已知其姓  
字并所書持及來問之意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  
時或傳之而性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鉅不

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代京法  
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元多見憎忿不為  
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范陽劉弁而粗疎無賴或時負販  
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  
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  
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官靈  
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人榮入京起拜光祿大夫從上黨王元天穆討刑果  
北海王顥入洛天穆度河會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  
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眾疲怠靈助  
曰時將至矣榮鼓之便克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  
盛暑議欲且還待秋孝莊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賊  
詔曰何日曰十八九間果如言駕還宮爵燕郡公尋兼  
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還  
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薈州務

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眾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  
 行臺為孝莊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已瑞妄稱圖讖言  
 劉氏當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甌為人象書桃  
 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民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  
 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  
 自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民悉從之從之者夜舉  
 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眾至博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

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  
 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  
 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  
 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逸史曰後魏之季王彥闢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大  
 之革捨著嘆曰當今大運從甲申至戊申天下當大  
 亂禍始官掖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臣主俱屠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不競德競權則舊者先亡辛丑歲  
 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  
 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已酉歲江東其危乎晚  
 有桀紂之主出天下復亂矣已後魏之亂果自胡后  
 始爾朱榮敗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六合并矣嗚  
 帝之世天下復大亂皆如占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  
 未來時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入浴略不患  
 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一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

葉而歸足猶沅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

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

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貧人蕭寶實反召順興問

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

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實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

寶實之黨寶實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棟

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三

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

語意不明當覓他書正之

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甌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蒲

坂降

廣古今五行記曰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周文

地挾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至周文問之直云黃

犬逐黑犬急走出筋斗一个出筋斗黃犬夾尾走語

訖便去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軍向黑果大敗東

軍

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

與趙青雀反逆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

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

地周文曰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

其間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

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今笑破柔然

時甚惑未解其意及柔然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三

於老君側

檀特師名惠豐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

來事後皆如言初居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遷至州內

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居涼

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狐信擒之仲和死資

財没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

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侯景未叛東魏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獼猴令其面常向

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景啓降尋復背叛  
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  
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  
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  
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  
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多驗如此俄疾卒

由吾道榮琅瑯沭陽人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  
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四

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  
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  
曰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  
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水過水暴長橋壞舟渡艱難  
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  
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惟道榮見其如是傍人皆不  
見但見水長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  
榮仍歸本郡隱琅瑯中辟穀餽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

又善洞視蕭軌等敗於江南之日道榮言之如見後鄉  
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所說符同尋為文宣  
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馬驚  
有猛虎去馬十餘步所追人及防者並驚怖將走道榮  
徐以杖畫地遂成火坑虎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  
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  
議大夫從晉王廣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  
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五

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  
服  
顏惡頭章武郡人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  
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  
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河河  
惟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姓身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  
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生果如言後詣卜  
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

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父卧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文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為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六

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時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王預乞東益州刺史及期王果為天子即孝莊也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禦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曰大惡仲遠怒其沮眾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征討恒從令占卜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數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曰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雖雷震聲不聞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元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暉者先於邊境被獲舊明算歷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七

不為延明所待芳諫乃禮遇之暉後還留諸法授芳稱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 又聚渾天歌器地動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之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奔梁芳仍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保樂弟紹宗因薦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試之芳忽呼毆擊不聽近已獨介自

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  
又多所闕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  
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葦灰珽對試之無驗  
後得河內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  
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通甲經四術周髀  
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  
問渾天曰洛下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相之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  
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  
隱見難變故云幾也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  
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  
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  
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  
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  
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為

長於趙歐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事芳又私  
撰曆書名曰靈憲歷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  
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  
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許遵高陽新城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  
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  
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多容借之印陰之役遵  
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  
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  
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強給  
其馬以行至都岳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  
三日不出時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  
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  
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

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時有僧稠決文宣及已死期與遵同故附 高僧傳

曰僧稠瘦陶人少出家無所得忽遇一僧若勸修禪

遂住嵩岳寺寺僧有百人泉水僅足忽見婦人弊衣

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眾不測為神人訶遣之婦

以足塌泉水立竭身亦不現稠三呼優婆夷乃出謂

之曰眾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以足潑故泉水即上涌

後詣懷州王屋山間兩虎交鬪乃以杖中解各散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

時忽有仙經二卷在榻稠曰我修佛道豈慕長生言

已須臾自失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前後三召乞在

山修道許之乃就山送供孝武永熙初復召不出亦

為立禪室谷中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燕趙之境道

味適被畧無益食復徙林慮山從者數千人齊文宣

惡其惑眾自領驍勇數萬騎往討之將加白刃稠自

率眾僧徒迎候谷口文宣問曰何遽來此稠曰陛下

將殺貧僧恐血汚伽藍故至谷口迎候文宣大驚降

階禮候天保二年下詔迎赴鄴初力辭苦請方允即

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有聲悲切禽獸駭

擾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及至

文宣躬出郊迎之扶接入禁內從受苦薩戒因此斷

禁酒肉放捨鷹鷄去官改漁又斷境內屠殺教民齋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後以道化須布思還本住教

於鄴城西南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俾稠居

之以國儲分為三一供國一自用一禮三寶由此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

絹被褥接軫登山舍置庫于寺貯之稠以佛在修心

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辭之帝不從爾後詔書

手勅頻至輒情歸向或時往叅觀稠宴坐小房通不

迎送一日帝問稠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前作

羅刹王今猶好殺因令帝自視影如羅刹像每年元

日嘗問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答曰今年不能好帝

不悅復問師何如答曰貧僧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

年夏初稠亦卒 愚按佛圖澄能止石虎之虐而僧

稠不能挽高洋之暴然其人故不凡因錄之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惟授以婦人產法預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又有滎陽麴紹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赤色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烟先起烟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子三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

筮知名魏孝武將即位使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

曰喜在何時遵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

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

無憂入地矣

北齊書載遵言曰初登於天當作天子後入於地不

得久也

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

山有雲起恐雨廡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下艮上

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

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中賞絹十疋不中

罰杖十業興若中無賞不中罰杖十業興曰均一中也

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中會我意故賞之耳須臾雲散

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守鄴自致猜疑自

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

是不決俄趙郡王叡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三

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為有天下之徵及即

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

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

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

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

遲迴起義遂死之

趙輔和清郡臨漳人少以明易著筮為齊神武館客神

武殂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與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五

類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華咸云凶輔和年少最在衆人後進云華卦於它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華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父入土矣豈得云吉乎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

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齊文襄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是道北垂鼻淺者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樣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楷曰當至丞相時孝昭為常山王武成為長廣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止得好飲食玉嘗為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五

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獻十死赦不問獻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為諸王相心不平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啟帝帝怒曰敢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耶教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反矣若過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又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者但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云與道德相似時文宣為太原公聞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孱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跨連非帝王相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

瓊其婦叔所寄弓已轉在人處能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所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親京師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六

家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鑿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帝驚曰是我寧乃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虛十六雉十四捷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慕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東魏

軍戰印山時東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鉞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鉞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耳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坐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柔然客同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七

胡沙門指語文懷云此人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子是剝數之惟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減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頗涉文學少以醫知名恒隱白鹿山時



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太寧中徵為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占  
易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  
闕而墮子信曰不善向夕富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  
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君必不可往雖救亦以  
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言是夜琅邪王儼五使切召  
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  
堪動詰朝難作子信齊亡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八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戒  
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  
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  
山無故捨所居山俄蠻賊文道期作亂時以為預見萌  
兆侯景始降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  
侯景去元英曰景為國立劾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  
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  
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北齊書又曰檀越但待景熟何勞問也

固問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繫梁湘東王繹於  
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  
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  
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  
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  
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  
還謂將士曰脚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踊躍即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九

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  
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魔風即返約眾皆  
見梁兵步於水上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  
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  
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于水中見約抱刺仰首裁出  
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  
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

東果釋之用為郡守及魏圓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馬法和既平約往見王僧辨于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速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平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投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于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少獲輒大風雷舟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必有猛虎至欲噬之或亡其

舟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乃見蛇斷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首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首牛向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亡法和又為人置宅園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及入門乃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孝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公法和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孝元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孝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收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簽于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于庫法和平常

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  
攻戰其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孝元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  
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  
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于是設  
供食具大饅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  
陵孝元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  
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袴邪巾大繩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一

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孝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衣  
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饅餅馬法和始於百里洲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  
遭雷電此寺幽僻可免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  
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獨  
隔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齊清和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太尉  
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

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邁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退  
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乃  
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待之法和遙見鄴城  
下馬禹步幸術謂曰公萬里歸城主上虛心相待何作  
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于館明日引見給通  
臆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  
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二

錢百萬甲第一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  
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  
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  
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  
謂居士無疾忽告弟子死期至時焚香禮佛坐繩床終  
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  
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  
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妻太后生三天子自  
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法和在荆郢有少  
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姚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  
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  
司考驗並實越姚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時齊又有惠昭師廣古今五行記曰惠昭不知何許  
人好騎一竹枝為馬每南北馳走必有烽燧之驚或

逆見黑雲飛烏犀色屬黑者必低身恭敬人皆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四

曉陳師未動前惠昭走枝馬來至殿西騎省密造諸費

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數日陳將吳明徹

果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往救惠昭曰努力好

慎漿水已陳人縱水淹齊軍多有傷沒齊將亡時北

宮東北角割十步為引善寺惠昭曾如寺宿其夜寒

墻入胡太后宮至宮人房內被獲昭曰不久人人皆

入何為獨禁我詔捨之又每逢宮嬪內外戚出家者

輒逐車後眼語云罷道後與我作婦且語且前雖驅

逐不止又每見僧衆手執麈尾惡罵痛繫云無用時

除剪僧徒一日至厠上把杖坐眠云軍馬遍滿晝夜

供承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師入晉陽昭至太后寺前

合掌垂淚云法輪傾矣伏地不起時謂周色尚黑故

見黑色物低身而周滅齊後旋廢佛教所云除剪僧

徒以此至再造圖籍之說則因周武平齊不收圖籍

並為軍人毀棄後更營造昭所說皆驗竟不知所在

齊有靈昭小史曰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五

流杯池舟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舟即自住上有木小兒

撫掌與絲竹應飲訖放盃便有木人刺還帝飲若不盡

舟終不去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

別有婦人各手執鑊方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

抽此關諸軍皆啓婦人各出戶前靈昭後忽拊心若刀

刺然須臾吐血而卒

蔣昇宇鳳起楚國平河人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

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寶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

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素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克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邙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昇固言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一

三司封高城縣子以年老乞休許之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點不恒好言未然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為練容貌常壯有異於人神情敏悅莫能測意欲有言遂人輒告若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後往往有驗恒寄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紙至護第門外批破曰紙破子苦已護與諸子皆誅

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護眷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與妾媵婢僕等連席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何有貴賤遂逼就坐

廣古今五行記曰練度龍恩門恩妻遣婦呼入飲食之察其語言練謂妻云與我作婢眾大笑練又云作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

未幾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衡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一

聲甚哀苦俄廢佛道二道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漏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隋志曰元嵩上疏言僧徒猥濫周武下詔一切廢毀

楊楫本序曰元嵩獻策後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之不敢臣

庾質字行修新野人父季才見別傳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灾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

隋書載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八

有二帝怒解

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克不對曰伐之可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投規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且留此可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者何如對猶執前說

隋書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

寔多

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遂行既而楊元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元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獎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元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寔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待三五年間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九

遣馳傳鎖質詣東都至行在所竟死獄于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岩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

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  
後目盲以手摸書知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  
固諫曰恐是行鑿與不及帝大怒繫長安獄期還斬之  
帝至宮寢疾臨崩

隋書載帝謂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

命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帝問之答曰上  
稽玄象下考人事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

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曹與盧同源賜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一

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  
日而楊元感反書至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  
文事甚衆闕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辨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  
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僚反  
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  
世積釋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  
詢從受天文算術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閭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  
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  
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詢巧思若神帝特原其  
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  
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駕東征詢上言曰  
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  
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命守太史丞宇文化  
及弒逆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二

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謂人主而歸矣遂謀欲去之  
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宏順京兆長安人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  
宰宇文護引之右右累遷蘇伯下大夫隋文帝徵時詣  
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  
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  
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  
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

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王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問臣臣知武帝有疑詭報曰是守節臣無異相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否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帝覽之大悅進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初不知所謂至開皇十五年五月則終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梓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

佛藏云賓嘗於周武帝世進道家言排毀釋氏與衛元嵩唇齒相副周武後廢佛法自二人始

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

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李德林集內天命論又載陸機檄鄴城內學人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謂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後得後歲當來觀之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悲機曰天之所命不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內已受禪 冊府元龜曰郭宏道初仕隋為尚食奉御時文帝為殿內少監因言曰公天中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犀下接于眉此非人臣之相願自愛帝取宏道銀盆置地射之謂曰向言果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宏道曰願公事驗更賜金盆可乎帝大悅又曰乙弗宏禮貝州高唐人煬帝為晉王召令相已宏禮跪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戒之在得及即位今宏禮統天下道術人置坊居之後見海內漸亂元象錯謬內懷憂恐謂之曰前相朕已驗且此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何如宏禮逡巡不敢應帝迫之曰卿



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相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自是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唐貞觀末卒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時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帝好徵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四

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知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

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喜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應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五

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帝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勇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鬼鼠妖數見帝令吉詣東宮攘邪氣及設神坐于宣慈殿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丁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方

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出行  
數步忽不見帝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  
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每被顧問及獻后崩帝  
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  
二百具圖奏之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  
不下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蓋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  
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復表曰去  
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六

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  
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  
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當與  
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與天地無疆之兆也帝大悅後  
帝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  
天岡臨知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帝不納退而告族  
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謝余云公前稱我當  
為太子竟有驗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早立當以富

貴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  
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  
吾前給云卜年二千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  
運也

取世二運隋書作是三十二運

吾言信矣汝志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開府嘗  
行經華陽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于帝帝問故  
吉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免乎帝後從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七

謂楊元感曰公宜早改葬元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  
滅不遑及私門事未幾元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  
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  
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  
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于時

隋書五行志曰澄公者若狂夫於東都大叫唱賊帝  
聞而惡之明年楊元感舉兵圍洛陽十二年澄公又  
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焚豐市而去澄公疑即高僧

傳之轉明與朗也又分二事為二人今錄于後 高

僧傳曰僧欽僧逸僧轉明僧朗皆不知何許人大業

中欽至廣平見靈通寺造觀浮圖欽務高故欽笑謂

寺眾曰造此奚為眾以壯觀對欽笑曰造成烽火樓

也時緇伍皆非之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

于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及天下喪亂

遂失欽所在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羣小戲于水

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換羊頭眾笑笑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作及江都禍亂煬帝遇弑方符前言大業八年轉明

來居雒邑告有賊起覆檢無跡煬帝時惑其言姑令

收禁至明年六月楊元感作逆凶醜充斥詠討極甚

方悟其言救放之大業末歲海內猶未亂朗口惟唱

賊朝夕不息官人懼其惑眾遂殺之後乃驗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書隱于華山隋開皇初微入

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文帝召與

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被髮陽狂游行

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

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文

象尋幽人微永樂嗟服自謂不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

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之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

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髻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

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後失金夫意妻有異心將

逐之妻稱冤詣伯醜伯醜為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

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往取果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

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未幾帝令知常事漢王諒俄

文帝崩諒舉兵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

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詣

伯醜卜時為皇太子所召遇諸途立為作卦卦成曰我

不遑為卿道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

鱸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

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帝疑召伯醜令

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帝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間妥言悠爾而言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後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灾祥未嘗不中帝因令考成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歌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

圖二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官五墓一卷通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于世

劉祐滎陽人隋開皇初為大都督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歷後又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鞞帝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十卷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

二卷武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于世

張胄元勃海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張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辨析之暉杜口無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

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曰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法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悅漸見親用胄元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于歲周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元以此二術年限

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元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三

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曹元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

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起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右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曹元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變惑平見在兩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三

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元積候知辰星一終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兩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曹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

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  
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  
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元  
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  
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遠於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胃元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  
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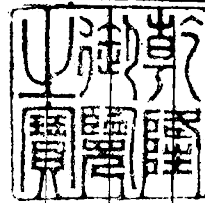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四

差皆會天象其六右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  
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  
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  
原胃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  
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  
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昏爾若近夏  
至其率又差胃元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右歷二分  
晝夜皆等胃元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

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元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於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

藝術下

博第

李修

徐塞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邠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遠得愈位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

李修字思祖本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而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垣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

有效徐充間多所救恤亮為廳事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弔視者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獲本郡

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修晚入代京

歷中散令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

不豫修侍針藥多效嘗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

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

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年且百歲氣力尚康孝丈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

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

徐塞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張大素齊書曰塞四世祖仲融隱秦望山有道士過

之求飲因授以一函曰習是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

千石啓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至濮陽

太守

塞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送京師獻大欲驗其

能置病人幕中使塞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之色候遂  
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  
及李修任用塞合和藥劑攻遠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秘  
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遠也孝文遷洛  
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遠又  
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塞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  
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成遂罷二年帝幸懸瓠  
有疾大漸乃馳驛召塞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百里及治詠治有大驗九月駕次汝濱乃大為塞設太  
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塞上席遍陳餽觴於前命左右  
宣塞救攝危薦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塞為大  
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  
皆經內呈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  
帝猶發動塞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園帝疾甚威威不  
怡每加切誚又欲加鞭捶幸免帝崩後塞隨梓宮還洛  
塞常有料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

袁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  
史謚曰靖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  
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  
明敏有決斷才初文昭太后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為  
龍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救徐塞及顯  
等為后詠脉塞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  
部脉非有心疾特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侍御師宣武幼有微疾顯攝遠有劫因蒙賜識又罷六  
輔之初顯為領軍於列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前廷尉  
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  
後居職所有著稱糾折庶微究其奸回出內惜慎憂國  
如家及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  
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  
屬未得皆入眾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  
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為太子詹事委



任甚厚帝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宣武崩孝明踐阼顯參奉璽策隋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家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待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州臨執呼寃直閣伊盆生以刀鏢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亡時謂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今顯死右衛府唯隔一卷相去數十步此其報也初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富貴誠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孝明夜即位受璽策舊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前有姬卜相於市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暄已為即聞之微服就姬問已終至何官姬言君今既有位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少博綜經方為人詠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邪邵惟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

明為其詠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當亡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愔邵並傳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愔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必亡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卒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愔重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用大猛火燒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頸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篋和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體皆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跌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未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勝至是人家問病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仆地即覺手臂疼痛月餘日漸及半身肌節俱腫痛

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賀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自徐之才崔叔鷹以還俱為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八世孫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即傳家業

周書曰梁武陵王紀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梁武令僧垣視之并記增損時侯梁武嘆曰卿用意綿密乃爾以此候疾何疾可逃

任梁為太醫正梁武嘗因發執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相東王繹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

周書曰侯景圍建業僧垣棄妻子赴難梁武嘉之簡文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孝元平侯景召僧垣荆州改授晋安王方智府監議

周書曰時雖克平大難而朝政混淆僧垣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聞者皆笑之

孝元嘗有心腹病諸醫皆用平藥增垣曰脉洪甚實宜用大黃湯孝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疾因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魏軍克荆州僧垣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侍孝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涕泣去尋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於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病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偕老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隋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即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足痿痺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

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  
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勸服  
決命大散疑未能決及問僧垣僧垣曰此患不與大散  
相當乃為處方勸使急服氣遂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替亂醫先視者皆  
云不救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  
遼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不病朝謁燕公  
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  
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  
歎異之天和六年遣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  
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對曰臣準  
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知復何言尋太后  
崩後復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  
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  
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

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  
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日目疾便愈未方及足足疾亦  
遼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  
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  
陽寢疾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  
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非愚所及凡庶如此若萬  
無一全尋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令僧垣遼之  
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尚齒之辭非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  
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  
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  
疾帝謂隋公楊堅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必  
不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敢不盡心帝領之隋開皇初  
進爵北祿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誠衣白帕入棺朝  
服勿飲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請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  
胡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聲譽既盛遠

開邊服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為集  
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  
次子最守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  
闕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  
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禮接

周書載最不忘憲恩為作傳送史局何以削不書今  
改入齊王憲傳

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度名  
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敕稱須勉勵最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  
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象隋文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  
父憂去官哀毀骨力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累遷蜀王  
秀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帝許之秀  
後陰有異謀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璋等並推  
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

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  
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父義昌梁鄆陽王恢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任梁歷武陵王紀府參軍隨府  
西上後與蕭撓同歸周自許真亡後該稍為時重賓客  
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  
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造請皆為盡其藝術時稱其長  
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  
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  
謂孝乎遂世相傳授位梁員外散騎傳郎父景武陵王  
紀詔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任陳為散騎常侍陳  
滅隋文帝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  
疾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  
許智藏將至其人若至相苦奔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  
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痛不可救也果如言後數日夢帝異其  
妙齋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勸令中  
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  
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  
真任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  
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  
典御諫議大夫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夫  
其事故附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冊府元龜曰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  
專習醫方得其旨起隋初為秘書省正字魯州刺史  
庫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治權曰但將方  
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廖愈  
權療疾多類此至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一百三撰脉  
經針方明堂人形首各一卷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文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  
江南事世誅寶常配為樂戶因妙達鐘律過工八音嘗

造玉磬獻於齊又與人方倉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  
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  
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  
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常問其可否  
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帝不悅寶常因極  
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  
器其聲卒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音旋相為官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律變化於中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  
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  
是哉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  
不可勝記但甚雅淡其聲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多排  
毀之

隋書音樂志曰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王龜茲等  
三部其器大盛於開皇初時曹妙達安從貴等皆妙

絕絃歌聲新奇變朝改暮易舉事慕尚高祖每謂羣臣曰自家刑國化成民風勿謂天下方然公等家家自有風俗樂感入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今皆好新變則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耶雖有此次竟不能救

又太子洗馬夔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出怨望語藉威因詰寶常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主上雅好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瑞有言微祥者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主上必悅先生所作可行矣寶常如言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竟寢寶常廳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

寶治通鑑曰煬帝多製豔篇今樂正造新聲播之音

極哀怨 音律志曰煬帝所製淫綺哀怨謂樂正白

明達曰高氏偏隅曹妙達猶封王今天下大同我欲貴汝宜自修謹

寶常貧而無子妻因其卧疾遂竊資物逃竟餓而死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蘓夔蕭吉並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此輩雖外不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于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戮於江都

將以游樂安博昌人魏慕容白曜平東陽配雲中為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甚推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孝丈文明太后嘗因宴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耶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猶不遷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閏等議定衣冠於禁中以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爭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劾焉嘗乘傳詣洛陽量準魏晉基趾及修船乘孝丈以少游多巧思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又將修華林殿葺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指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刑劓碎劇徒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歎慨然少游坦然為己任不告疲耻也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少游時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有文集十卷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制作孝丈時青州刺史候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甚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孝丈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其匠也

伽藍記云波斯沙門達摩來游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塔含風響出天外歌咏贊歎實是神宮自云年百五十歲歷涉諸國皆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拿連日資治通鑑曰寺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丈上刹復高十丈高風永夜寶鐸和鳴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鏤駭人心目

始孝文時有范甯免善圍蕃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  
上品王抗與甯免對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糲  
捕趙國李幼序洛陽邱何奴並上掘禦此蓋胡賊近入  
中國時傳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為戲工  
上之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父通善琢玉稠年十  
餘過江陵平隨安人長安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  
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帝命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九

為之稠錦成踰所獻者帝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  
人無故措意稠以練窺為之與真不意尋加員外散騎  
侍郎開皇末桂州但李光任為亂詔稠募兵討之師次  
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  
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罪  
命釋之引崇共坐與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大悅歸  
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其俚兵以臨餘賊  
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相繼降款分遣建州

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  
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  
史寧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為逆至是惶惧請身  
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九月詣京  
相見稠還奏狀帝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  
前不將猛力來今死矣稠曰猛力共稠約假令身死當  
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

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三

長真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  
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  
度稠性少言善候帝旨漸見親昵帝疾篤謂稠曰汝曾  
葬皇后亦宜好安置我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  
有知當相見地下帝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  
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時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  
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  
資治通鑑曰衮冕盡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



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服今服以入朝宜便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佩一隻舊制五輅于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謂曰君臣同所無過逼乎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其中又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鈞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

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

隋書禮儀志曰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以青色疊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二門觀門樓艦皆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三板其車輪解合交又即為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張平一弩傳失五人更守兩車間施車輪馬槍皆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其轅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蟄蹠每一蟄蹠中施弩牀長六尺洞三尺牀枕陛挿鋼針皆長五寸謂之蝦蟇皆施機關關則針皆外向其牀上施鏃機弩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外又以矰周圍行宮二尺一鈴一柱柱舉矰去地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外施槌磬連矰去機發之有人觸矰則東鈴發響槌擊以砦以知所做為名擊磬

其城周圍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柱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開三門北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構逆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隔於寶建德後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唐授少府監卒齊時又有河間劉龍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令修三雀臺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隋文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穎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黃亘及弟家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時改創多務亘家每參與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家立樣當時工人莫能損益亘為朝散大夫家散騎常侍

隋又有谷君謨潘誕 朝野僉載曰君謨善閉目射志日中目志口中口有王靈智學於君謨久之典盡其妙欲射殺之以擅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至輒截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吻承之遂齧其鏑笑曰

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鏑法耳 資治通鑑曰誕嵩高道士也自言三百歲為煬帝合煉金丹帝為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臣民巨萬金丹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各隨各三解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琢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生梵摩天云 論曰陰陽卜祝聖哲之教存焉狗于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重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于俗習伎巧而必蹈于禮者凡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自晁崇至張曹元等皆魏來術藝之士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情狀其間有不涉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輿檀持法

和強練輩特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術知及江陵失守前

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辱蒙榮遇雖竊

以叨濫而守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慾咸遣是亦道家之

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經國之用乎周澹李修徐審

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

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因亦多焉

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縻好爵老聃云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聲律之奇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將何以剖剔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而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

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闕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外戚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閻毗

馮熙

李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樂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題外戚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  
基不藉革氏為佐周成主業未聞如姓為輔然歷觀累  
代外戚家乘母后之權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克  
終必罹顛覆何哉皆由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二

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斗筭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于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而况道不足濟時仁不足利物自矜于己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所致妻昭自以佐命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無因而起若靖德昭訓二門並前朝遺盾守死不暇固無可訾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構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未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于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陷不義市朝遷賀皆得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問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爾朱文暢鄭仲禮李祖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梁孝明帝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爾朱文暢鄭仲禮李祖升元蠻獨孤羅蕭歸附其家傳

歸今改南史餘皆並入此篇

賀訥代人魏道武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紇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昭成崩諸部垂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

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  
笑答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訥中弟染干粗暴忌帝常  
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  
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

魏書載訥曰帝大國世孫興復先業當相推獎汝獨  
異議豈是臣節

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乃登代王位于牛川及討吐突

鄰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四

遁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  
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  
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代立訥遂與染干  
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于赤城道武  
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後  
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  
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于家訥弟盧亦  
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

盧自以帝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忿恨  
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救儀去鄴

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

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南燕王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

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

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

請成大業出於至誠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

進爵北新公卒于泥襲後降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泥出舉烽于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  
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  
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  
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瑯邪公軍國大議  
每參豫焉又征柔然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獲  
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  
姚黃眉後秦主姚興之子明元昭哀后弟姚泓滅黃眉  
間道歸魏帝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

馬都尉太武即位卒于太常卿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諡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帝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后之兄少有節操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麈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六

太武臨其喪哀慟久之諡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史鳳凰不願遠離開廷乃止鳳凰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卒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卒贈太傅諡曰宣長子元寶位司空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亡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文

成未知遺卒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入未幾以謀反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從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諡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七

閻毗代人柔然主大檀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后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甚厚和平二年追諡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卒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卒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

刺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及即

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

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

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

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

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渤海太守澄為侍中

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

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于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

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恭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

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

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五年詔

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

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宋就食和龍無車

牛疲不能進睹負宋于笈至是宋待英等薄不如睹之

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

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

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

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皆

以親疎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

賊汙欺妄被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卒謚遼

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

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

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應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及五族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

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

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

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復以昭太

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祖弘北燕王

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

公坐事誅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

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柔然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后即太后也使人訪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

即位為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太后臨朝帝乃承太后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頻履師傳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建佛圖精舍於諸州鎮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

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寺成後人惟見佛圖烏知殺人牛耶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在州取人女子為奴婢有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貧繼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后曰白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一

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妻之父母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于春秋無臣證于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勅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益寵貴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流涕密



敕宕昌公主遇曰太師或不辛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卒于代時帝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總服詔有司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樞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疆愜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潤帝服練往迎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一

靈悲慟而拜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于廷

遙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捶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于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違其意不致于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甚每與同輿載同案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一

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具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無不掩涕時誕已愀然彊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

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  
夜至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  
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帽充椁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  
敕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駕  
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千疋穀五千斛以供喪  
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  
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  
事有司奏諡詔曰案諡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尅有光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四

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諡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  
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諡  
曰元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辭皆窮美盡哀事過  
其厚駕還京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總詔羣官  
脫朱衣服單衣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  
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三男長子穆襲熙爵避皇  
子愉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公主拜駙馬都  
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

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  
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  
光祿大夫遇害河陰子罔襲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  
郡公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廢后同產兄黃  
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于河  
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  
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  
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賜死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五

以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  
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  
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聿熙為太保  
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  
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后廢聿退時人以  
為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后之父父蓋少知名歷殿中都官二尚  
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

牧捷妻太武平涼州以主通密計相助故寵遇尤隆詔蓋尚之

愚按公主通密計相助非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之義又以國后改嫁非從一而終之義宜著之沮渠牧捷傳內以暴其罪

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七

惠進爵為王累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軍惠長子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

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

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覺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遂被誅唯鳳弟道念與鳳子及兄弟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七

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乃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且官必用才外氏之寵超於末葉今後自非奇才不得復以外戚謬舉卿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皆例降為伯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

野竊議太常高閭顯言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乃追惟  
孝文舅氏存亡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  
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諡法武而不遂  
曰莊諡曰莊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  
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改博陵郡公侃晞  
為孝莊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圖爾朱榮侃晞  
與魯安等手刃榮禁內及帝蒙塵侃晞奔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六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兄自云本渤海裔人五世祖  
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孝文初與弟乘信等入  
魏俱拜將軍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后生宣武  
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  
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爵封  
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  
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

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  
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  
僕射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  
輕之及在要位留心百揆孜孜無倦咸謂為能宣武初  
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  
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  
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  
囚禁時順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九

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朝野畏惡之因此  
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忿爭於雲門外廡下  
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本  
無學識既當衝軸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  
抑黜勳人自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  
鼎猶以去要怏怏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  
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赴唯遣兄子猛改服詣代遷

葬于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入蜀以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帝于東堂親奉規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于

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瓦解眾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帝崩孝明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

諱告凶問肇聞之內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瀝間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

號哭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雍先居西柏堂專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稱旨意備壯士直寢邢

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引入西

廊清河任城諸王等皆竊言目之及入省壯士乃搯而

拉殺詔暴其罪稱為自盡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

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

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特

贈營州刺史孝武永熙二年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

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愚案胡后以淫后贈罪臣猶不足怪孝武此舉有以知其祿命不延矣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

節何足膺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莅五州皆清能著稱時號良刺史贈安北

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現早卒詔其子猛嗣襲颺公爵猛尚長樂公主宣武同母妹拜駙馬都尉歷中書令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主無子猛先在

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名為

喪主尋卒無後現弟偃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

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

嬪及于后崩立為皇后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

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父淵夏赫連勃勃給事黃

門侍郎太武尅統萬端以降款功拜河州刺史國珍少

好學雅尚清儉女以選入掖庭生孝明即靈太后也孝明踐阼以國珍為光祿大夫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胡國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尋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贈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以景明三年卒于洛陽至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之為起瑩域門闕碑文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埽衛以慰情典請以孝穆上尊謚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義妻拜為女侍中封馮翊郡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躬自禮拜而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一

遂寢疾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卒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秘器五時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孝明服小功舉哀于太極東堂又詔自始亡至七七皆設千僧齋齋百日設萬人齋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為厭勝法國珍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 魏書云勿視大臣面也

殷勤至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惟一子死後勿如比來  
 戚抑之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  
 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  
 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曰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  
 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  
 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悟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  
 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  
 與國珍言遂營墓洛陽太后雖外從眾議而深追臨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惟祥獨得全封趙平君卒給東  
 園秘器明帝服小功舉哀于東堂太后服齊衰暮葬于  
 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  
 封平涼郡公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僧洗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卒  
 長子寧襲國珍爵改臨涇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女為清  
 河王竇妃生孝靜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  
 諡孝昭子虔元義廢靈太后虔時為千牛備身張車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等謀殺義事發義殺車渠等虔坐遠徙太后反政徵為  
 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是  
 後宴諶多不預出為涇州刺史興和三年以孝靜元舅  
 超遷司空卒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諡  
 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郭外  
 愚按孝靜既贈外祖又爵元舅而皇考清河王竇仍  
 為大司馬反臣之知母不知父豈非劫于權臣邪說  
 乎可為浩歎

子長聚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民和除兼  
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  
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  
彈糾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聚不以介意後主踐阼長  
聚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  
後主在晉陽長聚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  
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  
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元文遙領軍綦連猛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號八貴後定遠文遙  
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總武任長聚  
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既富於春秋庶事  
皆委長聚長聚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為侍中丁母憂  
尋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欲入處機要執政不許長  
仁疑長聚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  
州太后言于後主不得已從之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  
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吏民所懷

因沐髮手不能舉失瘡卒于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  
武咸嗟惜之贈司空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文貞  
長聚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  
河崔德儉女為妻及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  
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妻王氏驕妬  
有所幸一婢為王氏手刺殺之因此忿恨數年不相見  
後又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不令謁拜嬖婦公孫  
氏已殺三夫長聚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居未期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凶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詔降罪人應  
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和士開曰天垂象  
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按昴趙分或云趙地有  
災古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  
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  
史為驗未幾長聚凶寧弟盛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  
靜吏民愛之卒於冀州刺史又有太后舅皇甫度者封  
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性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時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義出度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後加侍中義見出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媿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公多取元義金帛遠近慨歎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轉太尉攷攷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太后以舅氏難違之所歷官最為貪蠹爾朱榮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元

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為齊文穆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

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太寧中贈司空長仁以內戚歷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酈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

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詣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往停斷公事人號三佞長仁私遊仄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奏除孝裕章武郡守元亮淮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因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時議以後主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元

專政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路傍長仁後至疑為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馳問為誰牙不答走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擒至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令德信彈長仁恃威驕豪無畏憚除齊州刺史及辭帝列仗昭陽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至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人刺和士開事泄

士開與祖珽引漢文帝殺薄昭故事於是救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賜死先是太白食昂占者曰昂為趙州分不利胡王未幾長仁死

史糾曰是占也謂長仁胡姓又封隴東郡王故耶將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旄頭鱗介之儔附會成說徒資嗚噓

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歎歎左右莫不怪之尋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諡長仁子君璧襲封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黜退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為楊諱妻勸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改葬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留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

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辭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帝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天似苦桃姊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帝甚恥之乃命高顯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論曰夫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亦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進不以禮是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睹也苟不傾宗終至亡國周隋之際可鑒焉若使開皇創業時不取憊已往則獨孤權倖呂霍必敗于仁壽之前而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抑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恩倖

王儼

王仲興 冠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徐紘

鄭儼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舊題恩倖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眇眇之私射咳唾之利乃苟進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窮二京

也魏世王儼幸于太和之初鄭儼寵于孝昌之季此甚

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汗辱官闈者亦何可縷舉斯乃王

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甚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

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胡人龜茲雜伎封王

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

費帑藏以虛杼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

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惟郭秀小

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後雖因念作狂所幸有梁伯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陸鞮兒之徒惟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事一不與

聞故不入此傳大寧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

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闈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

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其宦者之徒尤亡齊一物醜聲

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此傳末

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儼字洛誠武威姑臧人父橋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

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侍御中散儼少傳父業姿貌偉麗

景穆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廠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內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太和二年孝文及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廠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廠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承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為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廠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廠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孝文從之免者千餘人廠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率常以夜帷載閣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亦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萬計及疾孝文太后每親視之侍官省問相望于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死孝文太后親臨

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諡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廠祀於城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廠圖其捍虎狀于諸殿令高允為讚京邑士女諂稱廠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廠女妻李沖兄子粲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略如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廠侍坐廠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于東西廊下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廠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謂義孝廠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死後重贈廠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廠母賈氏為妃立碑墓右父子俱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

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于襲後襲王例降為公

魏書曰終太后世寵念如初

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後出為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民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諡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于時或勸椿仕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叛表椿慰勞之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電之變詔廣訪讜言椿疏言政事之宜

魏書載椿疏曰陛下承綴旒艱運纂織絲微緒怠餐日昃求衣未明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降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所致也伏願禮

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賑恤窮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忤

椿性嚴察下不容奸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于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太原王爾朱榮居椿宅齊神武居晉陽人士輻湊椿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六

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

史糾曰王叡寵負辟陽恨無淮南神椎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不過椿妻為魏收次姑耳以瑣瑣姻婭遽使魏朝國史移為太原家譜不亦怪乎

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

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始終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

愚按魏收譽及其姑恐亦不虞之譽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咸陽王禧出奔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駕每臨饗其宅帝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聞百寮亦聳體承望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

雍州大中正尚書北海王詳以仲興賞報過優嘗面啓宣武奏請降減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折其脅州以表聞詳因百僚朝集厲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云何至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仲興自後漸疎詔奪其封邑卒于并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八

塞不閑書疏帝親政旬月間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于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駮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又為制碑銘獸石柱于京師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輛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

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駢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空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憾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啗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九

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閹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之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懼相連及爭共糾擿遂詔按其惡

魏書載詔畧曰脩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每加覆護而侏張不已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改釁脩雖小人念其承侍在昔未忍加辟

鞭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

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擗蒲蓐未及畢羽林數人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

絕之以示己之疎遠以避禍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父謙之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帝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親政皓眷眷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

境相接皓欣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戚及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遊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于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于天淵池西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間經構樓觀列于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娶僕射高肇從妹帝從母也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皓姻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胄本為詳薦常感其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帝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死胄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事獲寵位司藥丞仍主殿閣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附元義義有淫宴多在其宅武定初位終左光祿大夫趙邕字令和自雲南陽人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貴寵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冲者時託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



授然亦不甚附也邕父怡以邕寵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號二趙邕弟尚以邕故獵步兵校尉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怒乃考陽叔至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本代人遷洛陽家世寒微少以善於鬪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三

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帝崩剛與侍中崔光迎孝明於東宮累官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爵武陽縣公熙平中侍中遊肇出為相州剛言于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起自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食

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澄為言于太后

魏書曰太后問廷尉少卿袁翻言剛口唱打殺應坐大辟

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頗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至三十年至此始解後除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攀援復領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四

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己邑俸粟賑給征人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義解領軍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義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

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義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義大得義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五

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理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寔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問爾朱榮左右榮知深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驕騮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

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乞師于梁侃從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于世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父敬叔濮陽太守儼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後太后被幽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六

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每沐浴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合當時政令歸于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孝明帝遇弒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兵而叛尋為其所部下兵將共殺之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右丞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  
徒皆深相附會

史糾曰華原為齊循良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亦效  
杜征南故事賂遺洛中權貴使不為難耳史官遽加  
深文為善者懼矣

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  
至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使錄其家資粟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七

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  
原公洋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  
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  
氏

此魏孝文所改已先見

父安恭敏善事人魏孝靜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  
柄所指安曰臣不識斗柄齊神武以為淳直啓除給事

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  
冀州刺史諡文貞士開幼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  
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  
參軍王好握槊士開善此戲故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  
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是天  
帝王曰卿非世人是世神

北齊興亡論曰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  
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大

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  
度

興亡論曰頓鞭二百

徙配長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救追還武成請之  
也

興亡論曰士開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間賞賜巨  
萬

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

和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于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遭母憂

興亡論曰士開喪母傾朝追送尤諂者至悲不自勝帝聞而悲悅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云朕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握手泣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愛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士開每諫不從後屬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段韶第始飲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帝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間不得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後俄

頃即追未至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禮至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一日快樂可敵千年國事付大臣何慮不辦無自勤約也帝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東宮每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于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以為有伊霍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仍絕于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胡太后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王潛馮翊王潤及段韶安吐根共計屬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陳士開罪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諫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勿多言叡詞色愈厲開府安吐根以胡人亦繼言之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詞

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復至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  
 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聚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  
 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獻等遂並拜謝長聚復命太后  
 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力也厚賜獻等罷之太后及  
 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  
 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  
 獻等云文遙與臣同任事豈得一去一留並可為州且  
 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發遣獻等謂臣出必喜後主及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后告獻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  
 刺史山陵畢獻等促士開就道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  
 寶玩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  
 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  
 開曰欲還入否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  
 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二宮定遠許  
 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  
 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後必有

大變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  
 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  
 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獻不臣召入殺之復  
 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  
 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武  
 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  
 及武成崩后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  
 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  
 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然好內每  
 早下直縱當直亦還宅晚始至門禁宿衛略不注意及  
 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握手曰今有一大好  
 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之  
 禁于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  
 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隋書五行志曰齊童謠云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爾

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果如期

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  
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光說後主親曉軍士軍士果  
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辦  
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  
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  
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諡文定士開稟性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後  
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貨不知紀極雖公府  
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  
多相附會

興亡論曰士開甲第當衢侔擬公室朝士無賴者競  
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姻波聚屬  
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  
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遇醫云王寒重應服黃龍

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請先嘗之  
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強服遂得汗愈其勢傾朝  
廷如此雖以左道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持正違  
忤者亦頗能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  
免即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興亡論曰士開所薦廷奏無不遂澆薄邪佞愛踰凡  
弟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士庶貴賤風節都盡趙彥深  
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器能先見不敢指言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  
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

興亡論曰提婆本出鞞工僅辦菽麥

後主在襁褓中令萱鞠養謂之乾阿姊呼姊姊遂為胡  
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辨取媚百端宮掖中獨擅威  
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  
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武平元年遷儀同

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媚穆昭儀養為女故提婆改姓穆及穆后立令萱號大姬即齊王皇后母氏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三國典畧曰崔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提婆求為司州司馬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絕先轉為率更令成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畢即用之尋有謠言勝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嫗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免其官

每一賜輿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令萱于帝前罵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

后不可正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術旬朔間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視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更遣何物人作于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興亡論曰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

興亡論曰提婆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叙婚媼朝廷混然無復廉恥

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  
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  
未幾誣之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  
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此與越誅吳伯誣同然誣無此便宜題目

高阿那肱善無人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  
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  
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四年從破契丹及柔然以躡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于騎射  
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和士開  
尤相褻狎士開每為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  
將軍後主即位封淮陽郡王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  
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  
不涉文史識用在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  
為武成所幸多令侍衛後主大寵遇之士開見殺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

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鬻  
官韓長鸞憎疾良善那肱皆不如而少言辭不妄喜怒

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  
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方獵天池晉州頻遣

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  
小兵馬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已陷乃奏聞

後主明即欲入軍淑妃又請合圍彌致遲緩及軍赴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州命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  
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  
至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  
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耳帝未決諸內參  
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壘  
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橋壘進軍使內參讓那肱曰  
爾富貴足惜性命耶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  
者提婆怖曰軍敗矣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



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眾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返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至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闍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渡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開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期生致齊主故不速報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阿那肱說王謙三策甚善見謙傳附謙討慕是也不忠于齊合誅

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自稱禿師于路中大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爾國時柔然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尤忌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者斯固亡秦者胡定于窈冥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三

廣古今五行記曰阿禿師不知鄉土姓名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有奇驗嘗自呼阿禿師人遂名之神武遷鄴以晉陽王業所基自鎮之時往來鄴下軍國大事未出帷幄禿師先泄言民間末年執置晉陽城內若聽其出入罪及門司時三門各有一禿師出徧執不能禁神武後慮動民庶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鈎首禿師含笑無言後四五日有人從河西部落至云道遇禿師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愚按此禿師者一耶二耶既文宣時猶在

則無神武戮之之事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父永興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被殺勅咸陽王斛律光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皆令鳳口傳然後宣勅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委之除侍中領軍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論事後主前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殺斛律光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讒之既殺光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光後矯稱救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救而徑取者救令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皆鳳約

救責之進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賜甲

第一區于晉陽主生男彌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先被救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伊家物從伊去後帝使往黎陽臨河築城戍曰若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耳可憐人生如寄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步瞋目張拳有啖人勢每啖曰恨不剉漢狗飼馬又曰有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既尚公主駕每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後主遣陳德信檢視見孝言役官匠自營宅鳳及提婆北史脫營宅至提婆七字語意不接今簡北齊書補

之

亦遣孝言分匠為己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  
又以官馬與人乘騎帝因此發怒與提婆除名亦不露  
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叅及後  
主晉陽走還救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  
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渡河至青州并為周軍所獲  
鳳於寵要中尤嫉人士朝夕讎私唯相譖訴崔季舒等  
寃酷皆鳳所為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三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  
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  
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任隋位終隴州刺史

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  
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  
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錠王  
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  
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時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

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  
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  
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  
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  
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  
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  
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三

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于後主便為先朝  
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  
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疾惡其以音樂至  
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  
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經古冢榮宗謂舍  
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  
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  
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云我阿貞來否是時羣妾

多皆類此

隋書五行志曰後主嘗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為狐媚伏草中彎弓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斬之其人不自覺也時後主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闍豎酣歌為樂或夜繼縷行乞此妖妄象人又射之兵戎之應也未幾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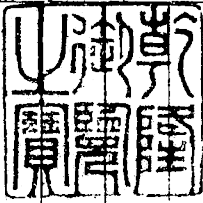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魏氏以降亦後來殷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巨玉 係

校對 生員 巨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三

恩幸

高德正

宋景業

徐之才

張景仁

劉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盧賁

庾季才

李穆

王劭

袁充

裴蘊

虞世基

裴矩

題恩倖

予論曰夫恩倖者士君子所共醜其名也然避其名而

蹈其實則醜之如暱之矣故從其所暱而以崔季舒與

王儼和士開合傳或曰季舒毆君儼士開嬖于后不同

道然毆明君以媚權臣則其道同歸于嬖矣等而列之

季舒其耻乎則凡或啓篡或導荒與季舒同列者其為

耻又可知已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見別傳少孤性明敏

涉經史長于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大將

軍趙郡公琛器重之善于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

見親寵以孝靜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

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

伎亦回隸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

愚讀北史陸操傳見高澄淫于色季舒為之掌媒宜

與本紀內拳毆孝靜事俱入此傳以著其醜

文襄每進書孝靜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脩飾

通之得申勸戒而已孝靜報答文襄恒與季舒論之云

崔中書是我姊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  
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于是賓客輻  
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于朝堂屏人拜  
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法  
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李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  
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  
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閒放遂  
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  
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  
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  
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  
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  
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  
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  
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

為西兗州刺史坐事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常鞭數  
十及武成崩不得預哭泣久之遷侍中開府待詔文林  
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李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  
精勤兼推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  
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  
之屬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為壽春被圍大  
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  
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

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  
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鬼文官連  
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  
即召已署表官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虎劉逖封孝琰  
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  
三國典畧曰季舒未遇害時家之池蓮並花為人面  
着鮮卑帽

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新唐書載太宗貞觀元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  
極言蒙難各免其子內侍叙以官 愚按季舒黨於

高澄拳毆孝靜斬自其分特假手後主耳周武唐宗

贈官錄

子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然不改置悖逆者猶以諫  
死寬之也

高德正勃海裔人父顯見別傳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初為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  
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  
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  
機密稱見親重文襄遇害勳將等以績成事重勸文宣  
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陽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  
等策始定命愔從行令德正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  
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  
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識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  
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禪代德正又固請猶恐  
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  
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荅時  
杜弼為長史密啓文宣曰若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  
子東向將何以侍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  
為王所為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崛強不過  
逐我稱帝耳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  
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天位不敢妄據尚人臣

終爾獨何人欲行舜禹事此高德正樂禍教汝又說者  
 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乃旋晉陽自是居  
 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  
 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  
 收至令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五月初文  
 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文宣文宣令陳山  
 提馳驛齋事條并密書與楊愔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  
 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悛度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

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克難宗染赤雀獻帝知其偽  
 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  
 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  
 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  
 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  
 北齊書曰後召德正飲不從又進諫曰陛下道我尋  
 休今反甚于既往其若社稷與太后何  
 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  
 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計帝謂楊愔  
 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北齊書曰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正言情切至方致誠  
 欽因內忌之與此不同  
 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  
 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  
 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  
 帝起臨陛切責桃枝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北齊載文宣責桃枝曰爾首即墮地因索大力自帶  
欲下階

桃枝乃斬足之三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  
開城門以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  
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  
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  
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暨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  
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  
曰康嫡孫王臣襲

愚按孝靜賢明文宣凶暴德正首唱禪代與自及何  
異若勸誅諸元是隋虞慶則勸屠宇文氏之前導也  
身與妻子並戮有以夫 自德正以下凡勸人篡奪  
為一身高官厚祿地者皆列之恩倖醜之也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  
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

正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  
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德之明  
高氏得天下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正徐之才並  
勸文宣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  
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以謝天下帝曰景業當為  
帝王師何可殺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  
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  
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  
宜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  
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北齊書曰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  
言代魏者齊故葛榮聞之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  
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與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  
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  
能用

徐之才

張太素齊書曰字士茂

丹陽人父雄以醫名江左之才幼而傷寒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大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暭等每共論用易反喪服儀酬應如響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一

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驚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諸務皆被顧訪郡驛遭火之才夜中不著衣披紅帕起望火出戶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除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孝明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至洛居南館

禮遇甚優之才藥石多效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

競相要引為之延譽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快快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華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勅敵恐有挾天子令諸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一

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昨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遂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於方術

尤妙大寧二年春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  
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  
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  
石婆斬冢作謀人惟得一量紫綬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怪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  
事斬冢作謀人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綬靴者得至四月  
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綬者熟當在四月中之範問靴  
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  
由乘舟入海垂足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  
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班斲之  
才曰此人癩也問其得處則云於古冢見觸髅額骨長  
數寸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如此天統四年累遷  
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  
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恆曾病發自云  
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去地數丈亭亭而立

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處湯  
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再服還成五色物數劑後竟愈帝  
每發動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入秋武成小定  
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藉兗州即是  
本屬遂奏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  
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汝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  
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至  
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頗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  
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  
盡卑俾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  
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識兼人尤好諛語  
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  
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  
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

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姓之誤即荅云卿姓在上為盧在丘為盧生男為虜配馬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但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色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簡人諱底衆莫應之才曰生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主

為人知死不為人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封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撻之後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乃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

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和士開嘗淫其妻之才遇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文明長子林次子同卿皆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位太常卿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唐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榮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

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弟二息瑜之女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行李宿于中道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主

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顓希旨奏  
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顓猶存舊  
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  
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  
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即風骨必當通貴非但  
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  
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言出自寒微本無  
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北齊書作姓奇

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  
主郡君同列朝謁見者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  
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蔽高  
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  
來八體進取一人而已

史糾曰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它菟廁諸儒林徒辱  
縫掖予是其言故改之

劉昉博陵望都人父孟良從魏孝武入關為梁州刺史  
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宣帝  
嗣位以邪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愈召昉及之儀俱  
入卧內屬以後事帝瘖不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  
隋文時隋文以后父有重名昉遂與鄭譯謀引輔政隋  
文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  
也乃從之及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禁中每與帝同帳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  
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  
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入為天子此萬  
全計也贊年未弱冠性識庸下遂從之隋文以昉有定  
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  
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  
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  
麤踈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時尉遲迴起兵令

韋孝寬攻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隋文欲遣昉譯一人往  
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  
未嘗為將譯以母老請隋文不憚而高顛請行遂遣之  
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起兵隋文憂之  
妄寢于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  
落遂深銜之以高顛代為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  
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  
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帝命禁酒昉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妾賃屋當墟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

隋書載毗奏曰昉位列羣公秩高庶尹何乃規麵藥  
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連藪若不糾彈何  
以肅厲

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  
職怨望昉並與交數相往來士彥妻美昉與私通士彥  
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  
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乃詔曰上柱國郟國

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  
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  
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  
有相者決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  
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  
京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私許克期欲  
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第二  
子剛若諫第三子叔諧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欣然謂是天贊忻往定  
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  
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  
異計樹黨官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  
依許為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  
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委士彥  
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  
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府便為非法與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  
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脩政口請  
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  
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  
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  
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與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士  
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  
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  
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

隋書曰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昉與士  
彥兒年十五以上遠配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頰叩首求哀昉勃然謂忻曰  
事形如此何叩之有皆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  
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前命百寮射取為戒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魏司空道邕子幼聰敏涉獵  
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元后妹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魏平陽公主也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  
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  
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欵容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  
輒相詭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  
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即位  
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詔譯尚  
梁安固公主及帝親認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頗被顧  
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侍太子多  
失德內史中大夫王德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太子恒  
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  
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烏丸為上信臣今吾此行得無  
扶藪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  
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太子  
王德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  
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  
太子悅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

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任遇甚重  
 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  
 始也以其子善願為婦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  
 史譯頗專權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營私第坐除名劉  
 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願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  
 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有奇表傾心相結至  
 是隋文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  
 願出藩敢布心腹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  
 豈敢忘也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非懿戚重臣  
 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督軍事帝從之  
 詔以隋文為楊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伐陳行有日  
 矣會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  
 顧託既而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卽度時御正中大  
 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政仲已至御  
 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揚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  
 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通鑑考異曰若果如此之儀豈得自全宜從之儀本  
 傳

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註  
 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  
 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  
 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璿為儀  
 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隋文逾加親禮進  
 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賦貨狼籍隋  
 文陰疎之然以其定冊功不忍廢故陰敕官屬不得白  
 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  
 喻之接以恩禮及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  
 子元璿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  
 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  
 奏譯厭盡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  
 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  
 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雷之於世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蹟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詔徵之見醴泉宮賜宴甚歡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何日忘之譯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潁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

隋書音樂志曰譯以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內三聲垂 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阿史那后入周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鈞中間有七聲因問之荅云久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七調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

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王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船騰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蓬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調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引為均推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高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一篇以明其旨且宣示朝廷

正之時蕪夔亦稱明樂馭其非是譯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缺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眾從譯議何安耻已夙儒不逮欲沮壞其事請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信之譯議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帝嘉美馬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于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公定之音樂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璿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璿襲元璿大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唐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曾孫祖悛梁尚書左僕射父明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歷尚

書郎駙馬都尉梁孝元帝為魏軍所逼遷裘請和俄江陵平遂入關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宣帝即位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愈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蕃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初固讓裘進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隋文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起義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

據穆傳內並無猶豫之說恐亦裘自詡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隋文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隋文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開皇元年進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士民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久之謚曰安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父道周雍州都督績三歲孤為外祖韋孝寬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

績孤幼特捨之績歡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

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對

之流涕于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引為

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

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遁績聞難赴

之遇皇太子于玄武門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

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

正下士宣帝崩隋文搃已績有功焉進封郡公拜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軍開皇元年以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

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有道伐無道

二也納叛臣蕭巖于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

臣請預戎行帝嘉勞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

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

子元素感績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遣之書

隋書載其書曰曩者偽陳獨阻聲教聊申薄伐應時

无解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醴

吾是隋將何容外交卿宜善思生路曉諭黎元能早

改迷失道非遠

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

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

望顧問不絕卒于家謚曰安子德嗣

盧賁字子徵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

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為大司馬賁知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隋文被顧託羣情未一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賁置左右隋文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赴隋文潛令賁

部伍伏衛因召公卿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

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

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隋文

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受禪請

隋書載賁言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寔歸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

隋文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奏改周旗幟

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貴  
 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  
 顯蕪威共掌朝政責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疎忌責諷  
 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顯威五  
 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帝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  
 子曰責將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  
 等委罪于賓責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  
 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責復爵位檢校太常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以古樂官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  
 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  
 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  
 禮二八十六為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  
 革用舍不同周武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  
 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  
 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于聲安危斯應周  
 武以林鍾為宮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

之義黃鍾君也而生于臣明為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  
 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  
 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隋時  
 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懸八以黃鍾為  
 宮詔責與儀同楊慶和判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  
 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利民渠又派入溫縣  
 名溫潤渠以溉曷鹹民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糶官米  
 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謂大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馬及摠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當位  
 與高顯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昔恩復處牧  
 伯何乃不思報効以至于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  
 耳責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  
 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責一州觀此不可  
 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  
 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責  
 柳裒皇甫績等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逞於前譖為巫蠱于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

愚按隋文教言即五人鐵案真快論也北史似不必更置一論周書曰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燕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望復用此道安之帝曰然遂廢之卒於家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誥南史有傳父曼情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孝元以湘東王建西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孝元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

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

隋書曰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社稷可得無虞

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江陵覆滅

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

冊府元龜曰周文每有征討常令隨從賜宅一區水

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謂之曰卿是南人未安北

土故有此賜欲絕卿南顧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荊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言曰

隋書載季才言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

業旋得士衡

即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私哀之故

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望因出令免梁俘

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

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  
須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  
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之及護  
夷滅閱其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  
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  
季才甚得臣禮因賜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  
苑封臨穎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及隋文為丞相嘗夜召之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  
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  
得下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變紫逆風  
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  
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正位謂之  
二八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  
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

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  
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以二月甲午  
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  
子宜應天受命

愚按季才也前勸護請老後勸堅篡位何前後兩轍  
季才術士知小術而不知大義故爾雖然知人難哉  
武帝知其前不知其後

帝從之開皇元年投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頽蕪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  
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皆鹹鹵  
不甚宜民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頽等曰何神也遂發  
詔施行賜季才絹布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信有天道  
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  
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  
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  
刺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頽

求去職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帝  
問季才因言充謬帝大怒免其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  
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  
量寬宏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  
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  
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謩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  
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  
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父文保贈司空少明敏  
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  
肅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  
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  
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  
又領鄉兵擒竇泰復宏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  
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周文不聽論前後  
功爵永平縣公印山之戰周文中流矢驚逸墜地敵

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  
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  
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  
已不濟矣既與穆相對泣恩眇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  
者此人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輕命  
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為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印山之敗穆授周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驄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  
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侄及總  
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壁圍  
拜安定國中尉歷太僕卿從于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  
子長城縣侯尋進大將軍賜姓拓拔氏  
予按宇文泰賜諸人姓皆宇文獨賜穆國姓耶恩於  
已而氏以國所以為奸雄  
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

司以兄賢子為平高郡守兄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踐阼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執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至此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基當從坐戮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者動容護矜之特免基死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中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為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民皆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

傳仍總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豈能違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鏤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徵申其意時迴子誼為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隋文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執榮及才並儀同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

將軍孝執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為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隋文受禪詔曰公舊德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穆來朝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命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穆表乞骸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移都帝以初受命難之穆表言移都之便帝素嫌臺



城制度迨小又宮內多鬼妖蕪威嘗勸遷帝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動至是省穆表復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

隋書載詔曰穆社稷休命位極帥臣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用法宏道示崇年德

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百死終不推問開

皇六年卒時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隋書載穆遺令曰吾年宦已極無所復恨竟不得陪

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

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

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輳車百寮送之郭

外詔太常卿牛宏齋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

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葦流中特

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珎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

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

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摠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所以不依它傳削其碌碌者非以榮穆蓋愧穆亦以危穆也

雄弟渾字金才仁壽初忿筠恠畜遣兄子善衡賊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移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邛公蕪威奏筠不軌

隋書曰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戕當從隋書

請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渾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迴起兵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深慮穆為迴所誘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慰斗曰願執柄以慰天下隋文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述穆意

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楊州及筠死渾規欲紹父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

隋書曰述白渾有功于國當襲穆封

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為郟公渾仍襲馬累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三

人于象賢曰我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聞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握禁兵不宜如是帝曰公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敏妻宇文氏出謂曰夫人帝甥

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當自求全因教言金

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生

民此天亡隋時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

萬餘已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內外親婭並募從征

吾家子弟必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

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問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

敏妻密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

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卿家獲全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四

是誅渾敏等

愚按金才殺侄而奪其爵且并及無辜瞿曇宜渾之

及禍也雖然皆李穆不忠孽報

自餘無少長皆徒嶺表

舊唐書載武德元年詔曰隋右驍騎衛大將軍李金

才左光祿大夫李敏並鼎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

殺朝野稱冤然李氏將興天祚有應冥契深隱妄肆

誅表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寃旌善無忘寤寐金

才可贈上柱國中國公敏可贈柱國觀國公 北史

論曰李穆與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嬰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天民先覺然方魏朝貞烈有愧王陵比晋室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華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旋及得之非道可不慎與 愚按睿雖有勸進一舉然不過畏禍與穆揚眉奮肘負周黨隋有別故不入恩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五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陽人父松年見別傳劭少沉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珽魏收陽休之等論古事有遺亡討閱不能得問劭具論所出敢書驗之無一舛誤時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戒入周不得調隋文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收其書覽而悅之起為負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自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表請變火曰臣謹案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在晋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

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晋平公視之果是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蔴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方法帝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群臣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六

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為已瑞改元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于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名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恣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

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  
段有楊樹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  
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  
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  
不異龍圖所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  
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  
圖洛不出書今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  
有龍鬪白勝黑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  
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  
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  
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為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  
鬪於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  
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  
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  
得殺皆感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  
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發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  
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  
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帝身長八尺  
河龍以正月辰見者秦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  
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  
者楊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  
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宣靜凡五帝趙陳代越勝五王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  
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  
秦人有命者秦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  
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  
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  
表益知秦人之表不與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  
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  
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

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成太平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陽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竇恭至尊代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

愚按此事與周世宗得點檢作天子木書而以趙匡

胤代張永德同宜入隋文本紀

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老子將度世自云代枯栢生東南枝廻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祠樹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眾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

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慈變為非亦是謹案自六  
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  
中慈皆變為非帝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劬復上  
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  
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  
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隨從之也  
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負之  
從東北來立大起土色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平

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  
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  
以二月即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德教施行天下也  
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郭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  
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出見也上六欲  
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  
九五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  
義此二句亦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

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  
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明至尊  
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  
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  
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  
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  
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楊氏也五月  
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逆天意故  
踰年乃立昔為定州摠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  
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色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  
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  
衡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也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  
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授亳州摠管將從  
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  
也北方三十日者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時停留三十

日也千里馬者至尊舊所乘騶馬也也卦震下坎上  
震于馬為作足坎于馬為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鞍  
行則先作美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  
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  
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  
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  
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大隋受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形兆之瑞始出天象為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  
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  
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主隋也故隋  
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  
靈天皇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  
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謂至尊  
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  
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安定天下率

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伏三皇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德劣今皇子道始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在隋也帝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欲得二白石賴有文理遂附其文為字復言有諸物象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一作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風伯雨師人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往往偶對大玉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對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邵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帝以為誠賜帛千匹邵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据據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帝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后崩劭復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

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  
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  
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  
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求  
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  
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  
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  
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五

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生天之應顯然也帝覽之  
悲喜時蜀王秀以罪廢帝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  
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  
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  
夏有五觀周有三監帝然其言後帝夢欲上高山不能  
崔彭捧足李盛扶肘乃得上帝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  
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  
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長壽之微帝聞喜見容色

其年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  
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毋弟周公誅管信亦  
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  
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  
越前聖謹案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  
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惟青  
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  
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秘書少監卒於官劭在著作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六

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  
不經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繁雜無足稱遂  
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滅無聞初叛齊志為編  
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記三卷或文  
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唾鄙然其指  
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服其精博爰自志學  
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  
至對色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覺惟



責因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閉目伺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容戲充曰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絺惟締與綌服之無數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充性好道術頗解占侯由是領太史令時帝將廢太子勇正窮東宮官屬充見帝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至

信符應因希旨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影短日長去極遠則影長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苞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今大隋起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有也帝大悅布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至

壽初充言帝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奏之因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無窮帝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

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  
 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  
 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  
 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  
 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  
 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已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九  
 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  
 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九

陳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煬感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  
 室征役繁重充乃表稱陛下修德煬感退舍百祭畢賀  
 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  
 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大業六年  
 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天下  
 大亂帝初懼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  
 天文表陳嘉瑞曰伏惟陛下握錄圖馭黔首以百姓為  
 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

初膺寶歷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  
 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  
 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  
 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  
 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  
 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  
 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  
 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  
 煬感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  
 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  
 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二月十五  
 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  
 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  
 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異時  
 間出今一朝搃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克孽方清九夷

於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  
悅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  
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皆切患之宇文文化及弒逆之際  
并誅充

裴蘊河東聞喜人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  
吳明徹同停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卒蘊明  
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  
於隋文請為內應及陳平帝閔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諫曰蘊無功  
於國寵踰倫軍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帝曰  
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  
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  
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  
宏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民至  
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為樂戶  
其六品以下至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

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

資治通鑑曰時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閱于芳華苑積  
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盈衢龜鼉鱉鰲水  
人虫魚遍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  
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欬然騰過左右  
易處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服  
錦繡繒綵舞者鳴環珮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  
兩京錦綵空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  
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踈闊戶口多漏  
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  
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  
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  
令被糾家代為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  
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  
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戶口皆從

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撻織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不盡加誅後無以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蘊由是峻法理之所戮數萬皆籍沒其家

資治通鑑曰玄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于都城之南

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恃才負舊有無君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行役輕我童穉又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

誣罔及我即位內懷不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何處有如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帝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處死帝曰未忍便殺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過於郡國侵擾民間帝弗知也以度遼之役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

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榮公蕭鉅及燕王倓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即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惜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

靜喜愠不形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後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後主嘉嘆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快快不平嘗為五言詩見情文理悽切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內當共

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大業拾遺曰大業初勅世基等撰十郡志千二百卷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

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詔起令視事拜見日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筋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與機密與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疑重事不廷決入閣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遼東之役進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詔朝野離心言其詐衆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又以高頰張衡等斷誅懼禍及已雖居近侍惟諂媚取容自後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之有告敗者抑損表狀不以實聞雖外間有變帝弗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兵散

資治通鑑曰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正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

又東恭帝為越王時遣太常丞元善遠間行賊中詣江

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鄴邨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遠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遠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遠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特見親愛朝臣無比斷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遂恣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世基弟世南國士也而清貧不立畧無所瞻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弑逆世基見害資治通鑑曰帝見執至朝堂猶問世基所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

長子蕭好學多才藝時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

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  
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裴矩字宏大河東聞喜人父訥之見別傳矩襁褓而孤

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

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留情世事

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隋文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

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

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九

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帝難

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偃

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

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

破之賊俱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

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惧而潰散矩所綏集二十餘州

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帝大悅命升殿勞苦

之謂高頴楊素曰韋沈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

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再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

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數為邊患後長

孫晟言主私通從胡矩請出使說都藍殺公主帝從之

公主竟見殺後都藍與突厥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

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

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公竟不錄帝以啓民可

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后崩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

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宏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

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

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

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

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

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

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不及書典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

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

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  
 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  
 有名目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  
 春秋通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  
 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  
 史三十餘國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  
 盡空有丘墟不可認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風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

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  
 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  
 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  
 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滋踈  
 勒度葱嶺又經鏖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  
 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  
 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

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因撫納監知關  
 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  
 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摸寫為西域圖  
 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皆由富商大賈  
 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地遠卒訪  
 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人  
 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

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  
 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摠湊燉煌是其咽喉之  
 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  
 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羗胡之國  
 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通誠款翹首願  
 為臣妾聖情含養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  
 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  
 表威化之遠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炬至御坐觀



問西方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七十九

隋書食貨志曰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

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俱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民間士女列坐棚閣縱觀皆

被服鮮麗終月罷又令交市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

資治通鑑曰胡客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例不取直其中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七十九

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宏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成箕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丹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氏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

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陛下  
安得不事使冠帶之境長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于  
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惧皇靈遠暢慮後服先亡  
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  
本國語王令速朝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  
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  
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  
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右光祿大夫時皇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五

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  
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賦穢聲後以楊  
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  
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頗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  
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  
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  
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  
厥淳易可間由內多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

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  
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其蕃內多作  
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  
落盡驅六畜爭進翼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斬之詔報  
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  
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  
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雁門詔矩與虞世基  
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墮可汗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六

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  
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  
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唐高祖兵入關帝遣虞  
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  
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輿早還俄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  
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  
亂恐為身禍待人多過其望雖廝役皆喜時從駕驍果  
數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

果無匹合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  
 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  
 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官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  
 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  
 之由是驍果等悅咸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  
 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益景所賊曰不  
 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  
 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侍內隨化及至  
 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  
 蔡國公為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化及敗為竇建德所獲  
 以矩請狀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轉尚書右  
 僕射建德自群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間  
 建德頗稱其有建德大悅及建德敗矩與其將曹旦等  
 留於洛州長史李公淹及唐史魏徵等說旦及齊善  
 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  
 舉山東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四



趙鼎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張祐

抱蕤

王遇

符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樂

平季

張景嵩

毛暢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齊諸宦者

題宦官

予論曰北史之槩列宦官於恩倖也妍媸混矣予考魏齊兩代雖無呂強張承業忠然如密諫後馮后之劇鵬與執禮前馮后之王遇亦傭中佼佼者故從恩倖摘出總為一類使涇渭一別是以君子與人為善下及刑餘之大公也雖然獨劉思逸另列節義為超然矣乃悟權臣之鼎鑊能拔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二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任後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字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魏冉閔婦閔破入燕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惟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

元侯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

臣舅不幸生為閹人惟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踈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絲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穀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三

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魏書曰世祖親考內外太明黜陟有吉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輦財歸鄉里霸不首引太武怒欲斬之尋免為庶人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泰常中被刑入宮小心守

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珺  
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歷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孝文文明  
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  
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  
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  
贈冀州刺史諡靖公

魏書曰珺養子寄生早亡子蓋誨襲爵初珺年七十  
餘賜得世祖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四

婦孫百口奉之若嚴君家內以治

趙默

魏書默作黑

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生而涼州平沒入為閹因  
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  
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  
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  
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問默默對曰臣以死

奉戴皇太子

魏書載默言曰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悅其  
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年若聖心淵  
遠欲願神味道者臣以死奉戴太子不知其他

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  
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獻文命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  
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  
選部監公孫遂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五

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  
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  
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  
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  
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  
及訢將獲罪默因構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  
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儉事濟公私  
魏書曰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

賣公營私本非所願孝文太后聞之賜穀帛加厚

後卒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後秦姚泓安定護軍時

夏赫連侵犯安定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眾拒守見殺

小没入官刑會魏平統萬遂入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

虞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堇詔

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爵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

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

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

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深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宋武帝先

以晉將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緝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

等事晉益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

慎擢為侍御中散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爵

彭城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  
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宦官有妻奇婦人再醮宦官尤奇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官服章蕭氏被命  
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魏書曰諸中官皆世衰惟趙黑及宗之後家僮數百

通於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開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性通率不以閹闈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宦官事幽后后

感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塘人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

用事祐寵幸冠諸闈特遷尚書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

曹加侍中與王獻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

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晏尋拜尚書左僕射進

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為

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卒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堊日駕親送近郊祐養子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魏書曰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嬪即元义甥也後卒於高平鎮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於直谷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大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

費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念其者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其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宜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本族老壽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奸臊聲醜音被於行路

魏書曰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

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罪詔可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



人老壽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  
出二貴人石崇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充州刺  
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黨不蒙  
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鉗耳氏宣武時改為王自晉  
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  
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馮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  
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稱后無咎而稱遇謗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

之罪

冊府元龜曰冲言果爾合死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  
當止黜廢耳

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廢后馮  
氏以幽后譖出俗為尼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

魏書曰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  
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禮

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  
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  
不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  
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勅為之造  
宅增於本旨答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  
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懼為泣下其善奉諸  
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符承祖洛陽氏人因事為閹為文明太后所寵

魏書曰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

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  
承祖任居腹心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恃義將軍佞濁子月餘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家坐事幼下齋室頗解書學後  
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民庶  
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

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獻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實掌為榮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成初坐事為閹稍遷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三

魏書曰整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稱

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考文在懸瓠問宮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於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三

郎騰曾疾篤太后慮或不救遷儀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考明將為臨軒會日大寒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奸謀有餘善騎射意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惲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義害惲廢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考明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

伽藍記載太后哭曰養虎自噬長虺成蛇

義使中常侍賈榮假言持考明書密令防察以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闈共裁判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中生殺之威決於義騰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惟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獲剝削六鎮

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  
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

伽藍記曰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又有一涼風堂

本其避暑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

天下咸苦之死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

初治宅奉車都尉周恃為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

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

成陳屍其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四

愚謂騰不死必誅吉孰大馬周恃惜未知此

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闈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

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

亡之盛莫及焉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

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

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於汲郡

賈餐字季宣酒泉人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宣武

末累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繁與元義劉

騰等伺孝明動靜

本史蕪穢不倫今取魏書正之

右衛奚康生謀殺義太后孝明同升宣光殿左右侍臣

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繁給太后曰侍臣懷恐不

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繁便扶孝明出東

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繁既義黨戚福亦震

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後遂移家屬焉時武

威太守韋景承繁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七十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五

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太后反政欲誅繁以義騰黨與

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繁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

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

養恩若父子累遷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

僕領中堂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

侍貴者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早遂

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

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臯刑入事官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  
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  
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  
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孝明所幸潘嬪  
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敬憚孝莊初進爵為侯卒於衛  
將軍贈雍州刺史謚孝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七

王溫字挑湯趙郡樂城人父莫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凡繼  
叔俱充宦者稍遷中當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  
武崩羣官迎孝明於東宮溫於臥中起帝與保母扶抱  
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家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  
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  
勳御侍中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為閹靈太后臨朝為左  
中郎將給事中樂被病面常黧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

家其夜亡樂初出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  
奏其死為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欣樂時也  
賜帛三百疋黃綾十疋以供喪用七日太后為設二百  
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坐事

魏書曰父雅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腐刑累遷新興太守孝明崩與尔朱榮等議立孝莊及  
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七

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孝明左右靈太后亦密仗  
之通傳意計於帝元義之出二人頗有力太后反政以  
妹故未即誅義時內外喧喧言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  
恐禍及已乃啟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  
已成未及出外義妻知之乃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  
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呈太后讀  
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出暢為頓丘

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獨景嵩存猶大致嫌責考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齊宦者韓寶業盧勒又齊紹泰子徵並神武舊左右惟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朝亦不致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又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鄧長顯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顯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寶業及勒又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六

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顯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飽宮鍾馗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於後主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諛諛發言

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悞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虎門外有朝責愆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却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坐諸責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惟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太府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郎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盧斐

畢義雲

庫狄士文

趙仲卿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題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一仁義二禮制三法令四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助化而不可專行可立威而

不可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

知然考覽前載有時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

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

義悖禮郅都寧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

時弊雖乖教義或有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

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偏性多

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蒞職莫不凜然居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下者視如蛇虺過其境者逃如寇讐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心非疾惡所習辱多無辜察其所為豺狼

不若其禁姦除猾殆與郅寧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

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

暹鄴道元谷楷齊有郎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

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

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

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餘並列于此云

于洛侯代人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呂勝  
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刺殺  
民王羗奴王愈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  
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  
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之分懸道路見者  
無不痛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  
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民乃斬洛侯謝百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三

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于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  
寵與口諍孝文聞而嘉之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  
史以北平陽泥碩學遂表薦之轉為定州刺史坐刑罰  
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  
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弘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  
為狄道護軍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洪  
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

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賜  
死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  
方諸兄珍之等手付洪之遂稱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  
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  
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  
內北連上黨南接虎牢地險民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  
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  
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封汲郡公徵拜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四

大官河西羗胡領部落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  
郡王陸定總統諸軍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往  
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  
之時諸將悉欲盡攻洪之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  
降獻文嘉之遷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  
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刀行者罪與劫  
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  
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

宣告斬決其中枉殺者百數赤龍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于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于朝野初洪之微時娶于張氏聰強婦人也自賤至貴多所補益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遂踈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二妻妬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五

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嘗患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更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適遠家庭如是再三泣數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孝文至是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

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之宴飲醉酣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既富貴赫奕遂棄本屬專赴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也長子神劉氏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孝昌中行相州事葛榮盡殺攻之久不能克會榮見擒以功進爵為公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巡除神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六

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張敫提中山安喜人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皆於靈邱應門間聚為劫害或斬人首射其口或刺人臍引腸遠樹共射之為戲笑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敫提為逐賊軍將未幾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于闕下自是清淨靈邱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溢險多止亡命與為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同黨相率寇盜救提應募



求捕乃以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以功除幽州刺史赦提克己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受納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察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責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差自解慰段氏乃陳真香昔常因假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為臺使心挾前事故拷逼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六

下過極以無辜證成時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往訊狀如前乃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呼妻責之曰濁吾者卿也又恃親安吾終不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其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君人字下納之執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滎陽潁川人性猛酷姦猾好利能事勢家

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贖汚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各敗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洲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癡兒刺史暹然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八

賊所敗單騎潛還禁于廷尉以女伎園田貨元又獲免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  
郟珍字安寶武州鎮人齊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同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盧斐范陽涿人父同前見斐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天

保中累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無問事大小拷掠過度死於大棒車輻下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冰雪上或盛夏酷熱曝之日下枉陷至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皆目為校事

北齊書曰目為盧校書

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杖死

獄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畢義雲小字陔兒東平須昌人父祖暉幽州刺史少羸

俠家在兗州北境嘗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

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

起怨謗曾為司州一吏訟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

襄以吏挾私懷怨並無所問拘吏數人斬之因此銳情

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動

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頗被怨訟有

前汲郡太守翟嵩者故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通嵩

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囑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

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

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

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

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惟遣御史投名

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從娶李世安女為妻

世安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闕迎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眾禮備設克日拜閭鳴驕清路

盛列羽儀所遣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

苟求成婚詎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稱孤

貧亦為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

五品以上今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

義雲署表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又稱私忌不至詔付

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

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

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伺察之先禁其典籤家客等  
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皆罪義雲規報子瑞亦以上  
聞從此讎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規遷御史中丞  
而鄭子默方被任用義雲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  
書攝左丞子默誅解左丞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  
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隋之聽講故欵密無間  
及孝昭大漸顧命傳位武成高歸彥至武都成猶疑元  
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叅審遂與元海等遣進仍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  
也在州先有鏡吹按部行遊兩部並用又軒昂自得意  
望銓衡每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乃作書與元海論叙  
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拾奏之元海  
由此漸疎孝貞遂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  
州私集人馬甲仗將以自防為人密啟及歸彥被擒又  
列其朋黨專擅用是追還帝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  
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

史家富于才士匱乏者多所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宅  
宏壯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  
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  
所答而酷暴殘忍居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  
孽子善昭性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首著籠  
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  
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  
人得佩刀善昭怖奔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帝令舍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三

是蘭子暢就宅推之備陳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  
色貌疑盧姦人所為將加考掠盧具列善昭所捕繫臨  
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朝貴宜為之  
隱乃斬于獄棄尸漳水  
庫狄士文善無人章武郡王干孫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  
東衣冠多奔迎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  
三司隋州刺史隋文授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

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加於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葢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民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帝賜公卿于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啣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帝問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帝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三

戚相送哭聲遍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文聞之令人捕擗垂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帝聞歎曰士文暴過猛虎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初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

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諧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為妻君明士文並為御史所刻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趙仲卿河南洛陽人父剛見別傳仲卿性麓暴有膂力周齊王獻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為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四

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進大將軍隋文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民戰慄隋書曰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民戰慄 愚按鞭吏與鞭民有別北史改之非是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時為之於菟事多克濟由

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

帝許之仲卿因是問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

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

不敢逼潛遣人誘至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

高頴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酋遇

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突厥悉眾至

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

酋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五

餘家帝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

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

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

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年

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

者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

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免官仁壽初檢

校司農卿蜀王秀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

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帝以為能賞

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粟五千石奇瑤雜物稱是賜

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

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

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儀同三司擢拜延

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封梁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六

縣公後從韋章孝寬攻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

郡公隋文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

外必盛氣待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

昵無所容貸女塔京北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無出寧

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

所受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

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職部內劫盜無問輕重悉

禁地穿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絕不得出每

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由是為帝所譴除名式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于此式歔抽刃斬信信避之刃中于門帝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于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七

燕榮字貴公弘農華陰人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受禪進大將軍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民遇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畏若寇讐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許每歲入朝帝許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

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瑛為王宇文述敗之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瑛敗走為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耶撻如舊榮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八

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美輒舍其室淫之貪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帝知之策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怒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帝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賦穢振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舍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

榮死蛆出處

元弘嗣河南洛南人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  
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多怨之  
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之弘嗣不伏  
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酢灌  
鼻或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受木工  
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圖遼東意遣弘嗣造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五

東萊海口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水中  
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  
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  
隴西詔弘嗣擊之值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其  
謀應玄感西恭帝時為代王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  
帝猶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性明辯有幹用煬帝時為恒山郡  
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

下車召數其罪令刻木為大椶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

埋小椶令其人踏心于木椶上縛四支於小椶以棒打  
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  
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  
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召郡內官民小有違違者輒覆面  
于地捶殺之又聞沙門有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  
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  
有淫狀非僅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五

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  
馳鎖之斬于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嚮其肉取之  
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  
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  
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  
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  
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損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

以為有天道矣 隋書論末曰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三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奸惡

費穆

祖珽

李安

尉遲綱

楊約

郭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一

段達

虞慶則

題奸惡

或曰子之為奸惡類何也子曰有故或羽翼權臣而意非已創或姦賊儲藩而事殊上逼以列恩倖則憑浮以列叛臣則情減故子另列奸惡以此雖然尉遲迥弟綱尤甚黨權廢主一不已而再罪極矣綱悖固不掩迥忠然迥忠亦不掩綱悖噫誰云兄弟之政

費穆



內入諸姓有費連氏後孝文改費氏

字朗興代人父萬位梁州鎮將穆性剛烈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元舅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柔然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眾因飢侵掠邊邑詔穆御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柔然遁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魏書曰軍還之後必乘虛復出今欲羸師誘致莫獲

一戰

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于山谷使羸弱為外營誘之賊騎現見餓虜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乃曰今欲選將一人鎮捍誰堪者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為雲州刺史穆招集散叛頗得民心

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都督討平之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及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耳

魏書曰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知公虛實必有輕侮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日恐不待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乃有河陰之事聞者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

魏書曰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穆以南征大都督援之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敗之生擒義宗送闕

進封趙平郡公為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

討平邢杲時北海王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議擊顥時關虎牢將拔屬天穆北度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因召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武宣

愚按北海雖僭當以誅穆為第一快舉若穆謬加贈諡當言爾朱兆意不宜言孝莊 魏書曰穆末路一言禍延替帶死宜哉

言禍延替帶死宜哉

祖珽字孝徵范陽人父瑩見別傳珽神情機警詞藻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四

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

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

頌其文典麗由是聞於齊神武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

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

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柔

然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為時傳

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倉曹雖州局受山東課輸由此

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

年少歌舞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曹元

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

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擣藉賭之以為戲樂

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其妻司馬慶雲女是

魏孝靜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

人逸寢亦緣貨物所致其縱淫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

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而規為倉局密請於陳

元康元康為白之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籤陸子先子先為畫計凡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為察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

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

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藏

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所乘老馬

常稱驢駒又與寡婦王氏姦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

與珽早狎乃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說異老馬年十

歲猶號驢駒一媪耳順尚稱娘子時諠然傳之後為神

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座失金叵羅寶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得之珽髻上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擣捕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不實密問彥深彥深答無是事遂被推檢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六

坊加鉗錮倍徵其穀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又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情珽作書屬家事并云祖喜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呼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錠唯與祖喜二錠餘盡白入又盜元康家

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謹李璩等叔謹以語揚悒悒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捕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又盜官遍略一部時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遂私竄他所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七

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曾侍神武諷所司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外又善音律

冊府元龜曰文宣初受禪未改舊章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音樂上書曰魏代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八

土風未能移俗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音樂器皆委棄之不知採用天興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缺雜以箏羅迴歌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寶嘉大禮皆雜用之此聲所興蓋呂光平西域得胡戎樂因大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孝武時錄尚書長孫稚共先臣瑩等斟酌繕條戎華兼採至於鐘律煥然大備今之制請以為准因採魏安豐王元延明及信都芳所著

樂說而定五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

廣成武不立號所謂雒陽舊樂也

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而醫療尤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終愛其才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過教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配甲坊除珽尚樂丞尋遷典御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教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九

以塗畫進之長廣王湛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武成遊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帝於天保時頻被文宣杖責常銜之而珽於乾明皇建時知帝陰有大志深自結納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顯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

資治通鑑載珽說武成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稱祖陛下萬歲後將何所稱以悅帝帝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欲以為嗣帝以後主嫡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脫宮車一日晚駕何以克終士開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裏宣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也君

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適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微珽乃表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上應天道并上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望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事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

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表裏交通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皆歌謠之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閉倉賑給乃買入後宮帝益怒以刀鐐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

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也珽曰項羽人身亦何可及但天命不至耳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方得至此恐未可輕羽若臣何止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定漢嗣臣位非輔弼以疎外竭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一

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教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阮置珽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為燭目為所熏因此失明帝崩後主愷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

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久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前實賴祖孝徵孝徵心行雖薄然奇略出人緩急可仗且又雙盲必無反意請召取問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珽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瑯邪王計既行漸被任遇又胡太后被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三

北史齊書皆誤作靈太后按靈太后乃魏胡后諡非

齊胡后今正之

珽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尊保太后故事為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太姬亦稱珽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

三國典略曰齊後主在晉陽珽等上言曰昔魏文帝命章誕諸人撰諸皇覽苞括羣言區分義別今臣等

討尋舊典撰錄諸書做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二百六十卷昔漢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錄斯義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訖并目上呈命付史閣

封燕郡公給兵七十人所居義井坊宅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自盲人掌機密全不語我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三

恐誤國事珽頗聞光言又因光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帝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以問珽珽為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解云盲老公是臣多事老母似指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鸞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

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可為領軍明且具奏珽不合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云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為朋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四

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才望人皆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救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使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賍

罪相及并坐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軍領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不問珽日益疎諸宦者更譖毀之後主以問陸媪媪憫默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信為善人故舉之比觀其所為大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五

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先與重誓故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控理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冠百姓多叛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亦不聽鳴吠敵無所聞見莫測其故或疑人走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

誼天敵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  
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敵先聞其言謂  
不能見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乃解圍  
去時提婆憾珽不已欲令城陷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  
且守且戰十餘日敵竟奔走城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  
書郎珽出即見廢免次子君彥別見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六

史襄武縣公

愚考唐書蔚即周八柱國李虎子

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少司右  
上士隋文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  
為儀同安叔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招謀害  
帝誘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  
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可背手遂陰白之及趙  
王等遇害將加官賞安頓首曰

隋書載安言曰叔父無狀為凶黨盡感覆宗絕祀其  
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

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隋文  
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隋文亦  
為安隱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  
臺縣男及即位累遷至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  
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舟必輕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七

無備夜襲可破也安率衆為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  
進上大將軍再遷鄧州刺史求為內職帝重違其意除  
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  
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  
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鹵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  
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璋始自  
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  
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一

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  
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  
史趙郡公李安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  
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  
之無已但念事涉其親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  
反覆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  
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叔侄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  
得正理宜錄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柱國以哲  
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  
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歎欵悲感不能自  
勝先患水病遂疾甚而卒諡曰懷子璩嗣少子孝恭最  
知名

愚備考唐書宗室傳方知璋孫為江夏王道宗安子  
為河間王孝恭不過唐人作隋書欲為兩家和解耳  
恐多飾辭雖然道宗與孝恭同朝時何以遂爾默默  
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九

子嘗論曰謬哉李安阱叔璋于死也夫當周將季時  
楊堅實以丞相專政將移周鼎其反乎彼安以襄武  
公爵襲自父蔚者從反正與誅反正與曰誅反正則  
幸也為我先唱者有叔璋在其以梁州刺史與趙王  
招圖堅而約安弟哲內應者正也乃哲猶曰寢之則  
不忠言之則不義而安獨曰丞相父也不可背則試  
問堅以周外戚肆焉謀篡而吾與合謀者忠乎抑義  
乎又問招以周親藩奮然誅篡而吾與協誅者不忠  
乎抑不義乎奈何以璋反告而致之死則請正言詰  
安曰若而父蔚至今存今將執向彼周上公也非討  
堅曷報君父恩夫叔志猶父志當父命奉而奈何獨  
父一權相謂他人父背甚醜哉安也將殺璋後遂絕  
無怙怙狀而以位高金多揚揚自詡乎則人猶得指  
而唾之曰若國賊負君若家賊賣叔耳胡始辭賞則  
泣辭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胡繼受封則又  
泣辭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巧哉安也以厚顏

硬口文其忍心幾何不使旁觀者見此謂安實愛叔  
特以義奪愛而無情數行遂掩忠逆而倒置之乎夫  
李崇以叔穆附堅故亦勉附堅然猶慨然內恨以國  
難不扶無顏處世為言是崇雖身反猶不古反而安  
獨身與舌俱反反者安耳豈叔璋耶若崇叔穆者乃  
真反也

尉遲綱字婆羅代人父侯亮尚周文帝妙昌樂公主綱  
少孤與兄迴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迴綱與母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子

主留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  
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  
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驚奔綱與  
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周文方得乘馬

周書曰九年春太祖敗於芒山人心離解綱勵將士  
盡心翊衛

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縣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  
軍及帝將圖周文

本史言帝有異謀以君圖臣何云異謀今改正之

言頗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備俄引兵廢帝立  
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迴伐蜀從周文  
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  
蜀俄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  
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  
獲其三母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  
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子

馬又與晉公護引兵廢帝

嗟乎是皆宇文泰之教廢汝君者甥綱廢爾子者亦  
甥綱若死泰有知當嘆作法自敝

明帝即位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  
戶歷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伐乃配綱甲士  
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  
帛及錢穀等增邑褒之陳公純等聘皇后阿史那氏于  
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境首三

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卒京師贈太保諡曰武

楊約字惠伯弘農華陰人父敷兄素見別傳約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竟為宦者性如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于約而行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帝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王意說之曰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執政公雖自託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何以取庇今太子失愛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撫掌曰吾智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

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晉王為太子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大將軍及文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先矯詔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今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捨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悴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徵入朝未幾卒無子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

隋書曰周武帝伐齊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王大戰晉陽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起義從韋孝寬攻之以功

隋書曰迥猶子青州總管勣率青齊之眾助迥敗

勣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追破之執祐于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勣惇皆逸行至濟州據其城又累破其餘黨于濟北授上柱國進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勣復姓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鹵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召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家衍親備船棧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

奏帝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

常勞轉運衍乃遷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民免

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楊

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先屯京口與賊戰貴州南

敗之仍平東陽永嘉宣城黠歛諸洞授蔣州刺史行臨

下倨然事上甚卑晉王愛旼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

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

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復梁陳之舊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瘵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帝崩漢王起兵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

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行能揣帝意阿諛  
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行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  
日一視事無效高祖劬勞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  
行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  
左衛大將軍諡曰襄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始三歲襲父爵  
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為丞相  
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以擊高智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功遷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大業初以藩邸舊  
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  
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  
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段姥後用郟令揚善會  
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冰那  
俄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眾寇掠燕趙達率冰  
那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怯懦不能因機決  
勝唯持重自守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光

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  
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世充為密敗密進據北邨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  
書韋津拒之達見敵盛不陣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  
于陣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東恭帝為主署開  
府儀同三司魚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達  
預焉已陰告世充達為內應及事發迫帝送文都于世  
充世充甚德達既破密又諷帝禪位世充僭號以達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本姓魚甚先家靈武世為北邊豪  
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沁源縣公慶則雄毅倜儻身長八  
尺有膽智善解甲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  
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傳  
介子班超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行參軍襲父爵越  
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頌與盛謀須文  
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

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

此處當入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隋文從之一事  
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  
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  
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  
邀賊為鹵所圍慶則按營不救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  
八九帝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  
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強初欲充禮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元

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  
弟葉護乃拜詔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  
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  
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  
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  
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  
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楊素曰  
皆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破石若非

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

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曰臣蒙養  
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出慶則  
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  
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  
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  
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無行意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命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元

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  
言慶則不欲此行聞于帝先是朝臣出征皆親宴賜遣  
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  
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  
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  
柱因告慶則謀反按驗之伏誅拜什柱大將軍慶則子  
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  
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

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  
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或告其不  
軌遂見誅

愚按虞慶則世為周臣乃勸隋文盡滅宇文氏何以  
不入傳內宜加赤族之誅用洩故君之痛僅父子駢  
首何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手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僭偽

夏赫連氏

燕慕容氏

後秦姚氏

北燕馮氏

西秦乞伏氏

北涼沮渠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題僭偽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  
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  
前王迹未顯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為傳編之四夷  
有欺耳目無益綱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  
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  
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  
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餘不相關涉

皆所不取至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  
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

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孫北部帥劉猛從  
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  
因以號為姓虎父詰升爰代領部落升爰死虎代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陋頭代密謀  
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  
辰代衛辰務桓第三子既立遣子朝獻昭成妻以女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辰潛通秦王苻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  
去秋來堅許之後背堅專心歸魏舉兵寇堅堅遣其將  
鄧羗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  
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破之遂走奔堅堅送還朔方遣  
兵代戍昭成末衛辰導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  
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劉庫仁堅  
後以衛辰為單于督攝河西雜類也代來城慕容永據  
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

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  
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  
遣子直力鞬寇南部衆八九萬道武軍僅五六千人為  
所圍帝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  
直力鞬單騎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  
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政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  
留公度南至白鹽池鹵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  
擒直力鞬衛辰單騎遁為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亡誅其族類並投於河  
資治通鑑曰誅其子弟宗黨五千餘人噫他年高  
洋殺道武後七百餘人亦投於河矣  
衛辰第三子勃勃奔薛于部帥太悉伏明元改勃勃名  
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與高  
平公破多羅沒奕于妻以女  
魏內入諸姓有破多羅氏孝文改潘氏即此  
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



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踰勳舊興弟濟南公邕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有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收其藝用與共平天下何不可乃以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不可興乃止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勃勃襲殺沒奕干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勃勃恥姓鐵弗改為赫連氏自謂藏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四

鐵伐謂族剛如鐵皆堪伐人宋武帝以晉將政長安勃勃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宋武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勃勃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闕駝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郡性驕虐視民如草蒸土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者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凡工匠數

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勃勃勃遣子太原公昌破瓚殺之以昌為太子始光二年勃勃卒昌僭立昌一名折勃勃第二子既僭位改元承光太武聞勃勃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駕次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攻具一時俱往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

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決戰有餘攻城不足遂行次黑水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言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徐往內外擊之有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悅觀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左右持之帝墜馬賊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六

及入城奔上邽遂克其城初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堅可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謂左右曰蕞爾小國用人如此欲不亡得乎侍御史安頡擒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秦王

宋書索綯傳曰壽嘗使昌侍左右與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其不可近壽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

坐叛走格殺昌弟定小字直犢勃勃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羣狐百數鳴于側定命射之無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吐吐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七

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眾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眾潰被創單騎遁收其餘眾西保上邽神麈四年為吐谷渾慕容瓚所襲擒定送京師被殺

西燕慕容永慕容廆弟運孫廆據遼東稱燕王傳子就就傳傳稱帝于鄴僞卒于暉立既為秦王符堅所并永徒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于市及堅敗于晉慕容冲乃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冲攻堅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安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眾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為燕王改年昌平冲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覲為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眾攻韜

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戮之韜懼出奔恒營恒立

慕容冲子望為帝改年建平眾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梁秦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後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與垂絕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

十六國春秋曰永告急道武道武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率騎五萬東渡河救之岳等未至而永部下大逸豆歸等已開門納垂兵 愚按若去此一段則永與魏無涉其傳可削矣今補之  
永敗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晃第五子甚見寵愛常目謂諸弟

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  
道業思遇踰傷傷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  
名缺外名慕卻缺內實惡之尋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  
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傷平中原  
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傷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  
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嗣主暉西奔  
秦苻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  
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不聽行至洛陽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

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  
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建興繕宗廟社稷於  
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來聘三年道武遣九原  
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來聘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于  
垂垂又遣使來聘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  
遣索名馬道武不與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  
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  
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

謂人曰此眾既并終不能久蓋知道武之興而不敢言  
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自號大  
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臺  
釗奔慕容永於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  
有釁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  
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  
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  
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至五原道武斷其聞問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其從人詭告曰汝父已死何不速還寶兄弟聞之憂怖  
以為信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  
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  
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于他鄉委骸草野為  
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焚舟夜遁時河冰  
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  
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  
西北風動是魏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

魏書曰寶乃使人防後因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莫為盡心行十餘里皆解鞍寢不覺大軍且近

其夜帝分部眾軍齊進東西為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枝無聲昧爽眾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眾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馬皆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擒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躁兵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弟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還卒于上谷寶儲位寶字道裕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為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仁明之主處難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儲位年號永康遣麟

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

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珪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逆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眾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漢拒之寶南走奔薊漢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婿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弑之及子策等百餘人賴子盛伺間殺汗得復國盛傳叔熙而亡姚興字子畧後秦主苻萇子萇據長安稱帝國號秦萇卒興秘之既滅秦主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儲稱皇帝年號皇初又改弘始道武天興元年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

于興

魏書曰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奕干奕干棄部衆率千餘騎與赫連勃勃奔秦州追至瓦亭長安震懼興大議為寇其臣咸以為不可興不從

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道武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三百闚軍為前鋒長孫肥所擒匹馬不反平退走帝急追及柴壁圍之興悉舉其衆救平帝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距興入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阮南四十里逆擊興興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四

魏書曰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百斬首千餘興退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

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擒之又令緣汾帶岡樹

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空為壘以自固

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為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壘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平糧盡窘急夜悉衆將突西南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五

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泅水鈎捕無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舉軍悲號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闌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闌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

八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興卒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送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長子以跋父女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從昌黎家于長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脩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雲以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

百官號年太平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部落頗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跋留不遣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脩職貢

魏書載穆言曰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違禮致忿敗道也若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脩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攻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克而還神麈二年跋有疾其太子永先死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次子翼為太子攝國事勒兵備非常跋妄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入跋驚怖卒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子百餘人悉為弘殺弘字文通跋省弟跋立為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司徒及自立與南宋通

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兵遼東成  
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徒其人三萬餘家于  
幽州尚書郭深勸之歸城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  
曰負蒙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  
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  
慕容氏子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逸相  
謂曰禍將至矣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  
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遞入朝太武封崇遼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六

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判  
史武官征鹵以下弘遣其將封羽率眾圍崇太武詔永  
昌王健督諸軍救之羽以九城降徙三千餘家而還弘  
遣尚書高顯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太武許之徵其子  
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

魏書載訓諫曰今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  
舉將慮危亡夫以重山之險劉禪啣壁長江之難孫  
皓歸命今吾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然後收離集散

厚布恩澤分賑倉廩勸課農桑庶大業危而更安可  
以永保社稷

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威削上  
下危懼弘太常陽暉復勸弘請罪乞降令王仁入侍弘  
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  
率眾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  
狼夜繞城羣噪如是終歲又有鼠集于城西闌滿數里  
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九

一旬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  
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  
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荅讓之高麗乃處之平郭尋徙北  
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  
取王仁為質弘忿怨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  
殺之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遜朗子熙在  
外戚傳

乞伏熾盤西秦王乾歸子乾歸兄國仁始稱河南王傳



于乾歸乾歸為國仁子公府所弑熾盤討殺之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永康後襲禿髮得擅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實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君奕世英武士馬精強賢能為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事之乃遣莫者胡等入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太武許之及統萬卒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言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

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卒于慕末立慕末字安石跋改年永弘其尚書隴西卒進賫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

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畜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籬籬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畜什畜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畜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于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末衛武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麌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盡為定所殺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羗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魯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初復廷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為中田

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為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乾歸於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眾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年稱神璽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丞然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為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眾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眾情怨憤皆涕泣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月西涼李暠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剋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閣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

祖斬之及聞晉滅秦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于晉泰常中蒙遜克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于宋并求書宋文帝並給之

南宋書曰蒙遜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並賜之

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麈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魏書載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獻聖鍾運多艱九服紛擾車書未同上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面臣自欣投老得親威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途寇險竟不仰達為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措往年侍郎郭祗等還奉被詔書三按之恩始隆萬里之心有賴誘勸既加引納彌篤然商胡後至奉公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實融知命之美願惟

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若萬國來庭百辟陛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莫表至惑羣后貽慮公卿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啓聖姿幼登天位方將振神綱以掩六合酒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茶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羗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為冊書褒賞之

魏書載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疊耀重光不殞其舊運於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縣然時運或否雰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闕西大檀陸

梁於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屢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允渠震服強獮四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畧深遠與朕協同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時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眾星拱極之道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貢珍愛子入侍勲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為藩輔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啓南陽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封王為涼王王受茲素土直以白茅用建冢社為魏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帷幄出征不懷登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伏鈇秉旄鷹揚河右遠祛王畧懷柔荒隅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崑

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署  
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選武官撫  
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  
叙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卒詔遣使監  
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于刑戮閭庭中略  
無風禮第三子牧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南宋書作茂虔

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  
南宋書載元嘉十一年茂虔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為  
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謚號無以休  
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芟夷羣暴情灑區夏暨運鍾  
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丕之永祚功名  
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請名之路無階懿迹雖弘  
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按謚法克定

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

標榜稱述實兼斯義輒上謚曰武宣王若允天聽垂  
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文帝優詔答之即授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  
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十四  
年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  
三國總畧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  
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  
傳二十五卷亾典七卷魏駸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  
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玉曆三合記  
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曆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  
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皆賜之  
恩每嘆魏孝靜以好文學亾國不知有先之者即  
魏滅之沮渠牧捷是

先是大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卒牧捷述  
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大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又遣李順拜牧捷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  
域羗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捷以無功受賞乃留順表乞安  
平一號優詔不許牧捷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  
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捷  
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捷母宜  
稱河西國太后公主于國內稱王后于京師稱公主詔  
從之牧捷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元

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  
侍牧捷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  
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捷雖稱藩致貢內多乖悖親  
征之詔公卿為書讓之數其罪十二

魏書載書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  
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  
又受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  
志在懷遠固違聖畧初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

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  
也北託叛鹵南引仇池憑陵谷軍提挈為姦罪七也  
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  
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  
愆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  
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  
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先令後誅王者之典若親率  
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元

觀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悔悟身死族滅為世  
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官軍濟河牧捷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  
出迎求救柔然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城南敗退駕  
至姑臧遣使喻牧捷令出牧捷聞柔然內侵善無幸駕  
返旆遂嬰城自守牧捷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  
武引諸軍進攻牧捷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  
捷與左右文武面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

家于京師

魏書食貨志曰世祖平牧捷見河西水草善乃以為  
 牧地畜產孳息馬至二百餘萬匹囊駝將半之牛羊  
 無數高祖即位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  
 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年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漸  
 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而河西之牧彌滋正光  
 後喪亂遂為羣寇盜掠

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于燉煌城東門忽不見其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電震所得石丹  
 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  
 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捷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  
 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捷立果七年滅初牧  
 捷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捷姊共毒公  
 主太武遺醫乘傳救主得愈帝徵李氏牧捷不遣厚送  
 居于酒泉帝大怒既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  
 妃禮葬又為蒙遜置守家三十家授牧捷征西大將軍

王如故初官軍未入牧捷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

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民因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  
 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究其事  
 搜其家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捷父子多畜毒藥前後  
 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  
 顏始罽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  
 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  
 蒙遜寵之號為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蒙遜諸女子婦皆往授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  
 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  
 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惟萬年及祖以前降得免  
 是年又有人告牧捷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  
 就公主第賜牧捷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  
 哀王及主薨詔與牧捷合葬

據本史李惠傳公主曾改適惠父蓋何顏與牧捷合

葬

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武威公主蒙遜子秉  
字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  
至京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披  
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捷之敗弟樂都太守  
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捷弟  
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潔守酒泉真君初  
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太武詔  
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  
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  
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  
西擊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  
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  
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  
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  
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

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柔然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  
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因留高昌

南宋書曰無諱據高昌遣常侍汎備奉表獻方物太  
祖詔曰往年猾鹵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  
不守淪陷鹵庭累世著誠以為矜悼次第無諱克紹  
遺業保據方隅係心闕廷踐脩貢職宜加朝命以褒  
篤勲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五年夏無諱病卒安周立

南宋書曰二十一年復授安周如父官世祖大明三  
年安周奉獻方物

為柔然所并

愚按北史刪去劉淵石勒等傳與魏無涉者其當今  
所存內尚有前燕慕容廆僞暉後燕慕容威熙雲  
西燕慕容泓冲南燕慕容德起後秦姚萇西秦乞伏  
國仁乾歸皆與魏無涉且已詳晉書而為北史所未

刪者今皆削之從實且去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三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八

百濟

勿吉

契丹

豆莫婁

室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題四夷高麗等國

蓋天地所覆載至大日月所照臨至廣萬物內生靈蠢而禽獸多兩儀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憑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嶽作鎮此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



河此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所稟若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八蠻充拓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狼而好亂強而旅拒弱而稽首其揆一也秦皇鞭撻天下隳武遊方漢武士馬強壯肆志遠畧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紀夷狄也炎方朔漠天所以限南北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功殫人力而從欲顛墜之蒙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自北徂南裁猶穴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孳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割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

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曰朱蒙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養馬朱蒙始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馮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人又謀殺之其母告朱蒙朱蒙乃與烏引烏遠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成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朱蒙得渡魚鼈乃解追騎不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統并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諳及長知朱蒙為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卒子如栗立如栗卒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史料曰諸國本末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者削之諸傳正體宜云某國出某氏後已詳某書

某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了無煩判判惡謂諸國初起大畧亦不可盡芟今節而存之

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官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曾孫位官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為似其曾祖官故名位官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曹魏正始三年位官寇遼西為幽州刺史母邱儉所敗玄孫乙弗利利子劍與慕容氏相攻擊尋敗後為百濟所殺太武時劍曾孫璉始遣使詣安東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

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三倍於曹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燕王馮弘率眾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詒璉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正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邳等議待

後舉乃止而弘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  
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  
旨許之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感其  
左右之說謂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滅其國殷鑒不  
遠宜以方便辭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  
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更聽選宗淑璉  
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奉詔會獻文崩乃止孝文帝時璉  
貢獻倍前報賜亦稍加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齊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五

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蕭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  
朕方欲興滅國于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  
遠通篡賊豈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  
還藩其感怒思愆祇承明憲轉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  
十五年璉卒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東郊

資治通鑑曰帝為制素委貌布深衣

遣謁者僕射李晏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  
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

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  
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觀  
郊邱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  
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于東堂引見其使為悉弗  
悉弗奏曰高麗繫誠天極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  
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  
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遣國內二器所以不  
登王府實兩賊之為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六

九夷黜鹵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  
卿主務盡威懷之畧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  
神龜中雲卒靈太后為舉哀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  
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晏為  
鎮東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年光  
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  
江法盛等送京師晏卒子延立孝武初詔加延使持節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

麗王天平中詔加廷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廷卒  
子成立訖武定已來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  
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  
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  
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救柳曰若不從以便宜從事及至  
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  
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卒于湯立乾明元年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七

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  
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  
軍遼東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  
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  
著隨山谷而居衣帛及皮土地薄瘠蠶農不足自供故  
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涇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

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外復有國  
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  
十城皆置官司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  
大對盧有太大使者有大兄有小兄有竟侯奢有烏  
拙有太大使者有大使者有小使者有褥奢有騎屬  
有仙人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  
陵奪而自為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護人皆  
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冠曰燕骨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八

用紫羅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  
履婦人裙襦加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  
與中國畧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疋殺五  
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  
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焚而斬之籍沒  
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及公私債負皆聽憑其  
子女為奴婢償之用刑既峻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  
篋築橫吹蕭鼓之屬吹簾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涇水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九

王秉彜舉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為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揮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俗共室而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為飾好躡踏食用俎凡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聚戲無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者即為之男家送猪酒無財聘禮或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為賣婢死者殯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之去信佛法收鬼神多淫祀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朱蒙云隋平陳湯大懼陳兵積鼓為守拒策開皇十七年帝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

誠節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意欲不戒故為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旬猜疑密覘消息慙慙曉示許其自新隋書又載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內皆為朕臣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即朕良臣何勞別遣才彥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服謂朕何也王必盡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殘害民庶使掠邊境朕前後戒敕不從朕言以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通冠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嘆憾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乃爾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慙慙曉示許王自新耳務得朕懷自求多福

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為  
上聞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  
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為王明年率鞍鞞萬餘  
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  
為元帥縱水陸討之詔點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  
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  
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薰土臣云云帝乃罷兵待之  
如初元亦歲修朝貢場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一

啓民可汗並詣闕貢獻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  
七年帝將討元罪

資治通鑑曰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  
馬以供軍後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  
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  
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值數百錢所  
運米或粗惡令民糶而償之又發鹿角夫六十餘萬  
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儉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

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  
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  
延生於是始聚而為盜 隋書五行志曰大業四年  
太原廩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廩  
中馬無故自驚因致死帝令巫視之巫者知帝將有  
遼東之後因希旨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  
兵伐高麗帝大悅因釋主者又食貨志曰帝將征高  
麗有司奏兵馬損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二

市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息則斬使人馬匹  
至十萬 資治通鑑曰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  
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  
南排攔手三萬人四遠奔赴如流又敕河南淮南江  
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  
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車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  
及舟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  
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這常數十萬人填咽于

道日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道天下騷動

車駕渡遼水止營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領兵于其城下  
高麗出戰多不利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救諸將  
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  
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  
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不利  
遂班師是行也唯于遼水西拔賊武厲遜置遼東郡及  
通定鎮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三

隋書食貨志曰是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  
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又因疫疾山東尤甚所  
在皆以微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民雖困弗恤也  
九年帝復親征

資治通鑑載帝謂侍臣曰高麗小國侮慢上國及拔  
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鹵乎

詔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軍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揚  
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

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蓋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  
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  
亦困斃遣使乞降送斛斯正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  
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拘  
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四

資治通鑑曰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受勲者多  
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六品次奮武宣德綏遠懷仁  
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  
千人得勲者僅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勲一戰得第  
一勲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第  
一勲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陣而無勲者四戰進一階  
亦無賜仍議伐高麗將士無不忿怨  
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國蓋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  
姪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  
降感故有娠王舍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

之不死後徙馬欄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  
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  
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  
馮東明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初以故地漢遼東  
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  
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  
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居曰居拔城亦曰  
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五

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  
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為健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  
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一品五人連率三十  
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  
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包帶固德九品赤  
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  
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尅度十六品皆白  
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

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  
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  
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  
交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  
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  
以連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部郡有將三人以德率  
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  
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六

國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  
翅戎事則否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不加粉  
黛女辨髮垂後已出嫁則分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  
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受墳史秀異者頗  
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  
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筥篥等笙笛之樂投  
壺博捕弄珠握墮等雜戲尤尚奕棋行宋元嘉應以建  
寅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  
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  
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  
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  
屬多同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八族  
沙氏燕氏劬氏解氏真氏國民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  
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  
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七

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  
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  
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劍輕廢邦好陵  
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劍首自爾以來莫敢南  
顧迨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滅遂見凌逼構怨連  
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逮遣一將來救臣  
國當奉送鄙女執箒後宮并遣子弟牧園外廢尺壤匹  
夫不敢旬有

魏書又載其表曰今種有罪國自魚肉大臣戮殺民  
庶崩離且其士馬有馮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邱之  
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當率所統承風響  
應且高麗外慕隗囂藩捍之辭內懷允禍豕突之行  
或南通劉氏或北約柔然共相唇齒謀陵王畧涓流  
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必貽後悔

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視  
之非高麗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八

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實驗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  
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邱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  
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凌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何  
憂冠讎前因遣使浮海撫荒外之國積年往而不返存  
亡連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物不可  
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別具旨又詔曰  
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  
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

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  
過安等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  
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  
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  
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卒子餘  
昌亦通使命于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為使持節  
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九

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  
年齊滅餘昌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  
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  
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航牟羅國得還經百濟昌資送  
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  
來往至難今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  
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與遼東之後遣奉表  
請為軍尊帝下詔辱其賜而遣之高麗頗知之以兵侵

其境餘昌卒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  
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  
高麗動靜然璋又內與高麗通和挾詐窺中國七年帝  
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  
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  
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際  
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  
海行三月有航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十

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  
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後來適馬韓割其  
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曰秦韓言語名物似中國人名  
國為邦方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  
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一人之世世相傳辰韓不  
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始  
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將母邱儉討

高麗破之奔沃沮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為新羅亦為

斯盧其人雖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

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逃海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

庸于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

盛因襲百濟百濟征高麗國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

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

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于貴如相國次伊尺

干次迎干次破稱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史奈摩干次奈摩干次大舍次

小舍次吉士次大馬次小馬次造位外有郡縣文字甲

兵同于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峰戎羅俱有屯管部

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

設宴會班賚郡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

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

尚畫素婦人辨髮繞頸以雜絲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

食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

隋書無大兄二字

死有棺斂葬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

甚良沃水陸兼種五穀果采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

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接壤百濟亦

不能圖也

勿吉國

隋書作靺鞨

在高句麗北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人勁悍於東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

五千里旬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

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

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

水濶三里餘名達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末

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饒勇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

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

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

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不過三千而  
 黑水部為尤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蕭慎氏也  
 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喘吐國  
 南有從泰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渡  
 汗行經山者以物或去上有熊羆豺狼皆不害人人亦  
 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屋形如塚開口向  
 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  
 粟麥稊菜則有葵水氣益生益木皮上亦有益池其畜  
 多猪無羊爵米醞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  
 衣猪犬皮裘頭挿虎豹尾俗以溺洗手面初諸夷最不  
 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一

魏書於執女乳而罷下有便以為定句語意方明

其俗淫而妬妻外淫人告于其夫夫必殺妻後悔之必  
 殺告者由是姦淫事多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  
 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  
 獸中者立死養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

之家土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貉貊食其  
 肉多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  
 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舟溯難河西上至太沔河沈  
 舟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連河龍自云  
 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  
 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是藩附  
 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來道取得本舟汎  
 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旁有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四

莫盧國覆鐘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  
 黎余國拔大和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  
 國前後各遣使朝貢太和十三年勿吉遣使貢楛矢方  
 物於京師七年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  
 年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正光貢使相等爾後中國  
 紛擾或不至延興二年

愚按延興乃魏孝文初即位年號何以反列景明後  
 必誤

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為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帝戒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帝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五

粟末白山為近場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拜帝嘉之賜以錦衣褒寵之及遼東之後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故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得免至高陽沒于王須拔未幾逃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故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

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眾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駕南還十數年間諸軍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遠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六

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僻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今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變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以後歲常貢獻至武定以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

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鹵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燕慕容晃所破俱竄松漠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并與庫莫奚分往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居和龍北數百里為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訖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末歸言國家之美心皆欣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為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十七

陵部曰連部匹濼部黎部土六千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易於龍和密雲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柔然謀欲取地五千以分之契丹惱怒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飢孝文聽其入市雜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因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氊為上服人給青氊兩疋賞其誠款

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常不絕天保四年九月

契丹犯塞文宣親戎至平州北討遂西趨長整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趨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鹵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其別部所鹵生口皆分置諸州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哀以為不壯但置屍山樹上經三年後收其骨焚之因酌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十八

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使我多得猶鹿其無禮殞罵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

隋書曰六年其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此必北史脫簡不然下所載責讓何事

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後契丹別部出仗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

隋書以見來憐之為納之宜依隋書又曰開皇末其

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 如此方與下接此亦北  
史脫簡

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令給糧還本部救突  
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  
正北二百里依託統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  
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  
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議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  
鉢畧可汗遣土屯潘埜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九

新唐書曰大業初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  
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  
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前角而  
止非公使無走馬已純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自是  
突厥酋長入謁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  
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之曰詣柳  
城與高麗市易敢言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引而南  
過鹵營百里夜還陣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

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盡殺之以餘衆還帝  
大喜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有文武才朕自舉之  
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為失蓋契  
丹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為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  
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吸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  
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天周圍三百里又北行  
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九

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土下  
濕語與庫莫契丹且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  
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  
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二殺人者責  
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  
為婦人飾穿挂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不嫁父母死  
男女聚哭三年置尸林樹上武定二年始遣使張萬豆  
代等獻其方物

冊府元龜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營州刺史王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圍其首帥因厚禮遣之室韋遂獻款朝貢不絕

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後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恒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窮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一

貨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喘咄猶首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立之其俗丈夫皆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蓬蔴為屋如突厥種車狀渡水則束薪為筏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匡廕則屈木為室以蓬蔴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為藉婦人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鞣鞞同俗婚嫁之法二

家相許軌盜其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歸家待孕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與共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統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阮穿騎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二

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人眾多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桦皮蓋屋餘同北室韋依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恒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婁之東 室婁隋書作失韋



東至于海方二千餘里人皆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冠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時必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陌之地也

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各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三

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好射獵樂有瑩篋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水皆注于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歎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彼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各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四

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壘塹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二十六間瑊刻禽獸多闕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焉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一村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烏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為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闕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

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瑤施劍懸珠於頸織藤  
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  
薄小多以角角補助之編紆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  
獸令左右與之而導從不過十數小王乘机鏃為獸形  
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錢諸洞各為部  
隊不相救護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  
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  
收取戰死者聚食之仍以觸躄將向王所王則賜以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五

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  
科決犯罪皆斷於焉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  
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  
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  
時節候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胡亦有小  
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  
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點手為蟲蛇文  
嫁娶以酒珠貝為聘或男女更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

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  
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麩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  
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呼名方飲  
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踴蹄一  
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  
氣將絕舉至庭前親賓哭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  
裹以葦蓆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  
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六

尤多猪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焚引水灌之  
持一錘以石為刃長尺餘濶數寸而擊之宜稻梁黍黍  
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未有楓栝樟松楸枹柅梓竹藤果  
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神祭以  
看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  
或懸觸醜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  
所居壁下多聚觸醜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  
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夏二時天清風靜東望

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流到流求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龜龍嶼又一日便至流求

隋書曰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一

語遣人慰諭之

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燬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寶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居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魏志所謂邪馬臺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又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

僂耳相近俗皆支身自云泰伯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歷行朝鮮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又南千餘里渡一海濶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渡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隋滅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難彌遣

使詣闕文帝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二

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跣跣坐日出便停理務謂委我弟帝曰此大無義理令改之王妻號難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服飾男子衣裙襦其

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足士庶多跣足不得用  
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  
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用錦綵為之以金銀  
繡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襍織竹為  
梳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弓稍弩鑽斧  
漆皮為甲骨為矢鏃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  
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  
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旬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九

竟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  
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謂理曲者即手爛或置  
蛇甕中令取之謂理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  
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皆掠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  
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  
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餘節畧  
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搏菹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  
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

百餘頭族無盤俎藉以擗菜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雅  
風男多女少婚嫁不娶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  
夫家必先跨火

隋書火作犬

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樽親賓就屍歌  
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責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  
及葬置屍舟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蘿山其石無  
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

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乃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  
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以  
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  
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  
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  
清使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郁使麻國  
迫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

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  
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  
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  
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  
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  
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風雖綿邈山海易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一

道御殷夏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  
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遠東  
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  
術愛樂墳史游學于京都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  
括遺風孰能致斯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邦可行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僅楛矢之貢已乎  
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畧洵開皇之末  
方征遠左天時不利師遠無功場帝承基志苞宇宙頻

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  
戰捷四海駭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  
德者昌務廣地者亡遼東之地不列郡縣久矣諸國朝  
正奉貢無關於歲時場帝震而矜之不能懷以文德遂  
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  
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若  
巨莫虛地豈干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  
莫顯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二

隋書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場帝規模宏  
侈裝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親出玉門置伊  
吾且末而關右暨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  
虞遠東告捷必將修輪臺戍築為壘城求大秦明珠  
致條支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傲哉夫一人失  
道則億兆罹毒若深思即敏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  
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宜及江都之禍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蠻之種類蓋盤瓠後在江淮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穎往往有焉曹魏世不甚為患至晉末稍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表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油菜以南八萬餘落

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王  
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子

桓玄篡逆不足論以桓彝之忠而有後亦可喜也

初玄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竄大陽蠻中遂  
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

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  
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

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遷洛師停是時齊征南將軍直閣將軍蠻首田益宗率

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  
餘內徙求居大河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有沔北地蠻

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辛謚曰剛  
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

陽蠻首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  
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鸞等聚眾攻逼潁

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

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荆

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  
崇揚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善擁七郡

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攻梁其雍州以東  
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

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遣使歸附永寧初東荆州  
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

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鄒道元檢置之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興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荊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  
三年梁遣兵攻江沔破掠諸蠻民間擾動蠻自率二萬

餘人頗請統帥為聲勢乃給叔興一并威儀為之節度  
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

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  
將軍樊石廉背梁來請援叔興與石廉督蠻夏二萬餘

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  
立清水戍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為抄掠之基叔興遣

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表請不諫東荆許之梁人每有  
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  
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  
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  
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  
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  
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  
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後未  
許會超秀沒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  
叛二荆西鄂蠻大擾動斷三鴟路殺都督寇盜至襄城  
汝水民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為前驅  
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又有冉氏  
向氏田氏厥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  
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

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十  
一年蠻首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蠻帥杜青和及沔漢  
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杜青和自稱巴州  
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反攻圍東梁  
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  
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督淮北  
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  
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首宜民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田興彥北荆州刺史梅繼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  
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後  
巴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  
應之向五子玉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  
文帝榮復據荆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并隣州刺  
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敦潘和李遷哲等討  
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冉令賢向五  
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莘遂相率作亂前後



遣開府元契趙剛等搃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喬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峻城池嚴設杆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置立十城於江南險要之地遠結涪陽蠻為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涪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一

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毛羽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其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為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

招誘伯犁等結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為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便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效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獲而斬之司馬喬又別下其二十餘城復蠻帥冉三公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一

騰乃積骸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蠻望見輒大哭自此狼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勝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喻之五子王猶不從騰又遣王亮屯坪司馬喬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遏其走路賊大駭乃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勝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酋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于

巫縣信陵柿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天和六年蠻渠  
冉祖意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閻討平之自此羣蠻  
俱息不復為寇

獠者南蠻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  
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  
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  
阿等之類皆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居其上名曰干闌  
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遠相統攝父死子繼若中國貴族獠王各有鼓角一雙  
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不敢遠行能臥水底持  
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埋之性同禽獸至  
于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  
走避外求得一夫以謝其母母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  
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夫而已親戚比隣指  
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指捕逐  
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隸不敢稱良

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楮持牙不識弓  
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  
大夫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  
美鬢髻者必剝其面皮籠之于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  
祀之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供祭鑄  
銅為器大口寬腹名銅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  
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梁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  
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  
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之梁  
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  
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達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  
史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  
羊祉為梁州傳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  
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眾屯孝子谷祉遣統  
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

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屯固門川社遣征鹵將軍  
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傅豎  
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叛勾引梁軍圍逼晉壽  
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  
至莫不欣然拜迎乃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為梁州並  
無德績諸獠苦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  
州統諸獠復以巴首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管  
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市又與外人交通貿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  
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叛攻圍巴州山南行  
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  
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譴  
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  
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譴遷候遂擒梁使  
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鋌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  
乃啟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

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其  
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眾攻愷屠滅  
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眾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  
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斬玩以傅曇表為  
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  
後令在所撫慰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後然天性暴  
亂旋至擾動每歲令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充  
賤隸謂為壓獠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自公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達民庶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  
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  
陸騰又攻破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  
史趙文表討平之其事改入文表傳建德初李暉為蓬  
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  
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  
禽獸諸夷中最難以道招懷者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

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為城屋灰塗之東向戶  
尊官有二一曰西郎婆帝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  
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加蘭外官分為二百  
餘部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  
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纒絡足躡羊履時服錦袍  
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樂以  
竹為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頰與中國同每  
擊鼓以警眾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一十五

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柳葉席每  
有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  
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  
男家婿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沒七日而葬有官三日庶  
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與至外次積薪焚之收  
其餘骨王則納金甕中沉於海有官者以銅甕沉之海  
口庶人以瓦送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  
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

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天竺隋文帝遣使獻方  
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仁壽  
末帝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  
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暹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  
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戰方軍不利方  
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  
遂之象多陷坑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都獲  
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國十八世矣方班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一十五

梵志復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能  
赤土國扶南別種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  
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  
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  
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  
多塞在位十六年矣三妻並隣國女居僧祇城有門三  
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像懸金花鈴旒  
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

塔邊金剛力士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加邏一人陀孛達一人迦利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  
卷一百八十五

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部耶迦一人鉢帝十人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華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鏤非玉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授婿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剃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置屍其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縱火焚薪遂

落於水貴賤皆同惟國王焚訖收仄貯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霖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稔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香美亦以椰漿為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遣齋物五千段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耶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又南行至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  
卷一百八十五

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乃南達雞籠島至赤土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百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鏤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耶耶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鏤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耶耶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

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  
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  
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  
宴儀衛導從如初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  
方一大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豔猪瑋  
瑁之內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  
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貢方物并獻金艾  
卷冠龍腦香又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蟲鼓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  
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行其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遠交趾  
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謁帝於弘農帝大悅授駿等執  
戰都尉那邪迦等官賞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屬國去日南郡舟行六十  
日方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利氏名賈  
多斯那自其祖漸強盛至賈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

卒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那下二萬餘家城中  
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  
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  
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  
屋懸金光焰有同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著朝  
霞古貝曠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纒  
絡足履羊屐耳懸金鐺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屨若露髮  
則不加纒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孤落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二相高懸三婆何多陵四舍摩陵五髻羅婁及諸小臣  
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  
膝遠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千餘  
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  
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用之其  
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  
之或去一指或割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色  
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

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漂洗以楊枝淨齒  
讀誦經咒又漂灑乃食食罷選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  
飲食多酥酪沙糖粳粟米餅飲食時先取雜肉羹與餅  
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惟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  
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  
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  
畢財物入官其喪畢兒女皆七日不食剃髮而哭僧尼  
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焚尸收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五  
卷一百八十五

金銀瓶盛送大水內貧者或用瓦以五綵色畫之亦有  
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  
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蠱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  
與日南几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郁娑樹無花葉似柿實  
似冬瓜蒼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毘野樹花似木瓜葉  
似杏實似栲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  
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  
同几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

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鯢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  
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  
白牛白羊祠之城西門外不熟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  
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  
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  
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故鬼如此多奉佛法无信道士  
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  
禮之甚厚後亦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五  
卷一百八十五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  
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利邪伽名護濫郁  
婆官曰獨訶邪弩次曰獨訶氏弩國人善投輪刀其大  
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餘兵器與中  
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  
者鏹其足期年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  
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隋  
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

國亦來貢方物風俗物產大抵相類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

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獠曰色居無君長隨

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

百越北窮毋微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境分

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為去就若林邑赤土真臘

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字煬

帝簞業咸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加林邑咸振殊俗過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

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

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跡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五

總校官檢 封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校對生員 臣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一百

吐谷渾

鄧至

党項

稽胡

附國

白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氏者四夷別種號白馬三代之際自有君長而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種類實繁或謂白氏或謂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楊騰者周書楊騰作楊駒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因以



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盤道三十六面其上有豐水泉煮土為鹽後有楊定者符堅以女妻之拜為尚書領軍堅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遇弒乃率眾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登國四年遂有秦州地號隴西王後為乞伏乾歸所殺無子從弟盛先為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分諸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旗戎不置郡縣遂有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中地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秦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為武都王盛卒私謚惠文王子玄立字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於宋仍奉晉義熙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馬玄善于待士為流舊所懷始光四年大武遣大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將

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藩許之玄卒  
 私諡孝昭王子保宗立初玄臨終謂難當曰今境候未  
 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勳難當  
 固辭請立保宗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  
 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立  
 稱藩于宋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  
 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  
 繫難當四方流民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內有許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  
 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建義立妻為皇后世  
 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尋其  
 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大延初難當據  
 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  
 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難當奉詔攝守尋傾國南寇規  
 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民七千  
 餘家還仇池宋文帝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  
 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  
 之赴行官方明既克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其地河間  
 公齊擊走之先是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  
 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叛事泄齊執保宗  
 送京師詔難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于濁水文德自號  
 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于宋封文德為  
 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擒亮之文德奔  
 守葭蘆武都陰平氐多歸之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

軍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子  
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  
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若事立據守一方  
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

愚按魏有二公主此公主所言何其與涼王收健妻  
武威公主相反一私于父母之國以傾夫家一黨于  
夫家以叛父母之國皆非也然收健妻尤劣以其改  
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諡曰忠子  
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襲難當爵早卒子小  
眼襲例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  
公熙襲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  
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氏反不得進遣公熙  
先慰氏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嶮薄密令訪察公  
熙果潛謀叛亂子建仍報普惠全其攝錄普惠急追公  
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

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  
為秦折莫折天生所據沒于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  
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  
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  
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  
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  
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復  
叛李文初征西將軍皮歡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度弟弘小名鼠  
魏書避獻文諱故稱其小名今正之  
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弘遣  
子狗奴入侍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  
武都王弘卒從子後起立孝文復以弘爵授之弘子集  
始為白水太守後起卒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  
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  
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纊

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湘寧等五州諸軍事後  
 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  
 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卒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  
 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  
 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眾圍之  
 道遷求援于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藩不欲救唯集始  
 弟集朗願立功率眾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氏以悉友乘棄城隍走自此  
 復為氏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魏武興復自立為臣周  
 定秦秦隴紹先稱藩送妻于魏隋文帝統元年紹先請以  
 女妻周文周文奏魏文帝許之紹先卒子辟邪立四年  
 南岐州氏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武都王詔武都督侯  
 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靖味氏酋李  
 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  
 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置東益州于武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梁並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  
 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  
 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  
 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  
 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裏氏豪仇石柱等相率  
 反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于建為刺史以恩信  
 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有如內地  
 此魏收為其父飾詞此史因之耳

以辟邪為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請為郡守救  
 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以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  
 開等作亂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時苻推蓋開為  
 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開散其  
 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告急  
 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  
 威苗裔也魏孝昌中舉眾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  
 年以法深為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

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  
貴為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臣頗畏服是歲  
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旋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  
佺各擁眾遞攻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  
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處之恭帝末  
武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眾響應  
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段叱及下辨  
柏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泉成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元

屬攻陷洛叢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叱而陰  
平葭蘆氏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  
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  
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  
文琦入厨中討之羣氏悉平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鞮  
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鹿涉歸死鹿代統部落是  
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給吐谷渾與鹿二部

馬鬪相傷鹿遣使讓之吐谷渾怒而遠徙遂西附陰山  
後假道上隴鹿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  
于故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輦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  
從上隴止於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非  
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  
糧西北諸種謂之阿柴虜吐谷渾卒傳子吐延吐延卒  
傳子葉延頗視書傳按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  
遂氏吐谷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十

魏內入諸姓有吐谷渾氏考文獨因而不改  
自葉延卒傳子碎奚卒傳子視連卒傳弟視羆卒子樹  
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噴利  
延烏紇提一名大孩卒樹洛干立卒弟阿豺立自號驃  
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  
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氏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昇西  
強山觀磬江源問于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河名由何  
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曹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

宕渠始號整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二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卒召諸子弟告曰先公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于緯世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世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遂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便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上

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至慕瓚又奉表通宋宋文帝授隴西公慕容瓚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十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擒赫連定送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臣停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土不增廓車騎既飾財不周賞願

垂鑒察亮其單疑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為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略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憇願并救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會議答之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為西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今皇威遠被慕義畏威稱臣納貢來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上

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於繒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以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綏遐荒頗有故事呂后遣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繒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至萬匹今西秦王若以土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也周室衰微齊侯小白一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為朝宿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

未有經畧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于弱周自同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民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奉天下一家可救秦州送諸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之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縣絹隨使疎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于宋宋文封為隴西王大延二年慕瓚卒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諭慕瓚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通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擒赫連定功遣使宣諭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緯世懼

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毋橋慕利延兄子捨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鷄鳩黎部大崇娥等率眾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邠等討之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閼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卒樹洛干子捨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捨寅奉脩職貢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捨寅目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捨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念捨寅凡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邠再征之竟無多克捨

寅雖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民患非  
國家所急若遣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定也王者  
于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  
河戎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  
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眾必潰叛可  
一舉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  
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討之拾寅  
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眾以為  
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  
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  
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思悔後脩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  
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  
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為  
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  
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等

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下詔切責徵其任子拾寅遣子  
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民遣其將良  
利守洮陽枹罕所統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  
書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  
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  
自是歲脩職貢太和五年拾寅卒于度易侯立遣其侍  
郎時真貢方物復上表告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  
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時還易侯並奉詔卒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  
疾輟脩洮陽溼和城且置戍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  
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臣以其受詔  
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  
土毛人臣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  
由詔曰朕在哀疚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  
陽溼和二戍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計二千餘  
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



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使持節都督西垂諸  
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  
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張禮  
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  
王已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禮  
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藩而比轍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  
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藩業守愚不改  
則禍難將至伏連籌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七

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中號為強富准擬  
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  
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稱邕與卿並為邊附國則隣藩  
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殷勤  
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  
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世至于正光犂牛  
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  
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干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

顏頤密求援于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眾救之遂獲保  
全自爾以後關檄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籌卒子夸呂立  
始自號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不居  
恒處穹廬隨水草蓄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  
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推髻珥珠  
以皂為帽坐金獅子牀號其妻為恪尊衣織成裙披錦  
大袍辮髮于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華夏  
多以羅幕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未髮以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六

為貴兵斃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有須則稅富室商人  
人充用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贖罪亦量事  
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  
及嫂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去  
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于殺害  
好射獵以肉酪為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  
氣候多寒惟得蕪菁大麥故貧多富少青海周四千餘  
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牧馬置此山至來春

牧之馬皆有孕所生駒號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至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犍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鉄硃砂地兼鄒善且

隋書曰西北有流水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

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柔然既內附夸呂亦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

骨真假道柔然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考靜納以為嬪

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榭使于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

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妻之此後朝貢不絕西魏

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諭以逆順夸呂再遣使獻能

舞馬及羊牛等然抄寇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

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

通使于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其還襲之州西赤泉獲

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八駝騾

六百頭雜綵絲絹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

可汗襲擊夸呂破之擄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

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

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

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

前後三輩遣使貢方物天和初其龍圖王莫昌率眾降

以其地為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侯城夸呂遁走擄其

餘眾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妻屯

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文帝以弘州

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楷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

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

定城王鍾利彥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諸頻破

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降

帝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眾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

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入寇鄜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降請兵于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應之帝不許太子謀泄為其父所殺復立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聚請因釁討之帝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隋書載文帝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

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可成以惡逆當教以義

方耳

帝謂其使者曰

隋書載帝謂使曰吐谷渾主是鬼王父父有不善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親戚近臣內外諷諭必不可則涕泣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名

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

意欲來投服唯當教鬼王為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帝曰朕撫荒遠俱以仁孝為本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令違拒又復不仁如更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叛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卒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後夸呂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為寇十一年夸呂卒子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帝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

法

隋書載帝言曰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后宮

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世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帝不許明年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遣使陳廢立事并

謝專命罪請依俗尚主帝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  
國家消息帝甚惡之煬帝即位允遣子順來朝時鐵  
勒犯塞帝遣將軍憑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  
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  
渾自劾鐵勒即勤兵襲破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  
令觀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  
衆伏允遁山谷間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  
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留順不遣伏  
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于党項帝立順為主送  
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  
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  
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  
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  
然不食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  
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

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蠻戎  
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  
頑弱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  
走逐不可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  
里海有女王國民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  
以女為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裔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  
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  
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俗皆土著屋有屋宇其屋織  
犛牛尾及段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徭賦唯戰伐時相屯  
聚否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葛收養犛牛羊豕  
以供食父子伯叔兄弟死即以繼母伯叔母及嫂弟婦  
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  
聚殺牛羊祭天有梁慙者世為首帥得羌豪心乃自稱  
王慙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

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卒孫虎

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

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

絕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

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

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卒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

表貢方物楊文度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眾救武

都破走文度考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沙雌黃白石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各百斤自後歲以為常朝貢相繼後考文遣鴻臚劉歸

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

河南公宕昌王

愚按宕昌王下云以助之又云周文命章武公導率

兵送之與上文不接及考周書乃知以助之為三贊

字而周文句則鄧至國傳中語也今為改正兼補其

缺魏書曰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左右

曰宕昌王雖為邊方之主乃不知中國一吏改授領

護西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練  
等遣歸國

周書曰自彌忽至公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

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公定引吐谷渾寇金城大

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

順等擊破之公定懼稱藩請罪拜撫軍將軍四年以

公定為南洮州刺史要定藩王後改洮州為岷州仍

以公定為刺史七年公定又入寇獨狐信鎮隴右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信率眾討之軍未至公定為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

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更以其弟彌定為宕昌王十

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羗酋

傍乞鉄忽等因公定叛遂擁眾據渠林州與渭州民

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

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

納彌定而還保定初彌定遣使貢方物三年又遣使

獻生猛虎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年

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為宕州

鄧至者白水羌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孝文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

周書曰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

赤因為國名又有東亭街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

山倉驪草水等諸羌國風俗粗獷與鄧至國不同亦時

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

白蘭者羌之別種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

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周寶定元年遣使獻

犀甲鐵鎧

虎項羌者三苗後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

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

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牯羴

毛為屋服裘褐披氍毹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

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犛牛羊猪供食

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為甚無文字但候

草木記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

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

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情文為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時中原多故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還師討

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

詣旭州內附

此拓拔非後魏之拓拔也西夏本此

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

西兵討之大破其眾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

語爾父凡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

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西南夷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無姓氏附國王宇宜繪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壘石為礮以避患其礮高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數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于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竹為箭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猪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為祖父神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帶罽羅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鏤手貫鐵釧王與酋

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脩職貢物場帝以勞民不許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有水濶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于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皆衛

欽定四庫全書

西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亘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模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稠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稽胡一曰步落稽葢匈奴別種劉淵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大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

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師頗識文字  
 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躡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  
 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  
 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  
 其妻雖分統郡縣列于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  
 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魏孝昌中  
 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五年號署百官屬魏  
 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眾抄掠汾晉間畧無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周書楊樹作楊忠  
 五年黑水部眾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  
 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  
 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城初延州稽胡郝阿保  
 狼皮率其種人附于齊氏阿保自置丞相狼皮自置柱  
 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為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  
 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  
 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敷州刺史韋孝寬於陰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圍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  
 升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  
 不為備魏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也三月齊神武襲  
 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所殺送于神武其  
 眾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神武滅之獲其偽主  
 及第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于鄴  
 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  
 畧乃遣黃門侍郎楊樹就安撫之

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使  
 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首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  
 首帥等懼乃相率供饋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  
 與蒲州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  
 于實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  
 威率眾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威軍  
 威皆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  
 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素勿同等渡河



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于晉州乘勝逐

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有之

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

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

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帥餘

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

招謙儉滕王通等討之憲軍次馬邑分道俱進沒鐸遣

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險要犄角憲軍憲命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

招又擒沒鐸餘眾盡降宣政元年汾稽胡帥劉受羅千

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愚按北史於四夷君長皆以死書予欲留此一字以

待中國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者故一槩卒之謂非其

罪也

論曰氏羌吐谷渾等是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

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

王所以迷荒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九

北史一百一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後漢班超所通者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相統其後或絕或通漢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後互相吞滅不可詳記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于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民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令若通之前弊復加於民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

者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

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柔然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賁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原撫之初琬等受詔使通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古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擇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問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于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收犍左右謂使者

曰我君承柔然吳提安說謂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收健事主稍似慢惰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收健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令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三

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還京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

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若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于齊周不聞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間尚未經畧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巖毛而還帝復令開嘉公裴矩往來武威張掖間別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四

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轉相詛諭大業中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因置西域校尉應接之尋中國大亂朝貢遂絕事多亡失所存錄者二十國魏時所未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 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以備遺闕云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太延初始

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

保焮焮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其王比

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罰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

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

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

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

之度歸到焮焮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

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侵掠邊守戍之皆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旗稽服其王真達而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

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牧為

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

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

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難率國人之半奔且

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

為行旅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

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斃擁蔽鼻口

此事隋書載之吐谷渾或其風俗皆同乎抑誤也

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

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

五百里南去安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

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

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六

十里有首換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

有好馬馳驟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畧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

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灑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贊

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

上有辟支佛跏趺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

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

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

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邠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率其部落渡流沙邠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未柔然冠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柔然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柔然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遠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京師幾萬里瑞瑞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極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汝宜知之朕令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時為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子王秋仁輒留之假言盧有冠不達羊

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帶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年必儉去

蒲山國故皮山國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健在于闐之西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自後貢使不絕 權于摩國故烏托國其王居烏托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千里其地北接柔然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惘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

見柔然吳提持魏節不為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  
 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網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  
 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  
 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  
 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  
 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  
 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為無諱攻擊經今  
 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令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遂舍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者東界思歸天關  
 幸垂賑救於是下詔無慰開焉者倉給之正平年遣子  
 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東西二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預  
 獎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千  
 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于此晉以其地

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統之  
 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  
 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  
 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味甚美  
 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  
 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  
 寇非責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  
 有積雪此山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自為高昌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思生等使高昌為柔然所執  
 真君中與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沒弟安周代  
 立和平元年為柔然所并

資治通鑑曰柔然殺安周滅沮渠氏

柔然以闕伯周為高昌王稱王自此始太和初伯周卒  
 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  
 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猛明為王後  
 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

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  
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  
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棊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  
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  
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  
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  
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麴  
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柔然那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一

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柔然主伏圖為高車而  
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  
焉耆又為噉噉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于嘉  
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  
署左衛將軍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  
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  
失期而反後十餘遣使獻珠像曰黑貂裘名馬鹽批等  
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

又遣孟威詣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  
刺史秦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  
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從國內遷雖來誠  
可嘉于理未帖何者彼之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  
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  
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  
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不許正光元年孝明遣  
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三

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  
燮為博士孝明詔許之嘉卒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  
堅立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  
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  
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大統十四年  
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  
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  
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

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像官  
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交  
河公一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  
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次有五將軍曰  
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  
副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  
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于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  
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惟每早集于牙門評議衆事諸  
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  
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儒頭上作髻其風俗政  
令與華夏畧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藉文字亦同華夏  
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相教授雖習  
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刑  
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  
砂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

聞哭歌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  
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  
來歸中國聖卒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父死  
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  
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  
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邊處荒境同人無  
咎被髮在社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狐兔沐浴和風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社帝聞而善之下詔  
曰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  
昔因多難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志  
阻奉貢來庭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削社曳裾  
變夷從夏可賜以衣冠仍班其製造之式

隋書曰并遣使人部令將送被以乘章復見車服之  
美棄彼毳毳遂為冠帶之圖

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有商胡往來者則



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

改也自是歲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

十里本後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

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卑那即前涼張軌

所討龍熙之盾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九城國小民貧

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焚而復奠其服制滿七日即除之丈夫並剪髮為首飾

文字與波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

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皆依釋教齋戒行道氣候寒

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為絲唯

充綿纈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

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砂磧

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

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糧取食路次度

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廼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

員渠鳩尸卑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

勇短兵直往衝鳩尸卑那其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

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絕

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

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

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

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

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民初

鳩尸卑那走山中猶冀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度

歸所剋乃奔龜茲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

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

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

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

光所立白震之後王頭繫綵帶垂於後生坐獅子牀所

居城方六七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

刑一足賊稅準地增租無田者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

產與馬者畧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氈饒銅鐵鉛

麋皮氍毹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

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

河東流號計戍水魏書作式水即黃河也東去馬者九百里

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闕城戍寇竊

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

等領兵三千拒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馳馬

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

山谷間人取而食之芋乳如鴛其王家恒有千餘隻國

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錦

綉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厲人服之皆愈自

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

王白蘇尼呬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後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

後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地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後

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

數為柔然所侵西徙蔥嶺山中無城郭隨畜收逐水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大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去代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

裝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焚之以驗

虛實置猛火上經日不燃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

王戴金獅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供送

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于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不育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

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發汗國千里南去朱  
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  
四千六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悅殺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  
比單于部落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  
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國地方數千里  
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單于王風俗言語與高車  
同而於胡俗獨清潔剪髮齊眉以錦綉塗之昱昱然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澤曰三溪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  
鎔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與柔然  
結好其主嘗將數千人入柔然國欲與大植相見及入  
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綈髮不洗手婦人口噉  
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狗國乃馳還大  
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  
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  
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葉內其口令嚼咽之須臾

血止養瘡一月從常又無痕瘢太武疑其虛乃取死囚  
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  
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柔然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  
盲風大雪及行潦柔然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  
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柔然太武嘉其意中外  
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柔然仍詔有司以其  
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二十里其國東有藩賀那山出美鐵及獅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  
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  
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  
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獅子每使朝貢  
怛密國都怛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  
十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  
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大澤在康  
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俛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  
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詔聽之自後  
每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怛密西古條支國去代二萬四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河經其城中南流  
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  
頗梨瑠璃水晶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硃砂水銀綾  
錦疊毼氍毹毼赤羴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  
胡椒革撥石蜜千年粟香附子訶梨勒無食于鹽綠雌  
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  
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  
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

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兩翼飛不能高  
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  
花冠衣錦袍織成帷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  
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被緣以織成婦  
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  
貫五色珠絡之於時王於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  
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  
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於庫諸子及大臣莫知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卒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為王餘子出就  
邊任兄弟更不相見國人號王曰盟贊妃曰防步率王  
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撲一作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汚  
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眾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  
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  
有甲稍圓排箭弩弓箭戰兼乘衆百人隨之其刑法重  
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擊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剗  
刑若髡或剪半鬢及繫牌於項以辱之犯強盜者繫終

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

銀錢俗事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

自餘婚合不擇尊卑諸夷中最高醜穢矣百姓女年十

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勳人即分賜之死者

多棄屍於山一月着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事號

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

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名設會作樂

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其國遣使上書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

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

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

遣雲騎尉李昱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

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

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

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

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加色尼國都加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

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加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

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

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

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

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獅子多五果

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

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加至國都早加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

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葱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

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

千里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

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濠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

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胛頓翎侯都薄笄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

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闕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

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鹽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

百里北與柔然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

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大山南侵

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畫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

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乃採礦山中鑄於

京師既成光澤反美於西方來者詔為行殿容百餘人

光色映徹觀者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

璃甚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樓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

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

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

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間其地平

正民居星布王都城分為五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

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

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

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  
 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者黜退令其舉賢代之  
 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騎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  
 土宜五穀桑麻民務蠶田多瓊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  
 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  
 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  
 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  
 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  
 處失之遠矣  
 阿鈞羗國在沙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  
 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  
 繩索相持而度因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  
 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鈞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  
 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鈞羗同類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寄  
 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  
 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間  
 被服與羗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  
 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  
 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也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蜀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  
 欽定四庫全書  
 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  
 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濕生  
 稻冬食生菜其人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葱嶺斤  
 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  
 間相去一萬里國內有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  
 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馳騾其王曾遣使

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通至沒誰國中  
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  
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惟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  
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金白真檀石密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有鹽奇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多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蜀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

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噉噉國

隋書作柁怛國

大月氏種類亦曰高車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於闐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柔然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毘為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里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



西域康居於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皆役屬之  
號為大國與柔然婚姻自太安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  
遣貢獅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  
京師永熙後朝獻遂絕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  
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  
分散職貢遂絕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  
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於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歲事佛語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於闐類役屬噉噉

渴盤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

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噉噉

鉢和國在渴盤陀西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

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麵飲麥酒服氈裘有二

道一道西行向噉噉一道西南趨烏長亦為噉噉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民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搃

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

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困風雪

賒彌國在波知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噉噉  
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綠鐵鎖度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  
竟不能達

烏婁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  
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土多  
林果引水灌田豐稻參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  
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從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教頭運食山  
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乾陀國在烏婁西本名業波為噉噉所破因改焉其王  
本教勃臨國已二世矣好爭戰與罽賓戰三年不能人  
怨苦之有闐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  
刀以戮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一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  
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乃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

不絕其王本姓温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  
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  
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  
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都於薩寶水上阿  
祿迪吉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  
金花衣綾羅綿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  
錦袍名為疆國西域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那色  
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祇祠將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罰則取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  
高鼻多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  
五絃篋篋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  
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脩園蔬樹  
木滋茂出馬駝騾犂牛黃金硃砂畔香阿薩那香瑟瑟  
廉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  
業中使遣使貢方物後遂絕

安國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婁

康國王女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  
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  
評理國事風俗同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  
此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域  
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  
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  
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焚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  
率臣下設祭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座  
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  
可汗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鏐汗六百里東  
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  
復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錫在位  
二十年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

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  
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中其俗婦  
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中或  
數度變改人皆披髮以及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  
射獵為業出鎗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  
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黨項戰爭女  
王卒國中厚歛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  
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則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  
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  
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  
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鏘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  
字阿利柔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  
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  
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

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但雜居都城方二里  
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每一人  
入房戶外挂其衣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  
馬每歲牧馬于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  
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  
國王支底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  
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  
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字狄遮  
亦康國王支底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  
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  
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

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志神自  
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一馬金破羅闍  
大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  
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  
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  
王族類字數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  
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遏國都烏許水西舊安息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  
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

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  
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許河之西亦安息故地與烏那遏為隣其王  
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

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  
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漕國在葱嶺北漢時屬賓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亦康  
國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  
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金銀鏤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  
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鑄鐵氈氍朱砂青黛安  
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  
百里東去剋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  
中遣使貢方物

伽藍記曰燉煌人宗雲與惠生向西域發京師西行  
四十日至赤嶺即國西疆也魏闕防在此赤嶺不生  
草木因以為名其山鳥鼠同穴異種共類烏雄鼠雌  
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

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  
 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緩於餘處其國有文字同魏  
 風俗治政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  
 鄯善城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  
 中居民可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  
 而田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傍  
 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為異從未城西行二十二  
 里至捍廢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像塔數千懸綵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萬計魏國之禱過半矣禱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  
 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從捍廢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  
 至於闡國王頭著金冠似雞憤頭後垂二尺生絹廣  
 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鈿弓箭一具戟二枚梁  
 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  
 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火焚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  
 喪者剪髮髻面為哀唯王死不火置棺中遠葬于野  
 立廟祭祀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

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於闐似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地疆  
 界可五日行過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  
 蔥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不可依山其  
 處甚寒冬夏積雪自此以西山路歌側危坂千里懸  
 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自發蔥嶺步步漸高如  
 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  
 在山頂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  
 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閩中國待雨笑曰天何由可  
 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蔥嶺高峻不生  
 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  
 中旬入鉢和國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  
 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  
 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罽  
 噠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  
 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  
用十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敕勒  
東被於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毳  
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氍毹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  
四金鳳為牀脚見魏使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  
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王妃  
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擎之頭帶一角長八尺奇  
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  
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  
章四夷中最高為強大諸國奉獻甚饒珍異十一月初  
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  
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  
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  
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  
眼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終旬

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峻峭民多貧困峻路  
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  
鎖為橋懸虛為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扱倏忽之間杖  
軀萬仞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  
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國王精進菜食長  
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篳篥笙簫備有日中後  
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空山任其飲啄  
事涉疑似以樂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土饒異花  
冬夏相接國王見雲來拜受詔書問雲曰卿是日出  
人耶雲曰我國冬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王又問曰  
彼國出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叙蓬萊山  
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出其上說管輅善卜華佗  
治病左慈方術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  
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城北有陁羅寺佛事最多雲惠  
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

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高山巖  
危岫入雲嘉禾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  
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  
銘魏功德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谷和煖山  
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  
叢雲遠在絕域屬此芳景歸思軫中遂動舊疹纏綿  
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  
入乾羅陀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四三

為噉噬所滅遂立救愍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  
性暴凶多行殺戮自恃勇力與蜀賓爭境連兵戰鬪  
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掩象  
鼻縛刀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雲詣軍通  
詔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雲見其遠夷不可制未能  
責之王遣傳事謂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無勞  
苦也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雖嶮未敢  
告疲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敵王

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雲初見王是夷人謂  
不可禮責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  
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噉噬烏場王並拜受  
詔書王何獨不拜王曰我親見魏王則拜得書坐讀  
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  
我亦坐讀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  
給甚薄時拔提國送獅子兒兩頭意氣雄猛中國所  
畫莫參其儀復西行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民戶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四三

多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復西行乘舟渡一深水三百  
餘步復行西南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崖  
離浮圖南五十塔有一石塔高二丈甚有神變能  
與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搖撼亦  
不鳴惠生既在遠國乞求一驗以指觸之鈴即鳴應  
後果得吉反初惠生發京師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  
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自  
於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雲以

奴婢二人捨雀離浮圖永充灑掃惠生遂減割行資  
妙簡良匠以鑰石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  
塔變於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瞿羅羅鹿見佛  
影入山窟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  
冥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  
挺特世所希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  
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得經一百七  
十部皆大乘妙典也又曰佛法經像盛於洛陽異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四

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西域遠者乃至  
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百姓野居邑房相望衣服車  
馬擬議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世不與中  
國通今始有沙門焉曰菩提拔陀自云北行一月至  
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  
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大民戶殷富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擯柳從扶南國北行  
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後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丘

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陀云古  
有奴調國乘四輪車駕馬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  
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  
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俱浮海乘風百日便  
至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好事之臣張  
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以重寶或憚以利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狗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効焉西域雖通魏氏  
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  
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襲  
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  
吾且末鎮而闢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  
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  
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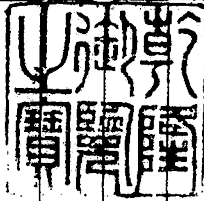


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中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青海此皆一人失道故億兆罹殃載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失此以前書後史踏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里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七

總校官檢 討臣 彭元琬

侍讀學士 臣 王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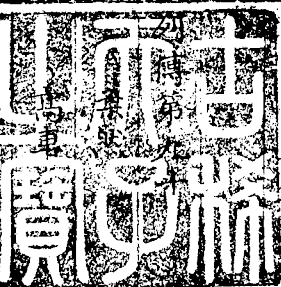
校對生 員 臣 梁寶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一百二



孛然姓有久間氏始神元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  
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間木骨間者首秃也木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間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子孫因為氏木骨間既狀免奴  
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  
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隣部木骨間卒子車鹿會雄健始  
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號  
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納皮冬則徙渡漠  
南夏則遷居漠北車鹿會卒子吐奴傀立吐奴傀卒子  
跋提立跋提卒子地粟表立地粟表卒其部分為二地  
粟表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緄紇提別居西邊



及昭成殂緄紇提附衛辰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柔然  
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  
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遺長孫嵩及長孫  
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擒之斬以徇肥至  
涿邪山追及匹候跋跋舉部落請降獲緄紇提子曷多  
汗及曷多汗兄詰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  
配諸部緄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  
論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僅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  
處之南部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論  
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  
亡依高車斛律部社論克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  
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殺匹候跋其子啓跋  
吳頡等十五人歸於道武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  
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渡大漠道武以拔頡為安遠  
將軍平棘侯社論與秦王姚興和親道武遣材官將軍

和突襲黠弗素古延諸部社嶮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嶮遠遁漢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搃捷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疆帥曰拔也稽舉兵襲社嶮社嶮逆戰於頓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嶮所并號為疆盛隨水草畜牧西則馮耆之地東則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邱豆代可汗邱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柔然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號頑嚚每來抄掠駕犂牛奔遁驅犂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犂牛易之者蠕蠕曰毋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嶮學中國

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道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嶮聞道武征秦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嶮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嶮而立大那發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嶮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嶮遁走道卒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眾部落立社嶮弟斛律號藹若蓋可汗魏言資質美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四

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咄千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燕王馮跋和親跋聘斛律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至他國樹黎遂共結謀令武士夜就斛律穹廬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於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

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  
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論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  
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遺大檀  
金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  
洛侯焚其珍寶自刎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  
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  
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  
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封為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  
而遁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  
者十二三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  
秋乃寇雲中大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  
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士卒大懼太武顏  
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論爭國敗而  
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  
之大檀恐乃選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并進平

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漢間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  
漢間駕從中道東平公娥青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  
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漢南舍輜重輕騎  
齋十五日糧絕漢討之大檀部落驚駭走走神廡元年  
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  
車追擊破之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  
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欲術士張淵徐辯以天  
文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六

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王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  
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鱉小豎自  
救不暇其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  
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駕出東道向  
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城山同會賊庭五月  
次沙漠南舍輜重輕騎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弟匹  
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襲之殺其大人  
數百大檀聞之震怖與其族黨焚廬舍絕迹西走莫知

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駕次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衆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民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卒子吳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七

五疏救達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部侯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帝厚賓其使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進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駕幸五年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宣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駕

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柔然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吐頹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八

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慮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道生追之至漠南而還真君四年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追至頰根河擊破之駕至石水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

王羯兒出西道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爾綿他拔等

按魏內入諸姓有爾綿氏孝文改綿氏

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眾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九

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駕會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民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眾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後意在休息柔然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卒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復侵北鎮遊軍大

破其眾皇興四年子成犯塞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原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駕於女水之濱獻文親普眾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眾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惑之虜眾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反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

刊石紀功延興五年子成求婚媾有司以子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子成知悔前罪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及尋覽事理未允屢中夫男而下女爰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子成每懷誦詐終獻丈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求觀

天朝珍寶勅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廡文  
馬奇禽異獸及民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比按歷觀之  
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按  
等朝貢尋請婚孝文志在招納許之子成雖歲貢不絕  
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子成死子豆倫立號伏古  
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倫殘暴好殺其名  
臣侯鑿璽石洛侯數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  
國豆倫怒誣石洛侯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孝文遣陽平王頥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律桓  
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倫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眾十  
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倫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  
倫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倫頻為阿伏  
至羅所敗那蓋素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天助欲推那  
蓋為主那蓋不從眾彊那蓋曰我為臣不可安能為主  
眾乃殺豆倫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侯其伏  
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

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  
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

按魏內入諸姓有紇奚氏孝文改稽氏

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  
祖杜倫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  
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  
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  
款誠昭著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二

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  
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廬伏跋豆代  
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  
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  
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崩事遂停寢醜奴狀健善用兵  
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破之  
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  
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

月孝明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藩禮不備初豆嶠死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嶠之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豎巫假神託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挾左道兼有邑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鑿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分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

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為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魏阿那瓌母侯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孝明遣蕪侍中陸希道為使主蕪散騎常侍孟威為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孝明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阿那瓌位藩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位於羣官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故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社之日高官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列於阿那瓌弟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跪曰臣先世緣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可具陳之阿



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隔越山津乃恭

心慕化所以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

暇遣使宣城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故遣

使鞏顧禮等使大魏實欲度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

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

未及上微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

兄立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故倉猝輕

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卿所陳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瓌再拜受詔起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

里分張本國臣民皆以逆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

兵馬還向本國剪叛收亡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

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誓以雪

大恥臣當統臨餘民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

下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

辭啓仰臣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奏尋封阿那瓌朔方

郡公柔然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威同於成藩

伽藍記曰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得里

十二月孝明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

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

又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

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孝明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

那瓌等拜辭詔賜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

露絲銀纏槊二張并白眊赤漆槊十張并白眊黑漆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張并藩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

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楯并刀黑漆楯六楯并刀赤漆

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

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

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

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

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四

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槓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

五百匹馳百二十頭犝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  
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  
外勞遣阿那瓌來奔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  
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為其所殺推婆羅  
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  
懷朔鎮將楊鈞表其事且言彼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  
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  
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二月孝明詔舊經柔然使者牒云具仁

按魏內入諸姓牒云氏孝文改云氏

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驕慢無遜  
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  
去汾侯斤邱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  
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憲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  
羅門為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柔然數  
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柔然元退社

渾河旃等二人

按魏內入諸姓谷渾氏孝文改渾氏

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別住迭相抄  
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  
令督率送臣積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  
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駉駉宣旨  
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柔然後主俟匿伐來奔懷  
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二

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  
元欽侍中元義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  
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  
黃門侍郎靈同寺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  
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  
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前燉煌北西海郡即漢晉  
舊郭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婆  
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摠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

資給所須惟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遣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卒給其糧伏送至前所仍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糧給倉廩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九

節馳駟先詣慰喻并委經略孝明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仍為州軍所討擒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表乞粟為田種詔給萬石阿那瓌眾大饑入塞寇掠孝明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糧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

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匪伐至洛陽孝明臨西臺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陽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及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眾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河沃野頗戰克捷四月孝明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儒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救連頭兵豆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

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間彌娥等朝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孝明詔之曰北鎮羣狄為逆不息柔然主為國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爾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為國東討但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令可且停聽待後救蓋朝廷慮其反復也此後頻使朝貢

加藍記曰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以

避中國暑熱時謂雁臣

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勳緒莫酬故宜樹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長女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為婚好西魏文帝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率眾渡河以廢后乙弗氏為言文帝不得已赦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堆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温豆拔等

按魏內入諸姓温益氏孝文改温氏

神武以阿那瓌克殺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温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温豆拔等不存既見無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無駒等朝貢東魏然猶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為后者遇疾崩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之曰寶炬黑獺既殺孝武又殺阿那瓌女妾以疎屬假公主嫁彼為親又阿那瓌渡河西討時黑獺燒草使馬饑不得南進此其逆詐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所在且言其往者破亡歸命魏朝幸賴保護得存其國無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部落堅胡行於河西為柔然主所獲云柔然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柔然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柔然主放遣此即柔然主心存大國以彼女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所深仇且其守逆一方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欲存和睦當奏天子以懿親公主結姻更遣兵將伐彼叛臣為柔然主雪恥報惡徽纂既申神武意阿那瓌乃臣

大臣與議歸誠東魏遣其侯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

貢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好靜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

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

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斤等朝貢因求婚

神武請遂其意用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騰妹樂安公主

許之改封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

十斤詣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

暨渾侯利莫何折豆渾侯頌等奉馬千匹為聘禮請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公主詔遣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

陽北邁資用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

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侯利阿夷普握蒲提棄之伏等

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

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

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

女號隣和公主妻齊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孝靜詔許

為婚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暨掘侯利莫何游大

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公主以神

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孝靜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

遣其吐豆登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

魏邊塞無事至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

盡禮朝廷孝明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

方頗為彊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

天平以來邇自踞慢汝陽王暹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

淳于單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

單為秘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單教阿那瓌不遜每奉

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絕天保

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

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並擁眾奔齊餘眾立注次子

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

為契丹所殺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等

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

齊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柔然廢其主庫提立阿那  
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  
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柔然貢獻不絕五年三  
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  
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黃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  
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柔然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  
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  
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人五月帝又北討柔然大破之六月柔然帥部衆東徙  
將南侵帝帥輕騎退擊金川柔然聞而遠遁

冊府元龜曰王峻刺史營州柔然主菴羅辰帥其餘

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備未幾果到頓軍城西峻  
設奇伏兵大破之獲其名王數十人菴羅辰遁

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柔然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  
率輕騎五千追柔然躬犯矢石頓大破之遂至沃野大  
獲而還時柔然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疆又籍西魏和好  
恐其遺累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  
許之遂收縛柔然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斬之青門  
外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愚按北史柔然後有匈奴宇文莫槐即後周遠祖又  
有徒河段就六卷皆晉時之事與魏無涉今照劉淵  
石勒例削之

高車古亦狄餘種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救勒諸夏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為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  
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斛批氏

按魏內入諸姓有解批氏孝文改解氏

護骨氏異奇斤氏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性粗猛  
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關無行陣頭別衝突乍  
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躩無所忌避婚姻用牛  
馬納聘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關馬令女黨恣取上  
馬袒乘出關馬主立關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

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共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恣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開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棧回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紫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莽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焚骨以燎走馬遠旋多者數百匹男女無大小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食肉牛羊畜產盡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疆大

帝與柔然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度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駸驛水西北狗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眾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高車侄利曷莫弗敕力捷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勅捷為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備巨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柔然社崙破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眾掩擊入其國落高

車珠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  
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脫者  
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  
人奮戈陷陣有異於眾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  
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知倍侯其服眾如  
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  
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忠  
狀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表紇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頻破之道武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粗獷不任使役故  
別以為部落後太武征柔然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  
東部在已尼陂民畜甚眾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  
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不聽乃遣  
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  
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  
地乘高車俗逐水草畜馬蕃息數年後漸知粒食歲致  
貢獻國家馬及牛羊遂至於賤旣皮委積文成時五部

高車合聚祭天眾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遠歌吟欣  
欣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欣  
悅後孝文召高車之眾隨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  
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  
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  
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尋悔相率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  
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廬氏三曰乙旃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帝改叔孫氏此一乙旃邪  
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倫氏  
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素  
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柔然所後屬豆  
論之世柔然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  
窮奇俱統領高車之眾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論犯  
塞阿伏至羅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眾西叛至前部西  
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侯婁匍勒猶魏言大天子也



窮奇號侯倍猶魏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頓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眾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賊臣諫之不從來此自立當為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信遣使者於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負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於提使高車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為嚙唵所殺虜其子彌娥突等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眾分散或來奔附或投柔然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烝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眾心眾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嚙唵伐高車將納彌娥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娥突立之彌娥突既立復遣朝貢又表奉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娥突雜綵六十疋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頓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

嘉蠕蠕嚙唵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娥突尋與柔然王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柔然見威軍怖而遁彌娥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於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八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娥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孝明初彌娥突與柔然主醜奴戰敗被擒醜奴繫其兩足於駕馬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眾悉入嚙唵經數年嚙唵聽彌娥突弟伊匄還國伊匄既還國遣使奉表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匄復大破柔然其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匄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鞞鞞一副織

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  
伊匄後與柔然戰敗歸其弟越居越居殺伊匄自立天  
平中越居復為柔然所破伊匄子比適復殺越居自立  
興和中比適又為柔然所破越居子去賓自柔然奔東  
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主拜安吐  
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  
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  
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  
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  
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慕容麟率衆來會大  
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韃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  
降皇始二年駕伐中山軍於柏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  
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  
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  
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十人道

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殄之又有侯  
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  
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擒其別帥焉古延  
等薛於部常屯聚於三城間及滅衛辰後其步帥太悉  
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駕還衛辰子勃勃奔其部道  
武聞之使使留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勃勃示使者  
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十六國春秋薛干部作叱干中載太悉伏即他斗伏  
者懼魏見責欲送勃勃而其兄子阿利諫止之太悉  
伏不從阿利潛遣人篡取於路送之姚興非太悉伏  
意也與此不同  
道武大怒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宦官軍乘虛  
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  
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  
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勃勃盡劫掠摠服之  
十六國春秋載勃勃僭王時以叱干阿利為御史大

夫封梁公或以酬恩也蓋見與太悉伏無涉

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率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狀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赴高平討之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盡徙其人於京師餘衆分徙其後為赫連勃勃所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悉獲之又越勒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郵塞之際猶皆東胡緒餘冒頓枝葉至於柔然者尋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為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彊弱之由猶虜

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九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九十一

北史一百三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十歲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人見其小不忍殺乃則足斷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遂有孕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並欲殺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穴臣於柔然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魏末有伊利可汗

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柔然主其主

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柔然破之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柔然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族叔稱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鑿號兜鑿突厥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一變為白鴻一國於阿輔水斂水之間號為契骨一國於處折水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仍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其小妻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共約於大樹下曰向樹

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跳最高遂奉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縉紫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國將興乎十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柔然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土門部落恃其強盛求婚柔然其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遂與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求婚於魏周文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土門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鄒叔子為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單于號其妻為可賀敦猶古闕氏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卒子科羅立科羅號一息記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都狀貌奇

異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性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噉噉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咸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氈隨日轉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四

迴每迴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神情窘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俛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發徵兵馬及科稅雜畜刻木為數並一金鏃箭

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刑法反叛  
 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  
 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  
 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  
 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  
 男女各殺羊馬陳帳前祭之遠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  
 刀劈面且哭血淚交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七者  
 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窳又以五月終旬集他人水拜  
 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  
 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不知年歷唯以草  
 青為記男子好擣菹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  
 敬鬼神信巫重兵死取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  
 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周文許之收叔子已下  
 千人付其死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  
 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三年又遣三輩  
 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結為外援初恭  
 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契未定而周文殂尋俟斤又  
 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  
 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薦武伯王慶等  
 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仍請  
 舉國東伐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渡  
 涇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  
 克俟斤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六

賞罰輕首領多而無法令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

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

望風畏懼然虜態詐健實易與耳前後使人皆可斬也

武帝不納是歲侯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

兵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應之會護戰不利侯斤引還

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

薦往逆女天和二年侯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侯

斤復貳於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使貢獻侯斤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

可汗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

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侯斤以來其國富強有

凌轢中夏志朝廷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

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干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

府藏給之他鉢彌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

兒孝順何憂無物齋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

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

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

經

此齊書曰後主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

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代人周慎謹

密仕齊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并十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

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

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言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復讐宣德元年四月他鉢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

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

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

宣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

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而紹

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

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

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他鉢有宋穆之風周武帝不如也

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我當率兄弟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慮設莫何如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九

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夷皆歸附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合軍攻臨渝鎮帝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千金公主事愚已另傳之矣入烈女傷宗祀絕滅言于沙鉢略由是悉衆東寇控弦士四十

萬帝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又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皆為虜敗於是縱兵自木碛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恐齊好深齊氏懼周交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竭生靈之力共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慙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

隋書有曰以為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心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回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在路之民務於耕織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偏師推剪邊已奔北應弦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



其後連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揖但三國一時即

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

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鞣鞣所破沙毗設又為紇支可汗

所殺與其為隣皆願誅勦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

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圍首方足皆人類也

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祇作年將一紀獸為人

語人作神言道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電震觸地火生

種種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木焚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

漢南偷存辱刻斯蓋上天所忿軀就齊斧故選將練兵

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

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癘何敵能當何速不克

但皇王舊迹此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

可居得其人不忍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

隋書曰諸將今行義兼含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

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闡邊境嚴治關塞使

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  
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假渭橋之拜

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實

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

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

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

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

波還無所歸西奔連頭可汗連頭者名玷厥沙鉢略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又舊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

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

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廢之貪汗亡奔連頭沙鉢略

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授帝皆不許會千金公

主上書請為一子例帝遣開府徐平和使于沙鈔畧晉

王廣時鎮並州請因其繫乘之帝不許沙鉢略遣使致

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

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  
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婿即  
是兒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  
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  
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選  
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  
好心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  
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三

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  
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及長孫晟  
說喻之攝圖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  
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  
何名為臣答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大隋  
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  
部落寄居白道川內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賜以衣

食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  
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  
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  
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  
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恩信之著愈久愈明  
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地過萬里士馬  
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遂  
意以華夏其有大聖生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四

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  
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  
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屈合  
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  
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  
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賜其  
妻周千金公主姓楊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  
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

沙鉢略大悅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于恒代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首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焚沙鉢略惡之月餘卒帝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乃遣使迎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夫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

隋書曰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

顧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帝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偉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謂隋兵助之多來降附遂擒阿波已上書請阿波死生帝下其議左僕射高頤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

曰善頤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頤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揚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叛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禡但特勒獻于闐玉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六

帝拜禡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馳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帝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書屏風為詩叙陳亡自寄帝聞惡之禮賜益薄時沙鉢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遣使求婚乃誘突利譖公主于都藍由是發怒遂殺主于帳都藍與突利有隙數相征伐帝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迎女帝舍之太常數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帝欲

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頊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一

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帝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厥歸朝帝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檮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六月高頊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民表謝帝命於朔州築大利城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帝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

遂遷於河南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堦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啟民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麾下所殺連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遁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磧東攻啟民帝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一

觀此隋文已有莫緣可汗之稱不自唐太宗天可汗始也但史不載此號何起未免缺畧  
憐養百姓諸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萬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啟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啟民至是叛素軍河北達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啟民男女雜畜而去素

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侯斤悉得民畜歸啟民素

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

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啟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奮

擊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為

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雷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

渾啟民遂有其衆歲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

賜帛萬三千段啟民及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九

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短少臣種末為

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

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

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

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

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

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

臣即至尊臣民至尊憐臣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

夏帝下其議

隋書音樂志曰時大陳文物染干朝見慕之請襲衣

冠帝大悅謂牛弘等曰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

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辦此卿等功也賜弘等帛有

差

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

俗咸安其性各尚所宜何必化諸劓衽縻以長纓仍璽

書答啟民以為磧北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九

必改服帝法駕御干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

十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各有差

隋書音樂志曰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四方

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

舍利獸末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龜鼉龜鼉

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

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

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

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跳弄之又二人戴竿其上有舞者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鼉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

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旣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至屠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接踵來索辦擊犴肉韋鞬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啟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啟民所啟民不敢隱境外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敕令牛弘宣旨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

隋書曰存育之理當同啟民如或不朝必將啟民巡行彼土

使人甚懼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東都禮賜益厚

隋書音樂志曰大業六年突厥啟民及諸國主來朝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畢萃崇侈器玩盛飾衣服營費巨萬闕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齊王暕主之金石匏革聲聞數十里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是歲疾終帝廢朝三日其子土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有怨於隋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至始畢引去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大唐高祖時為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畧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

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邏  
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  
立號泥掘處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  
利率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  
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邏可汗居無  
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  
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安官有俟  
發閭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當大業初  
處邏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  
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  
復知處邏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  
齋書慰喻處邏甚路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邏曰突厥  
本一國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所以每歲交兵積十年莫  
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邏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  
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若知其故乎蓋緣

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故早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  
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  
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往歸京師處于賓館聞天  
子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天子憐之因為輟  
策向夫久又匍匐謝罪固請發使召可汗令內屬同啟  
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  
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加誅傳  
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此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死亡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怯一言稱  
臣喪匈奴之國也處邏聞之瞿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  
詔書君肅又說處邏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  
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天子自表  
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邏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  
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今與  
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

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  
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邏大喜遂遣使朝貢  
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邏令與車駕會于  
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邏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  
無如之何適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張矩奏曰處邏  
不朝恃强大耳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  
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  
職附隸於處邏故遣使結授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邏不順之意稱射  
匱有雄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邏然後為婚  
娶取挑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  
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邏處邏愛其箭將留之使者  
譖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邏處邏大敗棄妻  
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  
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

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遣向氏使詣處邏所論朝廷  
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快快之色以七  
年冬處邏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拙西  
面諸蕃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悚懼不能盡道帝曰  
往與突厥遙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  
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只有一日照臨莫  
不寧帖若有兩三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邏摠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見處邏豁然歡喜處邏亦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邏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  
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  
歲萬歲常如今日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門  
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  
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之賜錦綵袍千具綵萬段  
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  
亂隨宇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此蕃突  
厥所害



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此傍阿得水則有阿啞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三十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三索咽篋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東森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盟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為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為生近西邊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敵民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邏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

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叛共拒處邏立俟利發兵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為小可汗處邏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惟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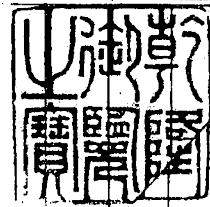
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獯鬻三代則獫狁兩漢則匈奴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後魏及周則柔然突厥此其首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掠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于廟堂折衝之臣論奮擊于塞垣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頽盛則率兵寇掠屈伸具能彊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寇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

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柔然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放民願保塞下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彊迄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節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含容月陰陽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

明李清撰

北史一百四

宣武胡后

元實君

宗受



元紹

乙渾

蕭實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爾朱兆

元鷲 元世儻附

宇文護

張衡

宇文文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元敏

王世充

元世渾附

題逆后賊臣

或問於子曰子舉馮胡兩后而賊之何也前史有此例  
否曰無有然儷天子且母天下而皆以弑君無所逃賊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則緣而下之凜如矣若帝子也而逆宗室也而逆文武諸臣與奄人也而逆皆置散傳散何以懲故子彙為賊后遂臣傳附夷狄後或曰賊后可乎予曰否夫魏脩齊洋隋堅等咸大書特書正其弒於本紀嚴帝寧寬后嚴后寧寬諸臣

文成后馮氏長樂信都人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悉焚百官及中官皆號泣臨之后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

愚按以太后誅權臣得未曾有深謀秘計惜不詳載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

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帝遊於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為貴哉

愚按馮后為此言蓋亦自愧失節難見先皇於地下耳

吾百歲後神其安此乃詔有司營壽陵於方山又起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固石室將終為清廟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右立碑頌太后功德

鄆道元水經注曰方陵上有文明太后陵陵東北有高祖陵二陵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兩柱採洛陽八風谷石為之雕鏤隱起堂之内外四側以文石為椽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鑄石尤佳左右列栢四周迷禽闈日南川表二石開御路下望靈泉宮池

皎若圖鏡

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刻石立碑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宰人上膳按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蚘在太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禀太后太后多智猜忍能行大事生殺罰賞決之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過張祐符承祖等技自微闈歲中至王公王廩出入卧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幃幄密加賜賚不可勝數

南齊書魏鹵傳曰輔國將軍劉縝兩使鹵太后馮氏悅而親之

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如槓

楚多至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人人懷於利欲至死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羣臣及番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欣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頌賜金帛輿馬每褒美馭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沒孝文不知所生若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魏書靈徵志曰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鷄二首生冠如角又同月有狐魅截人髮皆太后信任羣小行多不正之徵

十四年死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雌雄集太華殿帝勺飲不入口五日毀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莫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

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  
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奄坎脫於孝子  
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  
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  
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素帳縵茵窆瓦之物亦皆  
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違  
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凭已一一奉  
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六

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  
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哀服者變服就  
練七品以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  
親公事帝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

魏書天象志曰獻文暴崩由文明太后及太后崩孝  
文方修諒陰之儀篤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  
義以懲其黨是故胡后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

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承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

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纏西為山園之所

此孝文陵陵河南一徵詳見本紀

而方山虛宮號萬年堂云

宣武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母皇甫氏產后  
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善卜相國珍問之胡  
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  
知也后姑為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  
稱后姿行乃召入掖庭為承華世婦而椒庭中以國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  
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也孝  
明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計后固意確然幽夜  
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  
孝明進為克華嬪先是帝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  
謹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克華  
皆莫得撫視及孝明踐祚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  
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今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

自稱曰朕太后以孝明冲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儀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為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馬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孝明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孝明詩曰恭已無為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卒百寮表請公除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女士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孝明帝主事乃自為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于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

數百人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關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然逼幸清河王懌媼亂肆情天下惡之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孝明於顯陽殿幽太后北宮殺懌禁中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叉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徒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孝明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叉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后答云無此語遂至極昏太后乃起執孝明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叉不果自劉騰死叉漸寬怠太后與孝明及高陽王雍為計解叉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搃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于朝四方穢之

伽藍記曰太后臨朝閣寺專寵積金盈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閹官之妾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閹寺寵盛故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

文武解體所在亂逆由於此矣

魏書靈徵志曰熙平二年春有狐魅截人髮至六月太后召諸截髮者鞭之千秋門外又正光元年虎賁中郎將蘭瓊家雄雌二鷄各首生兩角毛聳過冠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與馮太后臨朝同

僧敬又因聚集親族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宜輕脫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內為朋黨防蔽耳目孝明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憲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殺之城南大巷中方懸賞募賊入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於禁中皆帝所親也母子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元武泰復陰行鳩毒

其年二月孝明暴崩

魏書曰肅宗之崩事出倉猝時咸言鄭儼徐紇之計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孝明六宮入道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起太后及幼主並沈于河伽藍記曰太后常見沙門寶公問以世事寶公曰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粟與鷄呼朱朱時人莫解後為爾朱榮所害始驗

太后妹馮翊君收瘞雙靈寺孝武時始葬以后禮追謚曰靈

元六修穆帝長子少克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聚懼哭圍走殺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出六修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驛驢駿馬日行五百里帝欲取給比延後六



修來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  
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帝謁伏路左及至  
乃比延慙怒而走帝怒伐之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  
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之帝遂為六修所弒桓帝子  
普根先守於外聞難來赴滅之

元寔君昭成庶長子

愚按昭成次子又單名寔即道武父獻明帝也新唐

書元氏世系圖見于宰相表者乃以寔為寔君大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秦王苻堅遣其行唐公苻落等  
來犯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  
不能親勒眾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漢北高車四面  
寇抄復度漠南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  
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帝  
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後子闕婆等  
雖長國統未定介因說寔君曰王將立慕容所生欲先  
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伏遮廬舍伺便將發

時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伏彷徨廬  
舍寔君因信斤言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遇弒其夜諸  
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蛇勒兵內逼却  
眾離散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  
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

元紹字受洛拔道武帝庶子天興六年封清河王有寵  
然性克險好劫刺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絡  
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義方責之由此不協

魏書禮志曰帝懼有變乃禱於武周車輪二山以祈  
福

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家告  
急於紹紹及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  
弓刀不及遂被弒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  
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  
有兄公卿欲從誰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

平公長孫嵩曰

魏書載長孫嵩曰從王乃繼以羣臣方知晏駕而不  
審登遐狀北史刪改未嘗

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  
克克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安陽城北故賀蘭部  
人皆往赴之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集紹  
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頒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  
聞變乃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魏書禮志曰華陰公主帝姊也紹為逆有保護功

潛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眾皆響應明元至城西  
衛士執送紹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閭官官人為內應者  
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嚮食之紹  
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后妹美而艷道武如賀蘭部見  
而悅之告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  
帝察令人殺其夫納之生紹終至大逆云

宋書索鹵傳曰先有神巫戒珪云當有暴禍唯誅清

河殺萬人乃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守自殺人欲盈萬  
數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萬人知之後與  
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令萬人內應伺珪獨處殺  
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愚按萬人慶  
賀夫人紹生母也非所通父妾乃南人傳聞之訛世  
俗喜其新奇遂訛以傳訛今正之

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為閹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  
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郡公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穆監國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街之  
給事之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  
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按其事遂搆  
告其罪詔斬道盛等于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  
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  
崩愛所為尚書左僕射蘭延

內入諸姓有烏洛蘭氏孝文改蘭氏

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

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世嫡不可捨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東宮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入愛先使閹監三十人持伏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又執秦王翰殺之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樞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閹樂之禍余疑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奪三秩

乙渾代人和平末為車騎大將軍文成崩獻文以幼冲嗣位渾因是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於禁中又召司徒陸麗於代郡温泉及至見渾不法數爭之又為渾所殺並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遂自為太尉錄尚書事隔絕內外百官震恐順

陽公柳謀誅渾渾復殺之未幾又自為丞相位居諸侯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渾專恣日甚又欲為其妻求稱公主掌吏曹事賈秀謂非庶姓可稱執不從渾怒罵曰老奴官慳又將害之會侍中元丕告渾謀反馮太后乃定策戮渾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母弟初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其家闈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出寶寅具小舟於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屨徒步足無完皮防守者至明迫之寶寅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遂委命授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柱元倫推檢智實蕭氏子以札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

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  
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  
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  
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  
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暴風大  
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曹  
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  
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六

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  
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  
猶不及劉昶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  
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  
為軍主寶寅雖少羈寓而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憔悴  
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  
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禮  
正始元年寶寅陰行達汝陰東城已隔遂停壽春栖賢

寺逢梁將姜慶真圍逼壽春寶寅躬貴甲冑率眾力戰  
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遂破走慶真還改封梁郡  
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  
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  
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  
魏書載詔曰寶寅困難投誠宜加矜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九

寶寅盡禮雖好合積年不替寶寅每入室主必立待之  
相過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器性溫順自  
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  
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  
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寅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  
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  
魏書載詔曰卿忠規內挺必欲鞭尸焚墓故授卿總  
統宜其勉與寶寅對曰臣仇恥未復枕戈待旦雖無  
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誓必拉彼奸勅以清王略

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寅全師還延昌初

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

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

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討之復封梁即公熙平初梁堰

既成淮水將為揚徐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

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度淮火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

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北仍渡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

師為殿中尚書寶寅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

魏書載梁武書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

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蓄外絕

繼援守危疎勤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

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

景起事大將覆軍于外小將懷二于內亡兄忠勇奮

發旋師大岷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桓

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酷百

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

幃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忽遣劉山陽輕舟西

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所以誓眾樊鄧會踰孟津本

欲翦除梅虫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反身素里屬張

稷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

心應上天之命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

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勿謂今日之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重朕之視此不如一芥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

朕於昆虫猶不欲殺何急爭無用之地戕蒼生之命

正為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

小戍或掠一村一里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

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非大舉

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

氣往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

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眾襲據彭城別

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後便遣卿兄子屏侍送卿國廟並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鷄

寶寅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為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之端自非職為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借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比來官固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數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與謂之改功事同汎陟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察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逆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苛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賢達君

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南兩省文武開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陟升之方甚易何內外相懸厚薄如此周之藹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親非肺腑才華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典利之規終慚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辨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其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待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對共裁量其內外考格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闕缺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

魏書載表曰臣聞三千之罪莫大不孝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于國子爵于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以此為心心可知矣昔

越棲會稽賴宰詔獲立漢因彭宋藉丁公幸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

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遙報復無日豈區區一豎哉但愚衷寸抱敢不申陳

魏書曰伏願少垂察覽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造死有歸無令申侯受笑于荀存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閔淪名于盛世

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眾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孝明幸明堂錢之寶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  
萬侯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  
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  
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  
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于  
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  
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詐降  
於寶宣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而大都督元修義高聿停車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  
伯度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宣不能制孝昌二年  
除寶宣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  
給前後部鼓吹寶宣初至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  
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宣之力三年正月除司  
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  
宣死罪詔恕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  
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

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宣十月除尚書令復其  
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宣  
自以出師累年糜賞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自  
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鄴道元為關中大使  
寶宣謂密欲取已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  
明帝子謠言鸞生十子九子瑕一子不瑕關中亂武王  
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  
行達陰盤驛寶宣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大號大赦部內稱隆緒  
元年立百官  
魏書曰蕭寶宣起逆獨行政州事杜顥據州不從  
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  
避紀率鄉義將討寶宣寶宣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退終  
德還圖寶宣  
魏書曰蕭寶宣刺史雍州引韋高遵為中兵參軍深  
見信任寶宣反令率衆出征高遵偽受其署既行遂



與侯終德還襲城

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萬侯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按天光傳又云醜奴擊擒寶寅於靈州遂僭大號自縛與受投不同獲後稱號與奔便授官不同兩說安據

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及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元

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孝莊謂其逆在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惟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同歎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怒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

署賜死將刑神儁攜酒叙舊對之下泣寶寅夸然自持

了不憂懼惟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

寶寅訣別痛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主

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

坐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

凱妻長孫承業女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

妻復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

首家遂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元

魏書論曰寶寅背恩忘義天重其罪兇覆其門 愚

按蕭鸞負義辜恩屠高武子孫殆蓋寶寅之背魏猶

父逆也其以逆臣伏誅何疑然以鸞毒害餘波在魏

一枝應歸殄滅鷹始之而凱終之於寶寅何誅

寶寅兄子贊別見南史

爾朱兆字萬仁北秀容人太原王榮從子少善騎射趨

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窮巖絕澗入不能升降者兆必

先之手格猛虎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

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待之俄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頡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寇受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孝莊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立長廣王暕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渡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往往以草表插而導之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孝莊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鹵掠

伽藍記曰兆營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鏢帝于寺門樓上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

停洛旬餘先令衛送孝莊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弒帝於城內五級寺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

噫此二語識耶他日何為自蹈之

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吾有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夢今行必克騰聞之兆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悲耕熟惟有馬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事爾朱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擒俄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欲於路邀迎唱義天下晨

夜馳之過孝莊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問孝莊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孝莊遂遇弒

冊府元龜曰時冀州刺史高翼聞兆弒莊帝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今社稷傾危人神忿怒正破家報國時爾朱兄弟性忌忌則多害爾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輯而卒

初榮既死孝莊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不服留洛迴師禦之頗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兆歸晉陽及節閔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營所終官固辭不拜尋

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克殷州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魏書曰時獻武王廣縱反間或曰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

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頗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擬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仲遠遣椿勝等追之苦加曉譬兆不信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既相疑阻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惟其所欲兆與天光度律更結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大掠并州走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窮山殺所乘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

史糾曰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將舉義師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純臣矣步蕃之師曾被大行密詔何故代兆摧拉又將如狗為人所噬耶搃之兆屬粗人計可縛取而爾朱一族人身既惡啖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暉之黨偷取權籍自開霸府其於魏室存亡孝莊生死猶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臣曲為美言胡顏之厚曰不然此來諸將酒肉既豐高王府中美官可欲斧鑕又可懼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高

與懼并史熊出矣

兆勇於戰鬥常居鋒首而粗脫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虎節閔封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擒而赦之後死晉陽元鷲字孔雀魏平文帝後孝文帝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塚俯觀之自此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孝莊既誅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兆陰通勸帝曰黃

河萬仞寧可猝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鷲謀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納少言每息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在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眾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爵鷲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

愚按坦於此時何不反折之曰孝莊皇帝安在此庾純所以屈賈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高

眾皆失色鷲怡然如故興和三年死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附見

元世儁魏景穆帝後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父嵩高平縣侯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以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以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洛陽京都破殘皆世儁罪尤為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

僑居遼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  
靜時位尚書令世儻輕薄好去就興和中死贈太尉謚  
諱戾

愚按鷲導逆世僑迎逆似有別然亦一間耳故附鷲  
後二人或王或侯皆考終孝靜時噫高歡之心可知  
矣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兄邵公顥子幼有志度特為德帝  
所愛文帝入閔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嚴肅文帝  
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  
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孝武封  
水池縣伯從文帝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  
功印山之役為敵所圍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坐  
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  
將軍與于謹征江陵

周書曰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

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

周書曰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  
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

圍而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  
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  
州入見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皆幼外寇方強  
天下事屬汝宜勉力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  
帝奔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幼強寇在近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  
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  
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諷魏恭帝禪代孝閔踐  
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  
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被害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官伯乙弗  
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

宜圖之

周書載植等說帝曰護自誅趙貴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又曰護常自比周公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豈能七年邑邑乎

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八

親

周書曰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國家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惟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周書曰臣既為天子兄復為國家宰輔尚復何求願陛下無惑讒言

因泣涕久之乃止鳳等益懼且知帝猶猜護密謀滋甚

遂克日將誅護光洛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

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于舊邸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既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奪若此謀遂行社稷必傾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五

人若死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公豈可負社稷寧却公年德蕙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家事敢不唯命於是斬鳳等門外並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擢為膳部下大夫至是

護令安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摠已以聽  
護自文帝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文帝崩後  
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

秦弒孝武護亦弒孝閔秦弒廢帝護亦弒明帝秦以  
二十四軍屬相府護亦以二十四軍屬相府誰作備  
而誰效尤吾是以追恨

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  
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或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罕

布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  
宜用此禮乃詔於同州晉國第立德帝別廟使護祭焉  
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  
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特角  
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  
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武成大懼先是  
護母聞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  
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

和四年皇姑先至齊武成以護權重乃留其母為後圖  
仍令人為閻作書與護曰

周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痛  
不自勝想汝悲思復安可處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  
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  
衰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罕

多損

周書曰今大齊降慈許歸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

汝與吾別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  
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三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  
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  
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  
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于及兒菩提並吾與汝

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  
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  
掌所掠男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  
被送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  
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  
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  
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後  
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聖

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  
害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  
打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沉在關西遣人迎家累  
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  
帶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驪同去盛洛  
小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  
耳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  
抱戚多歷年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

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  
何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  
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  
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  
用為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  
以後吾殘命繫汝戴天覆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  
欺負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  
書依常休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聖

識此理勿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  
仰視報書云區宇分崩違離膝下三十五年誰同薩保  
如此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子  
為公侯母為得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  
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  
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泉下耳  
不謂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  
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



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  
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  
寬宏大德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  
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  
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字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  
苦嘗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  
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歲隣曲  
舊事猶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  
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  
太祖升遐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  
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  
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國  
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生  
死骨肉豈過今思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  
絕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鳴

咽言不宣心蒙寄旌保別時所留錦袍年歲雖久宛然  
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  
即發遣更今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  
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  
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  
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  
禮稱觸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哭厥率眾起朝  
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者夸不得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遂請東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  
蜀兵諸蕃國眾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  
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迴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  
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  
農迴圍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成營切山護性無  
戎略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  
周書曰護本令暫斷河陽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  
諸將謂齊兵必不敢出惟斥侯而已值連日陰霧瘴

騎直前圍洛軍一時潰散惟尉遲迴率數十騎扞敵  
齊公憲又督卽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還權景宣攻  
克豫州亦引軍退楊標于軹關戰沒護乃班師

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能責也天和二年護母  
卒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修之舞護  
性甚寬和然暗於大体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莫不蠹政害民

隋書刑法志曰護將有異志欲以寬政取人心然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聖

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用法寬弛子弟僚屬竊弄其  
權百姓怨愁控告無所

帝以其暴慢容與銜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  
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  
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坐帝每立  
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諸親朝謁  
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與比諫未蒙垂納願兄今更啟請  
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如帝所誡讀示

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踏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  
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銜王直先匿戶內躍出斬之

周書論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帝  
薨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夸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  
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又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以禮  
讓經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前  
史所載烏足道哉然寡于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  
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將之心行人君不堪之事終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聖

妻子為戮身首橫分亦宜乎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  
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  
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  
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  
伏侯龍恩龍思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  
錄尹公正表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  
憲曰安出自皂隸所典庖厨而已未嘗加戮帝曰汝不

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  
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  
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  
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  
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置書就殺之三年詔  
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  
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治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吳

御史泰向潼關協為泰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  
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  
事又深自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  
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  
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

周書曰時有五城氏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  
民叛聚結二萬餘人據槐林山梓潼郡民鄧肅等招  
誘鄉邑萬餘人復置柵應之同逼州城城內糧少乏

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尋遣將討破雄傑復擊斬  
肅等餘賊或降或散

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賜姓宇文氏晉  
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  
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  
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晚稍遷護  
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  
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吳

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  
措褊急既得志每自矜高

周書曰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  
入其所言多乖事衷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  
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  
許之又進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  
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  
爵南陽郡公卒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

周書曰遷歷官并州水曹參軍從魏孝武入關屢有  
功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

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

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以其舊齒

欲榮以衣錦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

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

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除名卒于家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

骨體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

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輓叩馬切諫

通鑑考異曰周武居喪有禮疑衡自叙之妄

帝嘉之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

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受禪拜司門侍

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

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

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

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

開府又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歷御史大夫甚見親

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

宅可為朕作主人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

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謂

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不得相遇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

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繡綵六百

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

蓋為此也不足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

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思比莫比頗自驕貴明

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宏整具圖

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弊願稍加折損

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

計畫令我天下時齊王暕失愛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誦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

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

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

衡督後葉樓煩城因謁帝帝惡衡不損度以為不念咎

因謂曰公甚肥澤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敕衡督後江

都宮有人詣衡訟官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

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

感稱冤玄感心固非衡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

玄感曰薛道衡真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

充又奏衡頻減損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

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

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死于家臨死大言

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張衡奉皇太子命入侍文帝疾俄帝暴崩宜入之本

傳內庶臨死數言方有着落

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

或曰衡弒隋文承旨非造意然以臣弒君子弒父兩

大惡皆兼隋煬身而衡敢承旨為之非賊臣而何獨

怪唐高祖以創業首君乃題逆為忠耶隋書武德初

作義寧時唐高方搃大政於隋恭何與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父述見別傳性凶險不循法度

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

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以納賄再三

免官太子嬖昵之俄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

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

馬珍玩必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

拜太僕少卿益持舊恩貪冒猶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

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日還京欲斬之

方入城解衣辮髮託以主赦乃釋

隋書曰以公主故久乃釋此乃云主赦之則成他日

弑逆之禍者主也主知義抱忠另有傳此一字不可不辨

並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帝懼留淮左不敢遂却從駕驍果多闕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搃領驍果屯東城風聞弁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之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闕裴虔通互相扇惑曰聞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下欲禁官丹陽人人謀逃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事發當族將何如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皆懼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遮相招誘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景符璽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為刎頸交言無迴

避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趨行樞

隋書曰行樞樂人之子家產巨萬

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宇文氏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鹵掠居民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蒲山公傳載宇文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因民心謀非常事逃非上策德戡曰奈何士及曰官家雖無道士民尚畏服聞公叛亡必急追捕不如嚴勒士馬攻其官闕因人之欲黜廢昏凶推立明哲天下安而吾徒亦安矣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使官家膽攝不敢追討遲疑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遠矣去住俱萬全不亦可乎德戡大悅欲推化及為主士及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救命耳

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眾人恐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人主所親近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蓋鳩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逸相告謀反愈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搃招故人諭以所為眾皆伏曰惟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捕後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禮虔通等直闕下專主殿內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鎗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誼罵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房被焚外人救之故誼譁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秉智及集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分屯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易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殿內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

門驅宿衛者出遂殺將軍獨孤盛武賁即將元禮引兵進

資治通鑑曰帝先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賜以宮人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卒時無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于西閣虔通與禮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耳帝曰即為汝歸

資治通鑑曰校尉令孤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窓扉謂之曰汝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與此不同

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者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

時士及在公主第弗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  
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乃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  
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  
入

資治通鑑曰化及入朝堂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  
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  
鞅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輿挾刀出宮門賊  
徒喜譟動地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于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引帝還寢殿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笑曰我何罪馬  
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  
溢丁壯盡于矢刃女弱填于溝壑四民喪業盜賊鋒  
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民爾  
輩榮祿無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普  
天同然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  
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慙而退

遣令孤行達弒帝官中

資治通鑑曰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  
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達頓帝令  
坐帝自解練巾投行達繼殺之初帝自知必及禍常  
以毘貯毒藥自隨謂諸幸姬曰若賊至汝曹先飲之  
然後飲我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竟不得蕭后與諸  
官人撤漆牀板為小棺殯于西苑流珠堂  
又執朝臣異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  
唯留秦孝王子浩立為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資治通鑑曰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  
綜領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  
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伏衛部伍  
皆疑乘輿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  
孟才折衝即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遂入  
據六宮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有白事  
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啟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



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  
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  
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悞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  
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襲殺化及  
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  
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元文都推東恭帝為  
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徐世勣據黎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辛

倉與密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  
密所擒送於東恭帝鑊烹之如斛斯政之法化及糧盡  
渡水濟渠與密決戰于童山遂入汲郡求糧又遣使拷  
掠東郡吏民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密化及大懼自  
汲郡率眾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  
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密化及尚有  
眾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  
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更計但相聚酣

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表立  
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名天下不納豈非由汝滅族乎  
抱其兩子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從不賜尤及其將敗  
乃欲歸罪何不殺我降實建德兄弟數相鬪聞言無長  
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笑曰人生故當死  
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浩僭皇帝位于魏縣國號  
許建元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克反為  
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徇濟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辛

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  
隋書曰并招化及化及不從噫逆賊豈可招不及實  
建德伏義鳴鼓遠矣  
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實建德悉眾攻之  
建德事見新唐書者不詳注惟注其與隋相涉者  
新唐書曰建德貝州漳南人初為盜保高雞泊傾身  
接物執若與士卒均能致人死力後自稱將軍初他  
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惟建德恩遇甚厚隋郡縣

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築壇場于河間樂壽自稱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元丁丑敗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攻河間郡丞王琮未下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使人弔之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其縛與言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為泣塵下以琮久拒守多殺士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吾方旌擢以勵事君且往為盜可殺人今將安民定天下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害忠臣乎即令其君曰與琮墜者敢輒搖罪三族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國號夏改元五鳳 新唐書載實建德語其下曰吾隋民隋吾君也今化及弒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為天下誅之何如其臣宋正本等對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伏順扶義也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奪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

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鹵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殺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

資治通鑑曰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傳首突厥義臣公主梟之鹵庭

資治通鑑曰建德得隋宮人千數悉放之其文武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時已稱帝侗封之夏王隋官如裴矩何稠崔君肅等皆授以顯秩餘皆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東都及長安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境建德初與王世充結歡俄世充篡位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謚大業君為隋閔帝以齊王暕遺腹子正道為郟公士及自濟北西歸唐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雞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架通德戡母俄氏撫教之因解書記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辟俊辨多奸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累遷虎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傳既執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與其黨孟景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然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使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游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何為反耶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通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威執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

公化及引兵而北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唐高祖即授徐州樞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太宗初以隋朝弒逆罪除名徙嶺表死

資治通鑑曰虔通常言除隋啟唐自以為功頗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死 舊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裴虔通煬帝舊左右而親為亂首豈可猶使宰民訓俗乃詔曰天地定位君臣義彰雖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繩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軀重百年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于身後趙高頌二世董卓鳩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莫不誅奪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志茂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夸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

救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驪州又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虎牙即將元禮並於隋代蒙任用乃協宇文化及構成弒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 貞觀七年又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李楊覽唐奉義牛方裕薛良元敏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孤行遠席德方李履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思結一代任重一時乃包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凶惡罔思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弒逆罪百閭趙彙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置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孫並禁錮勿令齒叙 愚按裴虔通等朋弒俱宜勿分首從與宇文化及同戮唐高祖容而不誅又封之視實建德有慚德矣太宗兩詔雖快但法不蔽辜終不如建德是舉尤快然則唐高祖之新建德也何哉 元敏河南洛陽人父壽見別傳敏頗有才辨而輕險多

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偽受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祖支頹禰徙居新豐頹禰

沒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瓊粲遂納為小妻

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愛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

二州長史世充捲髮紒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

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

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數奏明習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突

律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者世充利口飾非辭

義鋒起眾雖知其否而莫能屈場帝世累遷江都郡丞

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

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

珍物媚帝帝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傲倖

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眾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

賊盜羣起民多犯法有擊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

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

應之自稱將軍擁眾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

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郡萬餘人往擊頻破之每有克

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人爭

為用功最多十年齊郡賊師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軍

至盱眙有眾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

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出兵奮擊大破之

新唐書曰世充保都梁山不戰羸兵示弱讓笑曰世

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突

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眾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

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

分其下南略纔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分灶撤

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出奮擊大破之

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斬首萬人六畜軍資盡

獲帝以世充有將才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

略記曰阮其眾二十餘萬於黃亭澗澗長數里深澗

數丈積尸與之平 雜記曰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

女資財阮八千餘人於黃山下

然性多矯偽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吳厥圍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反首妬而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坐卧帝聞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都通守時厥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于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破盧明月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執杯酒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多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密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主

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入京物聘納之所費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今以舟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乃沈舟淮泗中沈溺殺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又為秘之又別簡閱以供進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祿大夫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帝惡之乃大發兵特發中詔以世充為將軍拒密於洛口前後百餘戰互有勝

負世充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

新唐書曰有氣若城歷其營 蒲山公傳曰密築長

城掘浮塹周迴六十里自固

李密與戰世充敗績

略記曰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別造浮

橋橋先成者輒渡前後不一密伏兵發遂敗績 資

治通鑑曰虎賁郎將王辨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

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率敢死士乘之世充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主

敗

赴水溺死者萬餘人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時天寒大雨雪兵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北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東恭帝時為越王遣使赦之台令還都賜金帛美女安之收合亡散屯倉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元文鄉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越王為主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

公及帝用元文都盧楚謀拜李密太尉尚書令密遂稱  
 臣復以兵拒化及于黎陽遣使獻捷眾皆悅世克獨謂  
 麾下諸將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擒  
 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  
 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  
 與楚等謀因世克入內伏甲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  
 遣女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克夜勒兵圍宮城將軍  
 賈曜田世閼等與戰于東太陽門外曜敗世克遂攻門  
 而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河洛記曰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  
 世克固執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  
 世克外軍一將領軍屢轟吾方圖外賊且從舍過翻  
 更宰制人跋扈縱橫不除恐為國患文都以為未可  
 欲當朝上奏縛之御前楚善之文都懷奏入殿趙季  
 卿私告世克遂奔含嘉作亂與此不同  
 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世克遣人扣

門言於帝曰元文都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告  
 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帝於乾陽殿陳  
 兵衛之令將帥乘城拒難兵敗獲文都殺之帝不得已  
 命開門納世克世克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  
 流涕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  
 言訖陳謝

資治通鑑曰世克既殺元盧入見皇泰主于乾陽殿  
 皇泰主責以擅誅世克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危國疾臣  
 違異深積猜嫌臣迫于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  
 違負陛下使臣闔門殄滅辭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  
 與語久之世克又于劉太后前披髮為誓稱無二  
 心  
 尋遣韋節等諷帝命拜已為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  
 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  
 分政事為十頭悉其黨主之威振內外帝拱手而已未

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立祠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妄故出此言惑之眾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及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上時密新得志化及心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北明薄密密出兵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古

陣未成列兩軍合戰

壺關錄曰王世充與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陣前云已獲李密矣密兵遂亂 革命記曰世充先于眾中覓得狀似密者陰畜之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千騎馳將所畜人首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眾共視咸言是遂于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遂以城降

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壓密營營中亂無

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為密所得皆囚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度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度象等舉倉城應之密以數十騎遣世充收其眾而還

資治通鑑曰初世充將戰誓眾曰今日之爭非直爭勝負死生在此一舉若其不捷必無遺類各宜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古

至是果大捷

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恣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帝拜已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事無大小悉闕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闕然

新唐書曰世充設三榜於府外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一武幹絕眾摧鋒陷陣者一能治冤抑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離其語士大夫遂二初殺元文



都等欲詭眾取信請事侗母劉太后為假子至是加號聖感皇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比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

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

通鑑曰世克寇新安外示攻取實召文武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曰四方所以馳赴東都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疏忍遠人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叛去矣長史韋節楊績等皆言隋氏數窮在理昭然而太史令樂德融又言昔年長星出乃除舊布新象今歲星又在角亢亢鄭之分野宜亟順天道獨外兵曹參軍戴胄曰君臣猶父子休戚同之莫若竭忠殉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克詭稱善及議受九錫復固諫世克怒出為鄭州長史

是後不入朝矣有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文夫持一干驅羊法嗣云

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應符命為天子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克使人獻印及劔又言河水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散於空中或有彈射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逼帝遜位于己帝不許遣使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義不違負遂借即皇帝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克頻出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世克窘迫遣使請救實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虎牢太宗破之擒建德詣城下世克將潰圍出諸將莫應乃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俱詳唐書世克兄世憚世克篡位封齊王裴仁基等謀殺世克復立東恭帝事世憚言於克曰仁基等謀反正為潞國公尚在故也宜早除之世克從其言乃遣兄子唐王行則荆王行本及家奴梁百年醜帝

帝曰更為請而主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啟請世憚不許又請與母故劉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曰願自今以後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世憚後隨世克降唐與世克同為獨孤修德所殺餘兄弟子侄徙蜀在道皆坐謀反誅

隋書曰化及庸儒下才荷恩累葉王世克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醜毒彙深指鹿事切食蟾故梟獍凶魁相尋殪戮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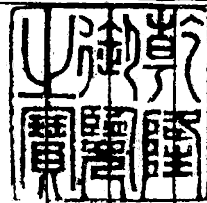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夫

豕醜類繼踵誅夸快忠義于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乎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 子之跋南史賊臣也則賊其君劉裕輩矣此為誰曰高洋賊以弑其君魏靜楊堅賊以弑其君周靜宇文泰名臣而實主亦賊以連弑二君雖然若輩皆橫于賊而獨元修橫于賊又愚於賊與故君粵恭朗皆同枝而先後加害且加於恭所保全之粵則橫與粵恭朗皆逼迫權臣搖搖然處天位若懸旌而不相憐反相殘則愚或曰楊廣兼

弑君父尤甚然廣亦橫於賊而獨橫兼以愚者修賊風斯下矣噫於爾朱兆宇文文化及等何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一

明李清撰

北史一百五

序傳第九十三

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氏高陽氏當唐堯時高陽氏有

少子庭堅為堯天璽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

後理微字德靈隸為異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

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遂改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數生子

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

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慄為魏文侯興

富國之術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收其後也

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對南鄭公

伯祐生二子平蕪內德子信為秦將國燕太子丹信孫

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羗於

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隕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任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闕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漢史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况生孝廉本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生積弩將軍隆隆生雍雍字儁熙仕曹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軍太守雍生彙彙晉舉秀才為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二

雍生奔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奔張寶奔亦隨焉因仕張氏為饒騎左監奔本名良婦姓梁氏涼公張駿謂奔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以目其舅氏昔取奔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卿有同取氏乃使名奔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將軍子昶幼有名譽年十八亡昶子嵩字玄盛小字長生即西涼武昭王也遺腹而誕

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騰及同母弟宋繇同宿廡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駟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為劾殺令而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敦謨言邪白額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今已生矣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藩稱於業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於業乃以嗣為燉煌太守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昭王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依寶融故事昭王乃赦境內建元庚子追崇祖奔景公考昶簡公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備置寮察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屯田積穀為東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而閱武事圖贊自古聖帝

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明鑒誠義當時文武羣公寮佐亦皆圖讚所志五年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時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又有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鴉等集於園間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上巳日讌於曲水命羣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四

賦詩昭王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昭王以緯世之量為羣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啓霸業乃修燉煌舊塞薨謚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諱敬讓愔恂驪豫宏眺亮世子諱早卒後主諱敬字士業武昭王第二子王薨府寮奉為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羗校尉大赦境內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在位四年為沮渠蒙遜所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天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太常五年亡據河右凡二

世二十一年世子重耳奔江左遂任宋後歸魏位弘農太守即皇室七廟之始也後主弟讓雅量凝重善謀略位寧朔將軍領西羗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大常新鄉侯贈驃騎大將軍謚曰穆讓弟愔晉昌燉煌太守愔弟恂有幹略為酒泉燉煌太守國亡為沮渠梁氏攻逼自殺恂弟讜小字武疆英雄秀出有雄略位車騎將軍祈連酒泉晉昌郡太守翻弟豫位西海太守豫弟宏位前將軍中華令宏弟眺位左將軍眺弟亮位右將軍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字懷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讜子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遇家難為沮渠蒙遜囚於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魏書趙唐契作唐契北奔伊吾臣於柔然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損城道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遠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疑拜懷遠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

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以下聽承旨假授其君五年入朝遂留京師累內都大官文武初代司馬文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卒賜命服一襲贈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卒早卒承字伯業少有謀略初寶欲歸款僚庶多異議承時年十三勸寶遠定大計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六

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方裕有鑒裁為時所重文成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軍榮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贈使持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至元伯學涉有器量與弟彥度繼並孝文賜名韶雅為季父冲所知重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制度皆令韻典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例降侯為伯兼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聞將遷都詔引侍臣

訪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伯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袁州刺史帝自鄴遷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恟事曰卿若不出東宮或未至此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咸陽王禧逆除官爵久之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率眾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人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為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以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政績之美聲冠當時孝明嘉之就如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劍珮貂蟬各一具驛駟馬一匹并衣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

州內大安正光五年卒官年七十二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文恭既葬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塚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克定秦隴公追封安成縣伯長子璵字道璠溫雅有識量魏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悅為司州牧悅性質疎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開於政事擢為悅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除司州別駕遷光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八

少卿永安初襲封安成縣伯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撤運宮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為東徐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仕進齊受禪追璵前將軍導從於圓丘行禮又攝護軍陪神主入太廟璵意不顧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者舊被徵過事即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任城郡守贈涇州刺

史

北齊書曰璵三子詮韞誦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萱奏授太子舍人誦女妻穆提婆子懷鹿超遷臨障令儀同三司

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利上聰明好學雅有詞致外祖魏收無子惟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戲便自教屬文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同志友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九

康寺三少隋煬帝居藩奏為王府記室終於揚州詮弟謚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謚子干學齊武平中尚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謚弟誦位假儀同三司臨潼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璵子孫繁行人號其宅為孝東徐村璵弟瑾字道瑜美容貌有才學特為韶鍾愛清河王懌甚知賞之懌為司徒辟參軍事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王靈即瑾外兄臨淮王或

謂瑾等曰卿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及孝明崩上謚策文瑾所製也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子產之容貌短陋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馬子仲膺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上士隋開皇中卒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禧之清通好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吏民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

寬之禧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足發踵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創而卒禮之弟行之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深相友愛仕齊歷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城王敬憚之州人號李御史仕周為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初除唐州下澁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

風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巖座時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和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紀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

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絕二子夷道行之弟凝之為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僂俛而就秩滿徑還冀州棗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遂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食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為實錄諸父相親皆如姊妹禧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



李榮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弟璜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韶弟芳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為元士尋行至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議典掌咸未周備芳留心考定號為稱職孝文南伐芳諫曰臣以為叢爾江閩未足親勞鑿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淮南加恢武將軍西翼副將軍帶齊郡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累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彦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無淹潰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為河南尹累遷度支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寒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彦刑政甚嚴

魏書曰彦刑政過猛為下所怨

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起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彦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永安中追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孝貞子變少有風望位司徒主簿卒贈太常少卿子士有雅望位高都太守變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德廣為行臺郎募眾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不受寶夤遂與萬侯醜奴同反大行臺尔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為從事中郎天光用其計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有文才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遵業以女妻之次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適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高墓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樓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卒叔德為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弟度太和初為中書

學生累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度棄郡奔闕宣武聞  
度至謂左右曰李度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難而  
來眾情自解矣乃授度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  
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度以本官為別將與都  
督元暹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累散騎常侍安東  
將軍袁州刺史追論平冀州功賜爵高平男永安三年  
卒於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四贈侍中驃  
騎大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四

謚宣景長子暉位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  
贈度支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二子哀爽並為郡守  
以幹局見知暉弟仁曜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  
與兄暉同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兗州刺史  
子搆學尚有風儀齊天保末為尚書郎終光州司馬仁曜  
弟皓位散騎常侍亦遇害河陰贈征南將軍涼州刺史  
子士元士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事列  
於後度弟挺卒於司農少卿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

諺字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孝莊初歷濟廣二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  
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爾朱仲遠所害當孝莊  
居藩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蒙信任爾朱榮之  
誅義邕預其事並及禍孝武初

本書孝武作節閔誤節閔時爾朱方專政無追贈理  
考之魏書作出帝出帝孝武也今正之

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五

軍濟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  
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孝莊初並於河陰遇害  
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文成末襲父  
爵鎮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歷光祿大夫西兖州刺史  
例降為侯茂性謹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  
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  
優游卑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諡恭侯子靜襲東平原  
太守卒子遐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內太守

魏書曰爾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遐聞榮推奉莊  
帝遂開聞謁候

從孝莊南渡河於河陰遇亂兵為所害事寧追贈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  
弟孚恭慎篤厚歷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  
歷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季安粗涉書  
史北海王顥為關西都督引為長史委以戎政卒於軍  
贈征南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太和孝文為咸陽王禧納其女為妃除鎮遠將軍頴  
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  
南將軍秦州刺史謚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  
除秘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  
郎敕選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  
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  
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讚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總  
見而嘆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

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  
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寓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并州

安北府長史孝明崩爾朱榮陰圖義舉季凱預謀孝莊  
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兼散騎常侍秘  
書監中軍將軍後爾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見  
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季  
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夫延慶弟延度衛  
將軍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武初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散騎常侍使高麗以稱旨拜常山太守遷懷州刺史山  
陽公後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  
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  
相節度諸軍以敵強故班師佐簡精騎二千逆戰為敵  
所敗坐徙羸州為民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  
軍以功

魏書曰新野太守劉忌憊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封涇陽縣子汜北既平以佐為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

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旋孝文執佐手曰汚  
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亦勉為朕善守

冊府元龜曰孝文克宛城拜劉長猷南陽太守駕旋

詔之曰昔曹公克荊州留滿寵於後今委卿以郡兼

統戎馬非獨綏安初附乃以干城相托賜縑二百疋

孝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

附前後歸者二萬餘家尋正刺史宣武初徵兼都官尚

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六

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襲位司空諮議

參軍武定中坐通西魏見赦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

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

澄嘉其操尚以為參軍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

書相州刺史東第挺字神儁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為

太常劉芳所賞歷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時梁

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

神儁循撫兵人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催暹別將王熊襲

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經寇賊後城外有露骸神儁令

收葬之徵敗大司農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

葛榮南逼神儁憂懼故墜馬傷足仍停汜郡有詔追還

孝莊即位以神儁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守荆

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儁意尚風流

情在推引人物爾朱榮有所用人神儁不從見怒

魏書曰神儁推引人物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

鉅鹿人李炎上書言其失爾朱榮曾補人為曲陽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神儁以階懸不用榮大怒謂神儁自樹親黨排抑勳

人

懼啟求解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朱爾兆入京乘輿幽

執神儁逃民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華州刺

史入為侍中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神儁

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世族多所諳記

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

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滎陽鄭伯猷常云從  
舅為人物宗主在京洛時琅琊王誦亦美神儁故名其  
子曰儁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遺李神  
儁來聘我當令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頭多鼠乳而性通  
率不持檢度少年之徒皆與褻狎比遷鄴於路見犬温  
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  
為共帝女南祖沙苑之敗神儁策眇馬而走曰丁掾力  
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為讖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儁從甥也盧元明亦  
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聞於嚴祖門鄭辛歸元明神儁  
惆悵不已時以為鳳德之衰承弟冲

愚按諸李冲推冲功名顯魏孝文時故特改列傳

冲子延實字禧性温良少為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  
清泉縣侯孝莊即位母母舅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  
王延實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固辭徙  
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

傅錄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

伽藍記曰延實臨行奉辭帝謂實曰懷博之俗世號  
難治舅宜好用心實曰臣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  
問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懷博者  
謂齊土俗薄太守初入境皆懷博而叩以美其意及  
代還以博擊之言其向昔速於反掌也

爾朱兆入京乘輿幽摯延實以外戚見害於州館考武

初反幕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督雍州刺史謚孝懿長子或字子文尚孝莊姊豐亭公  
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或性豪俠爾朱榮之死武  
毅之士皆或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

魏書曰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愚謂能殺爾朱榮為  
朝廷翦除權奸者亦高氏父子所深忌也故魏收詆  
之至所坐何法收何不著明其為高氏所陷無疑  
尋詔復本爵子道端襲或七子並公主所生以道德仁

義禮智信為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不釋書仕齊位瑯琊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七歲與姑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孝武入關顥母每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在西位歷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侯拜還州刺史時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廷有所徵發禮成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齊將席毗羅率精兵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北徐州刺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有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為繼室及帝為丞相進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於家子世師

位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任齊卒於高都郡守智源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綽大司馬屬信則形短中書侍郎頓邱李若戲之曰弟為府屬可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也入周為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汴州刺史或弟彬其父延實既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枝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州刺史延實弟休纂小字鐘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為廣平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任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為尚書北部侍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潁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為定州請為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遂叛相續

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孝明又遣靈同為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遂執仲遵害之詔從祖杭自涼州渡江左仕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杭子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為當時所談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駕南伐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祚進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雷

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為孝莊所親起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宣武獎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齊天保初兼侍中兼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少知名號神童從父冲雅所嘆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

須愛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有隱道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喻之久乃應召尋為中尉李彪啟兼著作郎修國史累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仍修國史三遷至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琰之雖以儒素自業每語人曰吾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王

武爾朱兆入洛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孝莊外戚誣琰之規奔梁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復州任考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卒朝廷悼惜之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又自誇文章從姨

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  
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本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  
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身名而勞  
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  
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  
為不及也二子綱慧並從孝武入關綱位宜州刺史儀  
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略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  
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名為鹵所憚後有人讚其謀反徵還京帝怒之充節素  
綱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略太尉度之子少簡素博涉  
經史早有時譽釋褐員外郎散騎常侍爾朱榮將立孝  
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往迎其夜曉衣冠為鼠所噓  
不成行而免其三兄皆遇害曉乃攜諸猶子微服潛行  
避難東都行至成臯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  
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  
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吐海孫賓碩乎曉以信

有長者言具告情實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累授除  
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曉寓居清河依從  
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  
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  
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後屬  
王途未夷無復官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後因退私  
門外兄范陽盧叔彪勸令出仕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  
定末齊文襄嗣事高選寮察召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祐並為外兵郎歷頭邱太守天保中頭歷廣武東二郡  
太守所在有惠政為吏民所懷卒於郡贈本官將軍海  
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秀遠仲舉本名起以字行性若  
雅善制白皙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疎遠博涉經史不  
守章句業至於古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齊為  
襄城王涓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文選以令  
長之徒率多寒賤奏請革選妙盡高資仲舉與范陽盧  
昌衡等八人同見徵用以仲舉為司州修武令仲舉蒞



以寬簡人疏寬明時昌衡為平恩令人疏恩明故時稱  
盧李思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州人並是蠻左  
接帶邊嶂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  
晉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  
內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  
舉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仰賴於公何以欲言  
還止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  
意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於皇家沒齒非答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  
此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  
舉名與言時事仲舉曰僕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  
不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義士彥曰  
百里左車不無前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者官軍遠  
來方申弔伐當先德澤弘招納之略令所至之所歸誠  
有地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  
知重初城敗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亡毀戶口倉儲

無所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絲髮無  
遺甚於軍用有助鄰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  
故流離情不願往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許  
去因辭乃得還鄰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勒送仲舉  
懼嚴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急言歸  
隋開皇中秦王俊鎮洛州詔補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記  
室范陽盧士彥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徵辟每致推辭何  
為忽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爾所知尋被勅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赴京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左降為隆州錄事參軍尋  
以疾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人世蔑如也會朝廷  
舉士著作郎王邛又舉以應詔以前致推遷為責除冀  
州清江令未幾以疾還後以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  
城劉逸民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  
貽時論且為武職差獲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疎情少無  
官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  
樹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定當時名賢莫不悼惜

此傳曲曲文飾言多支離亦孫傳其祖不得不然耳  
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真悟神情警發標格  
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  
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世人物  
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  
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  
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嚙有託耳每於私室  
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司戶參軍煬帝初改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及大  
業暮年王塗弛柰居官者率多侵漁大師獨守清戒無  
所營求家益窘迫郡丞鞠孝稜益相歎服曰後凋歲寒  
於公見之十年遷渤海主簿及竇建德據有山東被召  
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使於唐因送同安公主遂  
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德德違約助王世充抗王師  
於虎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  
以縫徒配西會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因

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  
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  
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致台輔鄭非直今歲虛  
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  
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  
預賓貢因問死生吉古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  
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  
差舛明年以齊資不叙任蓋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播因獨笑曰史  
生之言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  
刺史皆如史生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  
賦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  
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志常以宋齊梁陳魏  
北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鹵北書指南為島  
夷又各書其本國詳悉別國並不備又往往失實常欲  
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

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維新人思自新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不才請慕其義於是束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輯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所製文筆詩賦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兵火多失落存者十卷子虞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追宗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目所未見因於編緝之下晝夜鈔錄之至五年以內夏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編次之然尚多所闕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啟延壽修晉書因得勘究宋齊魏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呂延壽

撰錄因編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又不辨僱人書寫至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傳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為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煩冗者削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成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有垂失者亦為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徧諮宰相乃上表曰臣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詰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滅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惟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見重前修無俟揚榷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

述之士家數雖多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深嗟蕪穢大  
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  
從宋以降運行迭變代有載筆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  
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  
勘無所一則王道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  
則至人高迹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  
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從貞觀以來屢  
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  
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  
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凡四  
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  
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  
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勅撰十志未奏本猶  
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夙懷慕尚備得尋  
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

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惟鳩聚遺逸以廣異聞  
編次別代共為部帙除其冗長摭其菁華若文之所安  
則固而不改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  
其南史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  
寢懼又恭傳聞奏亦不敢流傳輒用陳聞伏深戰越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一

總校官檢 討臣彭元琬  
侍讀學士臣王保  
校對生員臣梁寶繩

南北史合注總目錄

第一冊 ..... 卷一至卷二一

第二冊 ..... 卷二二至卷五五

第三冊 ..... 卷五六至卷八三

第四冊 ..... 卷八四至卷九九

第五冊 ..... 卷一〇〇至卷一二〇

第六冊 ..... 卷一二一至卷一四二

第七冊 ..... 卷一四三至卷一六八

第八冊 ..... 卷一六九至卷一九一

南北史合注第八冊目錄

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第七十一 北史八十三 ..... 一

卷一百七十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 一七

卷一百七十一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 四〇

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第七十五 北史八十七 ..... 六一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 七七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 八三

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九十 ..... 一一一

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 一二三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 一三九

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八十一 北史九十三 ..... 一五七

卷一百八十 列傳第八十二 北史九十四 ..... 一九六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 二〇六

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 二一六

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 二三一

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 二四九

卷一百八十五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 二七〇

卷一百八十六 列傳第八十八 北史一百 ..... 二八一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第八十九 北史一百一 ..... 二九八

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第九十 北史一百二 ..... 三二二

卷一百八十九 列傳第九十一 北史一百三 ..... 三四〇

卷一百九十 列傳第九十二 北史一百四 ..... 三五五

卷一百九十一 序傳第九十三 北史一百五 ..... 三九五